

抗戰

獨幕新劇選

在烽火中

沈西苓

排演時注意：

- 一 此劇在街頭，在臺上都可以演，時間短，是爲了適應現在的環境。
 - 二 演員的情感應提得很高，可並不一定需要熟練的演員，只要有熱情，都可以演。
 - 三 劇中×軍與中國軍可以任意增減，同時，他們出場下場，最好都有個隱蔽的所在，如弄堂之類，使觀衆不致跟了跑，不然會變了滑稽劇的。
 - 四 儘可能用各地方言演。
 - 五 口中流血等等要演得使觀衆看不出假來。動作快一點就是了。
- 地點——最好是曠場後面有弄堂的或斷牆之類。槍聲可在後面傳出。
- 人物——難民，漢奸，××兵，夫婦，老母，老人及其他。
- 母：天啊！這些強盜，××鬼子，把我們的房子全燒了，東西全搶了，叫我們怎樣活得下去呀！

……（哭）叫我們怎樣活得下去呀。

夫：媽媽，××鬼子就是思要我們活不下去，他們纔這樣用大砲，飛機來殺我們的呢？他們殺了我們，他們就好搶我們的地方住，搶我們的東西吃了。

母：天呀，天爲什麼不開眼呵，菩薩在那裏呵。

婦：媽，你不要叫了，菩薩就不會顧到我們的，我們只有靠自己。我們中國軍隊不是已在給我們報仇了嗎？我們現在還沒有逃出火綫，快點逃吧，××鬼子說不定就會衝上來了。

母：逃，逃到什麼地方去呢？（坐下來哭）

夫：媽，我們總不能在這裏等死啊。媽，那些強盜們，是會亂殺人的，媽，你走不動了，我來背你好不好！

母：呃，你們先逃吧，我這條老命不要了，讓那些殺人的強盜殺死算了。

（老人慌張地上，因受刺激太深，精神恍惚的樣子。）

老：快點逃啊，你們還在這裏幹什麼？要給××鬼子看見就完啦。

夫：（見老頭兒流着血）啊，老伯，你受傷了，我給你包紮一下吧。（從他女人那兒拿了一

塊手帕，給他包上。）

老：謝謝你……你們一家……

老：夫：老：是，我們是從吳淞逃出來的，已經有一點鐘沒有停過脚——老伯是從那裏逃出來的？我，我從寶山逃到這裏的，滾，淒涼呵，我們一家，祇剩下我一個老頭兒了。我的兩個兒子，

兩個媳婦，還有許多許多同逃出來的人都給××鬼子，一排槍，打死了……（乾哭）我們逃出寶山城，想從那兒逃到楊行去，可是又遇到了一排××鬼子把槍對着我們，不許我們動，要我們靠牆壁排隊，我們只好排隊……他們那些強盜，魔鬼，把我，同我的七歲的一個孫兒還有幾個老的，小的拉開了……他們就……就一排槍……咳……我的兩個兒子媳婦兒，就這樣……我親眼看他們倒在地上了，死了一共有二十多個……老伯，那麼你的孫兒呢？

老：婦：

孫兒：……孫兒見他媽媽一倒，他哭叫起來，也給××鬼子殺了。

夫：老伯，別傷心了，我們反正只有一條命，留得活的，就給他們拚，他們從瀋陽殺起，殺到北

平，殺到天津。現在又到上海來殺了。他們要殺盡我們中國人……我們也總有一天會報仇的。要是我逃得出去，我一定去當義勇軍，也殺給他們瞧瞧。好吧，老伯，跟我一起走吧，我們從這裏到楊行，再到大場，轉過去，可以逃到滬西去的。媽，還是我來背你吧。

母：我，不要我……

婦：媽，你把身體都靠在我的身上吧。（她把媽的手臂從她的頸後圍過去）媽，走吧，媽。

（幾聲槍聲）

夫：媽的，真的那些鬼子們又在開槍了，媽，快點走吧。

（他們走不多幾步，後面有幾個難民逃上前來，或者從觀衆裏逃跑出來，嘴裏叫着「快點一逃呵，快一點逃呵。」×鬼子追上來了……「——呵呀——逃呵。」）（其中有的血在流，有的背了負傷的同伴，他們跑了沒有幾步，×兵漢奸上場，×兵的多少可由演員的多少而定。）

奸：

（上場）站住，誰動，誰就死。（同上來的兩個××鬼子先把站在頭裏的幾個打了幾槍把，就走到婦人身前，一個鬼子指着婦人「噲西，噲西」（好的意思。）說着，就把老婦一把推在一旁，老婦人一倒，婦也跟着倒下來。）

夫：

（由怒轉到柔順）老爺，我們是逃難的，求求您，老……（拍的一槍把）

母：

老爺……（又是拍的一槍把）啊！（悽慘的呼號）

婦：

媽媽。（要想很快的扶起她來，却突然的被一聲喊驚住了。）

東：

「八加」走！（用槍作要刺的樣子）

奸：

過來，（一拉，女的衣服被拉破了，倒在一邊。）哼，不中用的東西。（一個××鬼子去拉

她摸她的臉）

妻：

救命救……

夫：

（此時已忍無可忍，突然地瘋狂似的。）強盜！你們這殺人的強盜，你們搶我們的土地，你們燒我們的房子，你們……（話還沒有說完，已經給一個××鬼子一槍柄，打着了，

接連的幾下，夫嘴裏吐出鮮血來——預備好的東西。啊唷啊，……你……強……盜

……（此時老婦從地下跪撲過去）

母：老爺……救救命，我的孩子……老爺……呵呀（一刺刀老婦給刺死了，刺刀是做就的刀頭可以縮進去的，但如沒有這樣特別道具，只要留心，不這樣做也可以。）

夫：媽——

媽……（哭叫）

東：八加去去。（拉了婦人走）

婦：（哭叫）媽……大哥……（被拉了走）

夫：（爬起來，瘋狂的。）殺啊，你們這些強盜漢奸呀！你們搶我的女人，殺我的母親。火燒我們的房子，霸佔我們的土地，我們總有一天要翻過身來，殺呀！（瘋狂似的撲過去，難民

中也有的同着喊「殺呀！」）

東：八加（反身過來開槍或刺刀）

羣：

（有兩個已倒下，其中夫仍在叫：「大家不要怕，我們大家一起往上衝，我們中國人沒有死盡呀，不願做亡國奴的起來呵，我們要報仇呵，殺呵！我們中國人是殺不完的我，我們只要一條心，我們要報仇呵，殺呵！」突然殺呀殺呀的呼聲響應起來了，接連的「殺呵，衝呵，殺××狗子呵」一個巨大的聲浪從弄中傳出來了。×兵和漢奸慌張的想逃，中國兵已到場，雙方格鬪！

——好呀，我們的弟兄們來了，

——好呵，我們打勝仗了。

——殺呵，衝呵。不願做××鬼子的奴隸們起來呀！

——我們弟兄們來啦！

（此時中國兵已將××兵打死的打死，趕跑的趕跑。中國兵同原地，難民也陸續增加，觀衆也算在內。）

班：

諸位同胞。××鬼子已給我們打死的打死，趕走的趕走，我們中國人，不管老百姓或軍

人，只要一條心，抗戰到底。那怕××鬼子軍械好，我們是不怕的，最後的勝利總是屬於我們的。

——對了，我們要一條心。

——我們大家要幫助弟兄們作戰。

——我們用大家的力量去打倒××軍閥。

好，我們趕快把受傷的同胞救起來，送到後方去。（大家動手）

好，我們大家來。

再把漢奸帶過來。

是。

好，你當漢奸，爲了你一個人，出賣了全村的老百姓，你這狗禽的。

甲：班：兵：班：羣：班：
你出賣了我們全村的人，你把我們的家毀了，你把我們的父母兄弟姊妹殺了，現在你也該後悔吧！你這狗禽的。

——我們打這狗彀的漢奸

——我們打這狗彀的漢奸！

——打呵！打漢奸！

——打呵！打這個王八蛋！（大家動手）

——諸位同胞，請等一等，兄弟要說幾句話。

大家聽班長說話。

班：羣：班：

諸位，他出賣了我們，出賣了整個民族，出賣了中華民國，我們應該打死他。但是我們打死了他一個，是不夠的，他們一定有很多的同黨，我們要從他身上找出更多的漢奸來，我們要更嚴重地對付他。

羣：對了，我們要更嚴重的對付他，要他說出同黨來。

——我們要捉盡漢奸！

——我們要捉盡漢奸！

——我們要大家聯合起來檢查漢奸！

班：

——對了！我們現在是站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不願意死，不願意做亡國奴，便得和

敵人拚命，我們大家不要怕，我們大家要一條心，同胞們，起來，打倒××帝國主義！

羣：

打倒××帝國主義！

班：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起來，打倒侵略我們的××軍閥！

羣：

打倒××軍閥！

班：

我們還要打倒狼心狗肺的漢奸！

羣：

打倒狼心狗肺的漢奸！

（此時大家很可以圍起來參加合唱。）

同胞們，快快起來殺敵人，他們已經扼住我們的咽喉。
要我們的死命。

我們——若不一條心，把這些強盜賊子趕出去。
眼見得，血肉橫飛，全村變灰塵。

二

同胞們，快快起來，捉拿漢奸們！

他們已經引狼入室，認敵做父親。

我們——若不一條心，把這些漢奸賊子捉起來。
眼見得，國亡無日，奴隸準做定。

三

同胞們！快清醒！

大家起來打倒××狗，捉拿漢奸們。

大家一條心，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抗戰到底，保衛國土，全靠我們每個老百姓。

（救亡日報）

重逢

丁玲

地點：一個剛被××軍隊佔領的小城

時間：抗戰中

人物：李白芝（女） 抗×軍中政治部地方工作人員

張大山 抗×軍中政治部地方工作人員

王光仁 抗×軍中政治部地方工作人員（以上三人均青年）

齊新 抗×軍中政治部地方工作人員（三十餘歲）

（均着老百姓裝）

山本（××人）××軍第七十五團特務部長

馬達明 二十五六歲，特務科中之情報科長（白芝的愛人，但已一年餘沒有

見面）

×衛兵甲乙丙。

佈景：

陋而簡之××特科密室，爲普通內地旅舍之類，牆壁極陰暗，有一處懸黑布，使室中之空氣特別恐怖，臺上左後有一小門，門前斜置一舊板床，右前方一門，通走廊。室中偏右方一點，置一方桌，桌上有一小洋燈。

開幕時：

白芝靜睡床上，半分鐘後始起身環顧室中，在室中來回踱步作焦思狀，又趨至桌前望燈，拍桌，憤怒不可忍耐。

白芝：

我不能再留在這兒了，我要離開，我一定要逃走。（跑到小門邊輕輕的搖撼撫摸，失望的又走了回來）不，我是走不了的。好，就讓我留的這兒。（咬牙）讓我殺他兩個人也好，殺兩個人來抵命吧！我可真完結了，我死，多死我一個人打什麼緊，只是……他們，他們也許還在等我的回信，而且……該會，有些警覺吧……（遠處有足聲傳來，白芝側耳細聽，又趨至右門細聽，足聲漸近，白回至室中打一圈，連聲自語。）鬼子來了！我不能忍受，我一看見××人，我的心就發氣，好像要炸開似的。我可以咬他，我要……來

了，來了，鬼子來了！（白芝急走到桌邊裝着無事似的鎮靜的坐着，三衛兵押張，王，齊，三人上，三人均帶鐐，白芝瞠目視之，無語，衛兵走至白前。）

衛甲：爲什麼還不睡，支那姑娘，這床並不壞，是不是嫌冷靜呢？（得意地笑）

（白極力忍耐，瞠目注視室內的前後方，又昂頭怒視衛兵。）

衛乙：姑娘生氣了，別說了吧！

衛丙：走吧！山本部長馬上就要來了，要是聽見，又該倒霉了，走吧！走吧！

衛乙：他是一個疑心多的人。

衛甲：等着，不準動！死囚！支那豬！

（瞧三人做不屑狀，出去時屢屢用目回視，臺上稍靜後。白芝急躍至三人前，熱淚下流，用力握住王齊，望張含淚。）

白：想不到我們還會再見，我以爲這世不能看見你們了，誰知你們也到了這裏。只是太壞了，所以這見面也是我最不願意的！唉，你們怎麼也被他們弄來了？外面的情形到底怎

樣了！快點告訴我一些吧！

張：外面的情形，真是不大好，他們殺人放火，姦淫擄掠且不講，光說我們被捕的人也實在不少，羅一龍、劉小妹、李大催子都……全被捕了！

王：商會那條街，小學校的濟灘北里，都堆滿了屍首，血腥臭充滿了一城，真是不能看，也不忍看！（白芝以手擦目，露極難過極憤恨之狀。）

齊：白芝，你到底什麼時候被捉進來的？我們已經算是一整天了，啊，你還有運氣，沒有……還有誰多比你後來的人都犧牲了！這個事……爲什麼呢？

白：（白芝一下就鬆開了手，不安地又走動起來。）難道你不相信我，你懷疑我麼，齊同志？

王：不，白芝，你莫多心他，我們都絕對的相信你，譬如我們屋子被搜查，我們就不會懷心是你說的，雖然說我們都決定你是被捕了。

張：是的，我們從來就沒有懷疑過你，我們總以爲你一定也像劉小妹他們一樣。不過我們實在忙的很，找不出時間爲這事難過，却是真的，但是我們的心裏總不舒服，好像有什

麼壓着似的

白：唉！我是願意死的，我不怕，但他們都不來殺我，我也準備了挨打受刑，我一定一聲也不哼，但他們又不來。我可以咬他們幾口，那個山本是來過的，他可真機警，就不讓我近他，那樣子我真恨他。他們把我們關在這裏一天，又快一夜了，我就疑心我已呆在這兒有十年了，我覺得我的血，就在脈管裏奔湧，也許甚麼時候就會爆炸開來的，我的心在腔子裏亂跳，也許一下就會停止也說不定的。（齊坐在桌邊弄洋燈沈思，張王也拖着腳，錄走到桌邊坐下，白芝無奈的，也立攏去，面朝外。）

齊：那個什麼王八蛋的山本就要來了，時間也沒有好多了，（視門）讓我們商量商量吧，他帶我們來，無非還想從我們三人裏得點材料去，我們絕不會有一點希望的，我們絕不可上當。而他對待白芝呢，就有點不同……白芝，他們知道你的底細麼？

白：不大知道，我說是中學生。

齊：那末，你要堅持着，不要叫他看出我們的關係來，大山，光仁，我們絕對沒有希望的，也許

白：等不到太陽再出來，我們就離開着人世了，可是白芝却……

你說什麼，爲了那一樁，你要平白地侮辱我？難道白芝是那樣無恥，甘心做亡國奴的人麼？你太看輕我了！

（說話時，露出萬分憤激。）

張：（對齊）白芝不是那樣的人，你不可以這種樣子說。（對白）白芝，讓我們一塊兒勇敢的死去吧！你是好的模範，我到死也相信你，敬重你，你是我的好同志。

（白芝用感激之色視張，握張手）

王：（對齊）你不要這樣說了，這時候還說這些做什麼？（對白）白芝，你也不必多心，我們活着，就做工作，我們死，也平常。你看，自從蘆溝橋事件以來，北方與南方死了有多少人，死些人是沒有關係的，只要保住國家不亡。

齊：「這時還說這些做什麼！」就是因爲到了這時候，纔不能不來談一下呢！（注視白芝，有笑意）我說你也許還有一點希望，並不是如同你想的那樣，說你現在靠不住，我的

意思是第一，因為你漂亮，第二，你也可以被利用，替他們做點事。你們不曉得嗎？××人專喜歡弄這個玩意，就是所謂「桃色間諜」。

白：該死！虧你想到，我不能做。

（生氣地走到床邊）

齊：王：這是可能的，可能的！不過白芝不是這種人，她，她怎末肯呢？

白芝可以做的，我們一定要她做。既然你可以活動，那末，要去找死幹什麼？白芝，我們決定了，不准你死，只要你假投降，你怎麼樣？

（白芝又衝到他面前）

白：你瘋了，你簡直瘋了，你想你說了些什麼話？要我投降，替××入去做間諜，做偵探，幫助他們做滅亡中國的事，我能嗎？我那末沒有良心嗎？你真瘋了！你能說出那樣的話，你這個懦夫，一嚇就嚇到這樣顛顛倒倒，告訴你，白芝可以死一百次，也不會投降的！投降，給××帝國主義做漢奸，做賣國賊，做狗去嗎？

(齊拖白芝至身邊，親熱的，憐憫的撫她。)

齊：我統統了解，我懂得你，不過我們應該找機會活着。因為活着總可以替中國人類做一點事，個人暫時受一點罪，有什麼要緊呢？白芝，你是好孩子，你聰明，堅決，勇敢，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白芝無語露躊躇深思狀)

王：呀！是不是你要白芝假投降！

(臺上均小心的注視門口)

王：我認為這意見……白芝，你可以這樣做。

張：怕她做不了。(聲音軟而猶疑，望白芝)

白：我做不了。(聲音硬而果決)

齊：做不了，做不了的時候，最多也不過是犧牲，現在只問應不應該這樣。白芝，拿出勇氣來吧！咬着牙齒，硬着肩膀，爲了國家的存亡，去擔受一切罷。你是中國的好女兒呀，聽，外面

已有聲音，有人來了，白芝，那邊去，坐在不上，床要管我們，裝着不認識好了，去，快去！

白：我……我做不了。（聲音弱）

（白芝依着齊的命令，至床邊坐下，三人均用憐憫的眼光望她。）

王：白芝，白芝，努力呀！祝你成功，再見了。（遙遙舉手致敬）

（室外履聲雜亂）

齊：不要響了，把臉轉過去！白芝，設法活，設法建立工作，留着最後的一口氣，也是因為殺敵呀！好，大家不要響！

白：我……我做不了……

（足聲已近，臺上稍靜片刻，山本偕二衛兵上，山本猶視臺上三人，衛兵將三人抓起推至一邊。）

山本：問這些狗，要活還是要死？要死呢容易，要活也容易，喊他說出幾個機關來，說隊伍往那兒走了？多少人？多少槍？城裏有多少埋伏……問呀？

衛甲：說呀！說呀！不招揍你！

（山本突視白芝走到白前）

山：姑娘！有人告訴我，這些人都認識的，那末，現在我想請教你，這些反×分子是些什麼東西，這些搗蛋破壞我們大××的。

（半晌，白始免強答應）

白芝：我不懂，我不認識什麼是反×分子。

山：你不懂，好，讓我們以後再說吧？不過他們又告訴我，說你今天還沒吃飯呢！（轉臉向衛兵）來！你們這羣該死的東西，也不替我招待招待。（又轉臉向白）請原諒，原諒他們，我也得請你原諒，我實在太忙了。（呵欠）

（山本退至桌邊坐下，將腿蹺在其他凳上，從口袋掏出烟來抽）

山：不說，哼，打算我不清楚，在我山本的面前，就不必玩什麼花樣。（故意用目示意，望白芝）你也該打聽打聽，我山本不大不小也有一點名氣呢？我這人喜歡的是痛快坦白，只要

你們老老實實的告訴我，我要答應你們的自由，就不會假。要是你們還願意留在我這裏，那末，七八十元一月的薪水也容易的很，有破獲還額外有賞。

（三人無語，山本走到三人面前。）

山：不說，好的很，哼，你們這些不受抬舉的東西！

（山本沈吟一刻在臺上來回走着，注視三人，忽然大聲呼叱。）

山：死囚！豬！難道你們還想做別的夢嗎？把這些暗號統統說出來，（從口袋中掏出一捲紙，在三人面前揚着，又湊在自己的眼前。）什麼「察哈爾」，什麼「熱河」，什麼「甘肅」……不對，統統不對，這些數目字又是什麼意思呢？——她媽的……（對衛兵）把這個拿去，交馬科長，要他即速翻來，（將紙擲給衛甲，甲拾起出去。）哼，好的很，你們是有本領的人，是角色，到了我這裏還硬！（齊看見只有一個衛兵了，以目示意，同時張猛

向山本撲去。）

齊：捉住他，打死他，同志們，快快來！

張王：打死這隻凶狼，打倒××帝國主義！（二人亦向山本）

（三人一齊捉住山本，衛兵乙跑來混戰，白芝起站在旁邊，露驚慌狀……幫着……動，想動手又怕，而且怕山本看出她來，山本從腰中掏出小刀，欲刺齊，被張大山一拳打去，刀落在一邊，但張大山為鏢所絆也跌倒了。欲拾刀，但衛兵乙一脚踢來，張暈倒了，門開，衛兵甲丙同上，齊奔三人，一陣亂打，三人皆就逮，山本得救，狂亂的叫。）

山：反叛，該死狗，拖出去，活活的治死他們，快些帶走。（三兵連聲答應，亂拖三人下，山本怒氣冲天，亦下。白芝無意識的在無人的舞臺上亦追至門邊。）

白：啊呀齊……你們……

（外邊傳來抽打之聲）

白：打呀！用力的抽！（白錯亂的又走回來）

白：啊呀……

（被地下小刀所絆，倒地，驗視地下，見刀，驚疑，拾刀，悄聲的）

白：這是什麼刀？一把小刀，這個從什麼地方來的？真鋒利呀！太好了，這於我真太好了！

（外面傳來更大的抽打和哼聲及喘息聲）

白：我一定要報仇的，替他們，替……山本看你還能逃脫我白芝的手？（白芝直衝至門口，欲出去，但門已被扣緊，白芝回至小門邊，亦不得出，於是無主的立在室中，這時外邊忽然聽到大聲的喊：「描準！」槍砰然三響，白芝憤極，極力支持。）

白：齊同志，張……你們……啊，我要幹你們的，我一定要一個人留在這裏，我設法，我做……我要試一試，我可以的。白芝，只要有勇氣，拿出力量來吧！來擔負這艱難工作吧！你是不會投降的，但現在却不能不投降一次！

（由外面傳來足音，白急藏好小刀，奔至床上躺著，山本抽着烟進來。）

山：哼！到我這裏還兇，這些不怕死的匪徒！

（白坐起稍視山本故做女嬌聲）

白：啊呀！

(山本不答，回頭看看。)

白：幾乎把我駭死了！

山：白：

真的嗎，姑娘，你看，你們這些人，再看看我們大××還是誰兇誰不講理？本來我還預備讓他們多活二天，他們自己都不願意等。這些人真蠢，哈……姑娘，你可別糊塗，你年紀青，你漂亮……支那人在我這裏的也就不少，慢慢的就可以懂得了。我們大××帝國對於那馴順的支那人民是寬容的。姑娘，你是明白人，在我面前還有什麼隱瞞呢，聽說你同這些人有些糾葛是嗎？

白：

長官，求你莫冤枉好人，看天父的面子上，饒了我吧。我有慕貞女校的學生，天主堂裏洋人辦的。我會祈禱。(跪下)主啊！我將聽你的命令，忍受一切，求你賜給我力量，幫助我，我將世上一切兇暴和罪惡贖罪，主啊，我永遠是你的，我永遠歸服於你……(站起)官長，我……你不知道，當你們還沒有進城的時候，學校裏的人都逃空了，我的家住在鄉下，也不能回去，只好找一個親戚，誰知他也走了，可不知道逃到什麼地方去了，可憐

我只一個人走回來，那個曉得你們就進了城。長官，求你饒了我呀，我家裏還有一個媽
啊啊，天父呀，幫助我，讓我害怕，啊呀，我怕啊……長官！

山：（微笑）姑娘，別害怕，我山本是好人，姑娘你多大了？

十九歲。

山：結婚了沒有？

白：不知道。（故作媚態）

山：（笑）不知道……哈哈，姑娘，你那眼睛真美透了，支那人的眼睛都是這個樣子末？

哈哈，姑娘，請你望我一望，（向衛兵）你出去！

衛甲：是。（下）

白：我不。（但故意投去一眼。）

山：哈哈……（大聲向外）來一個人！（又向白）姑娘，你真有趣極了。（衛兵甲上）

山：看看馬科長在不在？請他來一次。

山：你的名字我忘了，請你再告訴我，好麼？

李白芝。

山：白芝。啊，多麼漂亮的名字！白芝姑娘，你不要急，大××是最和愛的，不信，我請一個支那人同你談談，你就會明白的。支那人到這裏是享着同等的待遇的，白芝姑娘，你沒有到過××吧？××真好玩啊，那富×山，那××谷×野公園多麼美呀！姑娘若是你穿起大×服來，你就更會變得漂亮，秀麗，×京的舞女也沒有你那種風彩。白芝姑娘，做大××特務部長的太太，不會有什麼辱沒你的吧！（輕薄的撫弄她）

（白芝極力忍着，門上扣了三下。）

進來！（馬達明上，白垂首。）

敬禮！部長有什麼吩咐？

（白聽聲視馬，認出是她一年多未見面的愛人，駭急，苦痛萬分，手起痲攣，但極力掩飾着，轉過身去，不欲使馬看見。）

山：那些暗號查出來沒有？

馬：在查。

山：這裏有一個你們支那的姑娘，我想找你來和他談談，務必讓她曉得大××是怎樣的寬大和愛。

馬：是。（看白芝後影一眼）

（山本竟到白前，輕聲與馬耳語笑。）

山：好，我出去就來，姑娘，這位馬科長人很好，又是你同國的人，你們談談吧，明天我再來看你，假如要什麼東西，叫他們給你辦，你儘管安心吧！

（山本下，馬徘徊室中。時望白芝，白芝欲語又止者數次。）

馬：姑娘，你來到這兒不多時光吧？（搭訕的）

（白芝昂頭欲語，但又走向臺後。）

馬：××人我是清楚的，姑娘，人可以有理想，有希望，可是幻想却總是使人失望的？

（白芝即跪至馬前，昂首直立）

白：夠了！科長（馬審視之後認出白芝，大驚。）

馬：啊……是你……

白：不敢當，你還認得我？

馬：啊……白芝……（喜極欲擁她，白跳開。）

馬：啊！白芝（仍伸手，但已呈苦痛色。）

白：請你不用再叫我了，我只不過是一個俘虜，夠不上同你說話，要割要殺請你下令就是！

馬：白芝，暫且不說這些話了吧，你什麼時候來的，想不到……

白：想不到，我也想不到竟會在這兒碰着你，你是大××的座上賓，我是階下囚，還有什麼

話說？

馬：（稍等一下）自從你坐獄不久，我就到這兒來了，我也沒有方法打聽你的消息，但我

時時都懷念着你啊，什麼時候你出來的，不是聽說要判五年徒刑的麼？（白芝爲往事所動，不覺嘆了一聲。）

馬：請你相信我，告訴我一點吧！唉！這一年多真把我想死了，我常常想到我們最後的那次見面，你剛剛被押進囚車，我呢？從紙烟舖出來望着你，你的鎮靜和勇敢，把你的臉顯的格外有光彩，但是我不能多看，我又轉進舖子裏去了，可是那時候我的心……（白芝用手蒙臉，作愁苦狀。）

馬：白芝，你到底什麼時候出來的，怎樣出來的？

白：今年三月被釋放出來的。

（馬又走攏去）

馬：我不敢希望能再看見你了，誰知……你，又是什麼時候到這兒來的呢？聽說你同這兒的軍隊還有一點關係，是麼？

（白芝本已稍靜，但一聽到問她的關係，於是又跳了起來。）

白：你打聽我嗎？審問我嗎？我不怕的，拖出去打靶得了！你儘管去告訴你的主人，說我不

是一個本地中學生，是一個反×份子，而且老早就是的，去去邀功去！

（馬表示爲難，不知舉措，無可奈何的神情。）

馬：啊！原來你是這裏的一個中學生，而我呢也剛從××回來，一個留學生，哈……現在又碰在一塊，真不算不巧了！

白：（冷笑）太巧了！

馬：那麼，白芝，我們就應該利用這個不容易得的機會呀！我問你，你怎末來的？

白：難道你作科長的人還不知道麼？總之，是抓來的就得了！

馬：那末這三個人……

白：這三個人……啊……（極難受的樣子）

馬：是一塊兒的麼？……我要早來一步也好點，你認識他們麼？

白：認識，爲什麼不認識？三個中國人，三個有良心的，有骨氣的，死在你們大××帝國的手

裏了我親眼看見的什麼部長，科長，漢奸，走狗，都跑來參加了這個慘殺，天呀！我一定要替他們報仇的，今天就是你們這些走狗的末日了。

（手去摸刀，但馬一下就握住了她的手。）

馬：不要亂說，小聲一點。說這些話有什麼用呢？

白：我怕，我不怕，你這膽小的東西，你這懦夫！

馬：好，我就是懦夫吧！白芝，請你……

白：想不到一年多沒有看見你，你就變到這步田地。啊！時間是這樣殘酷，若是過去不認識

你，也好點，若是不相好也罷了，偏偏……啊！

馬：白芝，感情放深刻點，理性一點，請你了解我！

白：了解你，我了解從前的達明是誠實的聰明的努力的，但，現在……

馬：現在是誠實的，而且永遠都是……

白：鬼話！你還想騙人，還想騙我……媽的這種無恥的東西，還是應該讓他早點死，我不聽

你那些花言巧語，我恨你，比恨一切賣國賊都厲害，我要你死，我不准你活……

(白芝手摸摸刀，但門忽開，衛兵甲上，白又藏刀。)

衛甲：馬科長，時間不早了，天都快亮了，部長吩咐過的，不用多吵擾姑娘，她該休息休息了！

馬：我知道，你去告訴部長，我還有很多話要談一談，那些關於暗號的事。

衛甲：是。(下)(馬走至門前，將門關好。)

馬：白芝，求你不用這麼生氣了，安靜一點，讓我們商量商量吧！

白：沒事好同你商量的。

馬：有，擺左眼前的全是要緊的事，我問你，請你平心的答應我，你到底打算怎末辦的？

白：我麼，我沒有主意了，沒有你在這裏，我還有主意，你一來，簡直把我氣昏了！

馬：爲什麼呢？你是一個勇敢的女人，又是一個有理智的，你不應該這樣！那末，白芝，還是讓

我們合夥永遠做同志好麼？

白：放屁！

馬：白芝我不會害你的。我永遠都愛你。我一定要幫助你，尤其現在，你知道麼？那山本他對

你頗有一點野心呢！本去照事實，××人對待一個中國的女子是無須來客氣的，不過山本却很看得起你，要先徵求你的意見。自然，他還有一個××老婆的。

白：請不用講下去！

馬：白芝，你以為我會幫他麼？你可以放心，我一定要救你出來，不過你無論如何得答應幫我的忙，在我這裏作事，我現在是這裏情報科的科長。

白：哼！好一個情報科長，好一個無恥的科長，要我在這裏替這種大××帝國的奴才作事！奴才，你別作夢了！

馬：有個時候——白芝——你不用固執了，我求你不用固執了，我求你……慢慢的你就懂得！

白：看你這個樣子，啊！真氣死我了，我不能讓你再活在這個世界上了，你……（白急抽刀刺馬，馬不備，倒地，白神經緊張，昏亂，呆視馬，馬宛轉地下，仰視白，用平靜感激的目光，但

稍含怒意。

馬：好！白芝你殺得好！來，拿去！（馬從胸中拔刀還白）只是白芝，你不用後悔，你實在做錯了。

（白芝見刀駭極，不敢接，倒退。）

馬：不用怕，攏來吧，你不是剛做了你要做的事麼？你不是正殺了一個你恨的人麼？但是，白芝，你攏來讓我告訴你。

白：達明我做了……

馬：你殺了一個××的情報科長是對的，但你還殺了一個你的同志。自然這錯誤是怪不得你的，怪時間使我們分離。自從你坐牢後，我就被派到這裏來，我們各在各一個世界，再也不會互相知道，可是天讓我們在這裏又碰到，我滿想把你救出來，你又的確可以幫助我一些工作，我在這裏的幫手並不多，誰想到……

（白芝猶疑的走到他面前）

白：難道你是這裏作偵探的嗎？

馬：難道我同你講的話，你就一點也不明白的嗎？

白：那叫我那裏去明白，而且你……你講過些什麼……（想像狀）

馬：白芝，這實在也不能怪你，環境是這樣，我的暗示只成爲白費了。不過，現在你該快樂些了，就是你的達明並沒有留給你恥辱。他是誠實的，永遠地是。他的心裏只有兩個東西，一個是祖國，一個是白芝……啊！我的白芝！我已經受傷了，也許不能同你一塊活下去，你能……我要……你的手……

（白欲俯身，但仍猶疑懼怕。）

馬：你還不相信我，你的心真硬啊！快來，解開這衣服吧！裏面口袋裏有地圖秘密的，有文件，還有報告，你拿去保存着，莫丟了，很重要的啊。

白：（白解衣得物，闔後瘋似的撲到他身邊撫他。）天啊！我做了什麼事了？我怎麼這樣糊塗，我真該死！達明！達明！你爲什麼不早說，你爲什麼不早說呢？（白撫着傷口，哭了。）

(馬伸手擁她)

馬：不要難過，事已至此……

白：唉！我殺了自己的愛人，我殺了一位剛強有爲的男子漢！我毀壞了中華民族的神聖工作，只是我死了又有什麼用？又補償得到什麼呢？

馬：白芝，你全明白了吧？你不再恨我了吧？白芝，我要……吻你一下呀！

白：我恨我自己，(兩人接吻)

(馬又將白推開)

馬：褲子袋裏，去拿，還有兩把鑰匙是開這小門的啊，我幾乎忘了……

(白掏出鑰匙)

白：達明！我昏了，我也死了吧！

馬：不，你不能死，重要的事情正等着你在完成呢？快從後門出去，還有道小門，出去後是小街，沒有哨兵的，轉一個灣，到廣元街三十八號敲四下門，趕快將東西交給一個老太太，

說是符，記着莫忘了！

白：不能走，我不能丟棄你啊！達明！你原諒我嗎？

馬：我原諒你。

白：你不會死麼？

馬：大半不會死。

白：我要你活着。

馬：我一定活着，白芝，傷並不重。（白芝站起後又蹲下）

白：我不能走，我不忍離開你……

馬：不行……白芝，拿出勇氣來，你是有用的，沒有多的時間了，你走……你是中華的好女兒，別了，再見。我親愛的（門外已傳來足聲，馬示意要她快走，白慌急的站起，將刀在地上拾起，吻刀藏入懷中……）

白：刀呀，刀呀……我只望靠你殺幾個漢奸……誰知却殺了自己人。

馬：白：

快點，來了，看外邊已經有些亮光。（白站起離開馬）

達明，我走了。你好好的保重自己，我祝福你，而且請你相信我，我這一生都將我最可愛的心兒供給給你，愛你！

馬：白：馬：

好好，快走，不，白芝，希望能再見。（足聲已停門邊，白芝回顧數次後，始下決心。）

好！我走了！

快走！（白芝在緊急扣門聲中，慢慢從小門裏進去，時時回顧，作依依不捨之狀。）

（向她揚手，又垂下，撫傷處。）啊！也好，我去休息了。人總是有今天的……祝你好好的，啊！痛讓大夥兒踏過我的屍身衝向前進吧！

（頹然倒地，嘆氣。）

——幕急落——

（戰地）

爭取最後勝

塞克

時：某日下午。

地：被×軍佔領的一個小縣城。

人：縣長。秘書。教育局長。保安隊長。商會會長。×顧問。×兵四名：A, B, C, D。囚犯：張志遠。

錢祖蔭。李明。保安隊三名：1, 2, 3。羣衆多名。衙役：甲, 乙二名。

景：縣政府的大廳。中間是一張辦公桌，偏左邊是一張長桌，幾把椅子，桌上簡略的點綴一些裝飾品。後面有門，這門在平時是不大開的，有人出入都是從兩旁的邊門走。

(縣長同秘書上)

縣：今晚的事就這樣辦了，你去派人到城外的遊擊隊去，叫他們準備好，我們一得手，叫他們馬上響應。(俯在秘書耳朵上小聲說了幾句)好，馬上派人去，特別小心，不要走漏

風聲。這裏鬼子的暗探是很多的，事情的成敗，全關係在我們身上，你要知道我們的死
活是小事，假如走漏了消息，全縣都要遭到犧牲，你明白嗎？

我全明白，縣長！

秘： 那麼好，你快派人去，一刻都不要耽誤。

秘： 好，我就派人去。（轉身要下）

縣： 喂，你來，注意小心從事，相機應付。千萬不可大意呵！

秘： 請你放心好啦，這些事我都能辦得妥妥貼貼，決不會有一點錯誤。不過有一件事，我忽然想起來啦，我們昨天……

（外面有人喊報告）

（小聲）快去！

（秘書匆忙下）

縣： 進來！（故意裝作整理文件）

(衙役甲上)

甲：報告，剛從前方送來土匪三名，等縣長審問。

縣：帶上來。

甲：是！

縣：等等，去請顧問來！

甲：是。

(衙役下，四名×兵帶三個中國人上，他們都帶着腳鐐。)

(見×兵上，急立起招呼。)你們幾位辛苦啦，快請坐，吃點茶吧！(大聲)來！

(在門外)有。

A：不要客氣，你忙着。(從背包裏取出公事遞給縣長，縣長看看隨手丟在桌上。這時衙役

上。)

甲：要什麼？

縣： 泡壺茶，送些點心來。
甲： 是！

縣： B： (×兵圍着桌子坐下吸烟，縣長沒話找話的跟他們攀談。)
近來公事忙嗎？

縣： 要說忙呢，却也不怎麼忙，說不忙，可也閒不着。每天差不多總有一兩起土匪案子要審理。我們倒還好，這幾年你們可真辛苦啦。

A： 我們——(沈吟一下) 噯，辛苦不辛苦的，總閒不着就是啦。

縣： 中國人真不識好歹，從前×軍沒有來的時候，中國軍閥年年打仗，拉夫要人，他們也忍啦，現在×軍在這裏，對他們又這樣好，可以說無處不是爲他們打算，他們却不識好歹的胡作非爲，年青力壯的小夥子不說在家裏做點事，偏要跑到山上去當土匪，你說糊塗不糊塗？

(衙役推開門，讓×顧問先上，他自己跟在後面，手裏端着茶壺和點心。)

縣：

（很快的迎上去，假殷勤的。）松本先生，今天有個案子麻煩您，請您看看怎樣審理。
×顧問不理）哈哈，今天天氣很好哇，松本先生，外面一點風也沒有，太陽又這樣溫和

……（搬椅子給松本坐）

松：

（冷淡地）哎，天氣很好。

（當松本上場時×兵齊敬禮，松本略一招呼，即向辦公桌走去。）

縣：

（翻閱公文）張志遠！

張：

是！

縣：

你是哪裏人？

張：

我是本地的人。

縣：

多大年紀？

張：

四十二。

縣：

唔！（想一想）你是領袖麼？

張：不，我是老百姓。

縣：不要狡辯，照實說，你們有多少人？多少槍？

張：（含糊的）我家裏有個老娘，她六十多歲啦。還有兩個兒子都不頂事，一個沒有出嫁的女兒，這年頭家裏有女孩子頂累贅啦。

縣：不要胡說！

張：回稟縣長，我一點都沒有胡說，我家裏只有這幾口人。

縣：我問你隊伍上有多少人？

張：呵？什麼隊伍？

縣：（向松本耳語後，只見松本使了個眼色，縣長點點頭。）來個人！

（衙役乙上）

乙：有！

縣：帶下去！

乙：是。（向張）走！

（衙役乙帶張下，稍頃聽見鞭打聲與驢叫聲。）

（翻公文）錢祖蔭！

縣：有！

縣：你同張志遠是一個村的嗎？

錢：不是。

縣：你們怎麼碰在一道的？是他找你的嗎？

錢：不是。

縣：你可一點不要隱瞞啦！你要知道隱瞞也是瞞不過我的。剛纔那個張——張什麼來？

一下忘了他的名字啦。（看公文）唔，張志遠，他實在太狡猾了，所以我打他幾下。我知

道你們都是好老百姓，肯說實話，所以我對你們也特別好。說，你爲什麼當游擊隊呢？

錢：我不是游擊隊。

縣：（機警的轉換話題）哦現在我們不說這個，我問你，你們家裏是不是沒有飯吃，不得活，纔出來當土匪的？

錢：那自然囉，要不是逼得沒有辦法，誰會出來拚命呢。

縣：那麼好，先把你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說給我聽，然後我再給你想辦法。

錢：你給我想辦法？我用不着，你要沒有忘記你是中國人，你就該跟我們一道把鬼子打出中國去！

縣：（驚惶失措）哎！不對，不對，你瘋啦！

錢：我瘋啦，咱倆究竟是誰瘋啦！沒天良的忘記祖國的漢奸，××帝國主義的走狗，你還有臉來審問我嗎？

縣：（現出極度的苦痛與不安）不要說啦，來個人！

乙：有（即上）

縣：給我帶下去斃了他！哎呀，真氣死我啦！這幫東西非屬厲害的，治他們不行！

(衙役乙帶錢下)

松：(冷笑)不必這麼大火氣。越是頭腦簡單的人，越好利用，這個人膽量很大，將來可以有用，可以有！

縣：是！(大聲)喂，回來！

乙：(又帶錢上)有！

縣：(狠狠的)把他押起來！

乙：是！(帶錢下)

縣：(又翻公文)你叫什麼？

李：我叫——李明！

縣：李明，你說吧，這回瞞也瞞不住了，你們的隊伍究竟在什麼地方，還有些什麼關係都給我說出來！

李：凡是中國人的地方，都有我們的隊伍，都有關係，凡是被鬼子佔領的土地，都是我們進

攻的目標！

你說什麼？

李：縣：

我告訴你吧，不要以為你的狗官可以做多久，現在全中國的人民都起來啦，他們正在準備着要你的狗命呢！

松：縣：

（拍案大叫）不許亂說，真把我氣壞啦……真……真……

（冷冷的）這樣發瘋是沒有用處的，（向李）你知道我可以叫你死，也可以叫你生，要是打死你，那是非常容易，只要我說一句話，用不了一分鐘，你就死啦，可是我不願這樣做，我要對你們說明，大××帝國的×軍不是像你們想的那樣殘忍，他們是很愛中國老百姓的，他所要消滅的只那些土匪，那些反×份子，我想你們是被欺騙啦，被人利用啦。如果你們願意打仗，我也可以給你們編成隊伍，給你們錢用，這不是很好的麼？你們要殺就殺，中華民國的人民是不怕死的，你們不用對我講這些鬼話，你們的陰謀是騙不了我的！

縣：好不識體統的東西。（對松木耳語）

松：（點頭，冷笑一聲）……

縣：來！

乙：有！（卽上）

縣：帶下去押起來！

乙：是。（帶李明下）

縣：（陪着滿臉笑容）這些土匪，不知禮貌的東西，今天太冒犯松本先生啦。

松：我們要用他，就得想方法去對付他，這些人簡單得很，他既然可以當土匪，就可以編成

隊伍給我們用，懂嗎？

縣：是。（送松本下，又轉身回來對×兵）對不起你們諸位，等了這樣久，沒有招待，你們要

是疲乏了，就請裏邊休息吧，我去關照他們預備晚飯，想諸位都還沒有吃飯吧？要什麼

菜，我叫他們去預備。

D: 縣: A: 縣: D: 縣: C: 縣: A: 縣: A:

(向同來的幾個講××話，一會又撲嗤一聲笑了，縣長也莫明其妙的跟着笑。)

要什麼，請你們幾位告訴我，凡是這縣裏有的東西我都可以設法弄來。
菜倒不要。有娘兒們沒有叫幾個來，我們今晚不回去啦。

(躊躇的) 嗯…… 嗯，娘兒們……

要漂亮的，快點！

好好，讓我想想(躊躇的來回踱着) 嗯……

有沒有快點！

有的，讓我想想到哪去找幾個漂亮的。不過——

什麼？

漂亮女人到有，不過這裏的女人不大開通，膽小得很，尤其你們幾位都帶着武裝，想她們一定很害怕，不敢見你們，那樣不是玩也玩不痛快了嗎？

這不行，軍人怎麼可以隨便卸下武裝來呢！

縣 請你們幾位相信我，我不是朝三暮四的人，過去我辦了許多案子，處決了多少反×份子，我要偏向中國人，我早不這樣做了。我的意思完全爲你們幾位玩得暢快，把槍留在

這裏，放一個人看守着，然後我們一道出去不是一樣麼？

好，就這樣辦。（向D）你留在這吧。

你們出去玩，女人叫我看家，我不幹。爲什麼你自己不留下呢？

若不你留下吧？（向C）

好啦，誰留下還不一樣，我們回來你再去找，這有什麼不同呢。

好，就讓你們先去，算我倒霉，你們出去抱女人，我一個人留在家裏抱槍桿。

（×兵一個一個把卸下的槍交給C。）

（向C）擺在那屋裏好啦，那裏很清靜，又沒有雜人。（向其餘×兵）我們走吧？

（C把幾個人的槍背到另一個屋裏去。）

B: （靠在椅子上，悶悶的。）你們去吧，我不去啦。

A: 剛纔你不是同意的嗎？怎麼又不去啦？倒是怎麼會事？

B: 不要問理由，我不高興就不去。

縣: 沒有關係，一道出去走走好啦，我們這城裏確實有幾個漂亮女人，沒有事，一個人悶在家裏幹什麼？

D: (把帽子往桌上一摔) 不去就不去。人家都高高興興的找點快樂，他却無緣無故的鬧彊扭！

縣: 不去也好，那麼請你們幾位在家裏等着，我帶她們到這裏來，大家快樂快樂好嗎？好。我們就在家裏等吧！

縣: 對不起，那就請你們少等一會啦。

A: 沒有關係。要好看的，快點來呀！快！

(縣長鞠躬而退)

D:

(把脚搭在桌子上伸個懶腰)十幾天啦,沒有同娘們睡過覺,今天要好好好的睡上一晚。

昨天我碰見一個娘們,長的可真漂亮,我把她這麼一抱,(抱住B)她就「拍」——

(正悶悶不樂,順手給A一個嘴巴)對啦,就「拍」這麼一下。

(一手搔臉,有點不好意思)這是幹什麼,一會小娘們就來啦,不必跟我發這分怪脾氣。(又轉回話題)那個娘們可真野性,照着我的臉「拍」這麼一下。我真氣極啦,我說「大××帝國×軍的戰士要你睡覺,你敢反抗,好的」(說着拿起桌上的筷子)我照準她的肚子「嚓」哈哈……你猜她肚子裏有什麼哈哈……

我猜不出,人肚子裏除了心肝五臟還有什麼呢?

(笑着)不對,不對,有個小亡國奴,纔這麼大(用手作樣子)哈哈:纔這麼大……這麼大沒有出肚子的小亡國奴?三寸半,哈哈……三寸半……

(獨自坐在一邊,從懷裏取出一張照片凝視了好久,又取出一封信,翻看一下,抬起頭

B: D: A: D:

A: B: A:

來計算日子。八月十三……九月十三，十月十三……（苦痛的低下頭）快三個月
啦！

A:

（停住笑）喂！不要想老婆！一會中國娘們來啦，給你選個小脚的，走起路來一扭一扭那多有味呀！（一面唱一面跳，舞步裏加着小脚女人走路的姿態，先是慢，漸漸快起來，近乎發狂的樣子，拍着手合唱。）

啦啦，啦啦，啦啦，

丟下老婆丟下家！

來到支那打天下！

今天這兒明天那，

白天夜裏總廝殺！

家裏沒有米，

孩子叫媽媽，

媽媽沒辦法——

盼着丈夫早回家！

啦啦，啦啦，啦啦，

阿彌陀佛老菩薩，

啦啦，啦啦，啦啦，

支那女人玩過八百八，

喝酒殺人不過癮，

快點收兵回家抱娃娃。

（唱得最狂烈的時候，隔屋裏突然一聽槍響。）

(驚急) 怎麼!

不好預備! (惶亂的找自己的槍)

(急收起像片和信) 哎呀! 我們……我……

(拔腿向隔壁屋子跑去) 快拿槍! 快……

(門外「拍」又是一槍, D 受傷倒地, 緊跟着進來三個武裝保安隊。)

不許動!

(×|兵 A, B 一齊站住。)

2: (拖過 D 來一個一個綁起, 走到隔壁屋裏, 拉出 C 來, 已是個血淋淋的死屍。) 他媽這小子, 我在窗外看他抱着槍睡着啦, 隔着窗紙我就給了他一下, 打得正當當的。(又提起死屍的頭看看) 一點不差。(轉身又走進屋去, 把四個×|兵的槍一齊背出。) 他媽的色鬼! 這回還要娘們嗎! (下)

1: 你們不要以為中國人都是豬, 可以由你們任意姦淫, 屠殺! 有一口氣, 他也要吃了你們

這些狗崽子！

3：（在門口）立正！

（縣長上）

對不起，使你們幾位受驚了。

縣：（氣勢兇兇的）八個，沒良心的支那人！

縣：A：（心平氣和的）不必這樣兇，現在你威嚇不了我啦。我們無冤無仇，何必這樣呢？你們想不想坐下來談談？

（猶疑的）談談……

（暴躁的）滾開！殘暴的支那人！你還想從我們嘴裏得到什麼嗎？

縣：A：B：殘暴的並不是支那人，是猖狂的××軍閥，你們本來是好好在家裏過日子的，他強迫着你們到中國來送死！而中國的老百姓，本來是最愛和平的，可是被你們壓迫得不得生存，弄得沒有辦法啦，他不得不起來跟你們拚命（稍停）你們也要把心地放明白

點，仔細想想究竟誰是罪魁禍首？

A：
（爆烈似的吼叫着）八個鴨綠，混蛋的支那人，結我滾開！你還想俘虜我們嗎？你想使大×××軍在無恥的支那人面前屈服嗎？

（不能克制地）

縣：1：
（溫和的）自有辦法。（向×兵）你們平心靜氣的想想，在中國打了這幾個月的仗，你們得到些什麼？

（低頭不語）

縣：兵：
（更進一步）你們家裏的生活怎樣了？（感慨的）唉！我們都是一樣的人，我也有老婆孩子，可是現在我的家沒有啦！你們家裏的人也一樣弄得不得活啦！這是由於你跟我的仇恨嗎？不是，我們誰跟誰都沒有仇，雖然不認識，但見了面都是好朋友！你們說對嗎？

B：
（止不住的哭起來，點點頭仍舊沒有話。）

繇：你們要明白，我並沒有害你們的心。剛纔打死那一位（指C）那是因爲他看守着槍，

實在出於萬不得已。你們不要以爲中國人都是沒有理性的，都是野蠻的，要知道那全是你們的上司，殘酷的軍閥，少數的野心家編造出來的鬼話，騙你們的！（一轉念頭用親切的口吻）哎，你們到中國多久啦？

三個月啦。

家裏有信來過沒有？

信是有的。接到信反而難過，家裏不來信到好，他們不想我，我也不想他們，死就死，活就活。可是一接到家信，到弄得牽腸掛肚，這個滋味更難受。

請問這位，你有少爺嗎？

（悲痛的）有一個纔三歲，前幾天我老婆來信說，這孩子天天在吃晚飯的時候，坐在門口發呆，媽媽叫他進屋去吃飯，他說我等爸爸回來。唉！看目前這種情形，我還有回去的指望嗎？（不能抑制的哭起來）

D: (站在旁邊飲泣；忽然大聲的。) 戰爭，殘酷的戰爭！我們有多少伙伴都被強迫着送到中國來打死了！我半輩子經營的生意，在上個月也歇業啦，我們一家子靠它活命的，靠它活命的呀！現在什麼都完啦！

縣: (又轉換話題) 真對不起的很，剛纔我講話不小心，引起你們許多傷心事。(回頭向保安隊) 把他們幾位解開；你們站到外面去。

保: 是！(下)

縣: 我們只顧講話，忘記請坐啦，諸位坐下吧！如果你們不嫌棄，我很想跟諸位長談談。

(× | 兵 B D, 就坐)

B: 現在我們還嫌棄誰呢？只要有機會能脫離這種瘋狂的戰爭，只要能夠活命，我們也就夠滿足啦。

縣: 不用這樣客氣。(轉臉向外) 喂！來個人。
甲: 有！(上)

縣：你去請保安隊的李隊長，教育局的趙局長，跟商會的周會長來，說我有要事請他們，叫

他們就來呵！

甲：是（下）

縣：從今以後我們都是好朋友啦，你們要什麼，儘管跟我說，我們大家想法活着！

D：（慚愧的）想起剛纔跟你要女人時，那種瘋狂的心情，我真奇怪，爲什麼我會變成這

個樣子呢？幾個月瘋狂的戰場生活，不知不覺把我也變成野獸一樣了！

B：（同憶的）在家裏的時候，他是個脾氣頂好的人，從沒有跟人衝突過。

（這時保安隊的李隊長上）

縣：隊伍都召集好了嗎？

李：好啦。（疑心的看着三個×兵問縣長）這二位就是……

縣：哦，我忘記跟你說啦，這三位是我們的同志，以後他們要跟着一道幹啦！

李：（詫異的）哦——歡迎歡迎！你們幾位是怎麼來的？

縣：（打斷他話）現在不談那些，我們談一談正經事。

李：是！

縣：我已經派人去找周會長跟趙局長了，他們馬上就到。一切事情要在今晚佈置好，明天拂曉我們就得下手，錯過這機會，我們全縣的人民都得遭難，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李：明白。

縣：（向×兵A）我想把松本先生請來參加這會，你看他怎樣？怕他不肯吧。

A：你怎麼知道他一定不肯，不妨試試看。

縣：對，我叫人去請他，他要肯跟我們合作，又是一個很大的幫助。（大聲）喂，來人！有。（上）

甲：你帶兩個保安隊的弟兄，去請松本先生來。

甲：是！（走到門外又轉身回來）趙局長同周會長到。

縣：請他們進來！

甲：（在門外）請你們二位到這邊。

（趙局長同周會長上）

縣：（笑謎謎的）快請坐，今天的事你們都知道了嗎？

趙：知道啦，有的老百姓都知道啦。

周：有的人家門口，不論大人小孩都瘋了似的嘻嘻哈哈的談論縣長。

趙：真的，我們縣裏，大年初一都沒有這樣熱鬧過。

（兩個保安隊帶松本上）

松：什麼事對我這樣無理？

縣：松本先生，我們抗×啦！

松：（被這突變的刺激使他感到迷茫）什麼抗×？

李：我們要打倒××帝國主義，給中國的老百姓出口氣啦！

松：（忍住這侮辱，急轉身向×兵。）幹什麼，你們也在這？

松本先生，請不要奇怪，現在他們也是我們的同志啦，不但他們，同時我還想請你先生也參加我們的會議，多多給我們一些幫助和指教。

松：（不理縣長，嚴厲的向×兵大罵。）你們這些沒有良心的東西，敢背叛天×，背叛你們的祖國，幫助支那人打我們自己的軍隊，你們對得起自己，對得起祖宗父母嗎？你們就甘心作××民族的公敵，連你們的子孫都不顧了嗎？

（垂頭不發一言的立著）

松：兵：你們要知道，天×叫我們進攻中國，我們既是他的子民，就應該犧牲一切，擔負起這個責任，這也就是我們××民族的偉大和光榮！我們不應該因為自己的意志，違背了天×的命令，尤其不應該因為貪生怕死，就投降給無恥的中國人！你們懂嗎？（盯住×兵）

B）講話呀！都是死人嗎？大××軍的威嚴都被你們侮辱了！完了！完了！

縣：（不耐煩的向保安隊）你們把他帶到一邊去。

保：（帶松本到一個屋角上）……

李：叫他呆在那兒，不許喊叫。

保：不許喊叫，聽見沒有？

松：（錯亂的）聽見了，聽見了！

縣：諸位請坐，我們快開會。

（趙周李圍着桌子坐下）

縣：（向×兵）我看你們幾位都疲乏了。請到隔壁屋裏歇歇。

兵：好（下）

縣：大家有什麼力量，什麼計策，都拿出來，用一個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城外的敵軍一下掃清，絕不能遲延一刻。

李：縣裏的保安隊我已經招集在一道訓過話，四門也堆好了沙袋，每處配置上一排人，每個重要路口，都放了步哨，城內的治安是絕無問題的。

趙：我有個意見，不知縣長的意思如何？

縣：你說你的。

趙：我想——我們既然下手啦，就一不作二不休，請縣長下命令，叫全城的人民有什麼傢伙都拿上，以保安隊爲先鋒，就這樣衝出去跟外面的游擊隊匯合。

李：（興奮的）好，趙局長的意思我贊成。

縣：——你的意思到很好，不過有一點值得慎重考慮的。（看錶）現在九點一刻，天就要黑啦，我們要是臨時下命令，臨時通知，老百姓恐怕來不及，就算來得及，一切不成問題，我們還要用一夜工夫，一邊打一邊走，明天天一亮，必須要達到安全地帶，這是否可能呢？我們要注意到，明天××飛機一定來這裏轟炸，假如我們不能達到預定地點，那些婦孺老少怎麼交代？這是一層。還有一個理由是我主張走開的：假如——我們帶着全班人馬離開這裏，第一，敵人可以不費一槍一彈白得一個縣城。第二，我們倉促出發，一定有許多重要物品，糧食來不及運走，這不是白白便宜他們嗎？

周：對縣長想的很週到。剛纔我也是這麼想過。

松：（恐怖的）天×救救我！你是××民族的主宰，不要使我侮辱×軍的威嚴……我恐

怕……

李：（暴躁的）你吵什麼？再吵我斃了你！

松：哦……我……我不……不吵……不吵……（聲音漸低）

（遠處傳來羣衆的吼聲及鑼鼓聲）

趙：（思考的樣子）好，縣長的意思好！

縣：今天夜裏把所有的婦孺老少不能參加作戰的人，完全送到別處。（忽停住側耳靜聽，

詫異的。）這是什麼聲音？

周：是老百姓知道了，他們又掛起中國的國旗，得重見天日，高興得不知怎樣好啦。

縣：（嚴肅而愉快的笑）好！只要是願意打鬼子的都跟我來吧！（稍停）明天天一亮，敵

人的飛機就要來轟炸，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要把全城的市民移出城外，留下少數部

隊守門，留下一個死城讓你炸。（門外喧嚷聲近）——趙局長！你通知各校的學生，把他們編成決死隊，女校編成救護隊及慰勞隊，聽候命令出發。

我馬上辦好！（下）

周：會長你統計一下全城的食糧及日用品，作一個詳細的預算，一概不許外運。

是。（下）

李隊長！除了守門的少數保安隊以外，其餘的全部調出城外，分佈在四鄉，跟民團配置。在一道，有敵人來攻，務必牽制住，不使他前進。我已經派人去通知×地的中央軍，跟左近的游擊隊，只要能支持到天亮，明天太陽出的時候，就是我們殲滅××帝國主義收復失地的時候！

松：（乘人不備，拔出身邊的短刀，照準胸口刺了一下，慘痛的。）哦……哎呀……怎麼啦？

縣：（羣衆的喧鬧聲，鑼鼓聲，鞭砲聲，越響越近。）

（沉痛的）他也該死啦！自從我們這縣城失陷以後，我沒有一天不對他陪着笑臉，執行他們吞滅中國的種種毒計！同時我也無時無刻不盼着今天的到來！我一方面奉承着敵人，一方面秘密進行抗×工作（苦笑）哼哼，這一天終究給我盼到啦！我們全中華民族的老百姓到底起來啦！我們的抗×戰線一天一天強大起來啦！

縣：（門外的聲音：打倒××帝國主義！）

縣：（忍着淚）對啦！打倒××帝國主義！

縣：（門外的聲音：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縣：（咬着牙）萬歲！萬歲！（向李）你去把門開開，讓他們進來！

（這時×兵A B D從隔壁屋裏衝出。）

兵：被壓迫者聯合起來！

（羣衆（應合着）被壓迫者聯合起來！）

李：

（猛力把舞臺正面門一推，羣衆像狂潮一樣，頂天立地的怪獸一樣，張牙舞爪的撲進來。他們拿着鋤頭，砍刀，斧頭，長槍，鋤刀，木棍等等，沒有拿武器的人抬着大鼓，一個身體很壯的農民，裸着膀子，拿兩根木棍瘋狂的敲着，咚，咚，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農村裏過年的鑼鼓點，另外有兩個用大銅鈸合着。孩子們一手舉着國旗，一手提着一掛鞭砲，口號聲，鞭砲聲，與鑼鼓聲鬧得天翻地覆。）

松：

（掙扎着站起。面對着縣長，兇狠而衰弱的。）陰險的支那人！我……我……（又倒下）去）

縣：

（激動的）我們中華民國的人民又復活了，侵略者在強大的武裝民衆面前倒下去了！倒下去了！哈哈，哈哈！

（他的笑聲隱沒在羣衆的喧嚷裏。）

（幕下）

（戰地）

游擊隊的開始

張
客

時間：晚上。

地點：被××佔據的一個鄉村。

人物：劉老闆（劉）

老媽媽（老）

趙元勝（趙）

趙大嫂（嫂）

小珠子（小）

陳先生（陳）

壯農——張善發（張）

王有才（王）

李德明（李）

其他——農人（某）

×兵——甲乙丙

景：一座鄉下茶館。

幕起時：小珠子就不斷瘋狂的號叫，像見了鬼一樣地——「鬼子來了！媽媽！鬼子來了！啊！他是病了。」

趙大嫂——小珠子的媽，三十多歲消瘦的婦人，焦急的哄着她的孩子。

劉老闆，他害着肺癆病症，不住的咳嗽，有時被孩子的哭叫打動，又不住的搖頭嘆氣。他在爐灶邊工作着。

在小珠子的號叫和劉老闆的咳嗽聲裏，這座茶館顯得十分淒涼。好久。

嫂：喔……喔……珠子別鬧了，爸爸就來的，爸爸馬上就來呀！（她來回的返復着這些話，幾次之後，她輕聲轉問劉老闆。）劉老闆，劉老闆他——元勝怎麼還不來呀？再不來

這孩子可就……你看這孩子發燒燒得多厲害啊

劉：再待一會兒，元勝他準會來的。

嫂：再不來，這孩子就……哎，這孩子竟被鬼子嚇得這個樣子，他不是瘋了嗎！

劉：唉，沒被鬼子殺死，總算萬幸呢……王老五的小姑娘死的多淒慘啊！

小：媽媽，鬼子來了，鬼子來了啊！

嫂：哦，珠子媽的小珠子啊，別怕，別怕，有媽媽跟劉伯伯在這裏，別怕啊！

劉：唉，從鬼子一來，世界就變了樣，現在簡直不成個世界了，唉，就連我……（咳嗽）

劉：××鬼子真是斷子絕孫的，他們就不把我們當人看哪，你可聽說，明天他們又要挨門

挨戶拉人去扛子彈呀？

劉：聽說過了，我還聽說這次是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扛哪，哎，我也得去……（咳嗽）

嫂：聽說家裏沒有男人的，要拉我們女人去，我……我去是可以去的，可是，我們的小珠

子……

小：媽媽，別去，媽媽別去啊，別給鬼子扛子彈去，鬼子會打媽媽的媽……

劉：給他一點水喝吧。（走到竈邊，看水壺。）唉，水還沒有燒開，若不，你先把珠子送裏屋躺

一會兒吧。

嫂：不必了，裏屋黑，珠子怕黑，哎，元勝還不來，哎，明天我若是被鬼子拉去扛子彈，我們的孩

子可怎麼辦呢……

小：媽媽，爸爸，鬼子，××鬼子（哭）

嫂：……寶貝啊，媽媽的心啊，別哭呀，別鬧呀，爸爸就來了，爸爸給寶貝買個大飛機，寶貝長

大了好開飛機——轟——打鬼子啊！

小：打鬼子！打鬼子！媽媽……媽……

劉：老閻，你看這孩子昏天倒地，怕要——

不要緊，你別着急，元勝在那個地方我不知道，若是知道，我就自己去找了，我是託隔壁

老媽媽去找的，老媽媽辦事是不會錯的。

嫂：隔壁老媽媽……

劉：嗯，我是託隔壁孫小福的媽媽——那位孫奶奶現在我們叫她——老媽媽。

嫂：哎呀，叫她那麼六十多歲的老太太到那兒去找元勝呀？

劉：元勝那個地方只有老媽媽知道的，哼，你可別看她六十多歲，說起來比我還大十來歲呢，可是她的身子結實，能辦事情，不像我竟……（咳嗽）

嫂：（看他太吃力了，過去想扶他。）坐在這裏歇一下吧。（預備把坐位遞給他，但小珠子又鬧了。）

劉：你別管我，你還是哄小珠子不要哭吧，哭得響了，叫鬼子聽見，可不大好，哎，這年頭連孩子哭都不行啊！

嫂：哦……寶貝可別哭了……別哭……

劉：哎，我的身子也越來越糟，離着死沒多遠了……（咳嗽）先本是一點小咳嗽，可是鬼子一來，把我拉去扛子彈，就厲害了……（咳嗽）

嫂：怕是身子裏邊受了震動吧？

劉：誰說不是呢，這是硬傷啊，一時好不了的，再加成天看着××鬼子在咱們村裏殺的殺，搶的搶，燒的燒，糟塌的糟塌，心裏就更……（咳嗽）哎，明天又得去扛子彈（咳嗽）

嫂：你別難過吧，好好的保養身子要緊啊！

劉：唉，××鬼子鬧得這天翻地覆，怎麼能不難過呢！

嫂：只指望咱們有個翻身的日子就好啦！

劉：咳！那要等什麼時候啊！能救咱們跳出火炕就只靠陳先生和元勝他們這幫年青小夥了；我這個沒兒沒女的老絕戶算完了……

嫂：陳先生和元勝他們……

劉：對了，要靠他們了，怎麼，你還不知道元勝跟着陳先生他們在幹嗎……（咳嗽）

嫂：元勝跟着陳先生他們在幹些什麼啊？陳先生是誰啊？

劉：就是先前××鬼子沒來的時候，那些下鄉來宣傳的學生們當中的陳先生啊……

嫂：就是後來別個學生都走了，只留下的那位跟孫小福挺要好的陳先生嗎？

劉：對了，就是那位陳先生。

嫂：陳先生他們到底是在幹些什麼呢？孫小福不是被××鬼子殺死了嗎？

劉：就是因為孫小福被鬼子殺死了，老媽媽也去跟着他們一塊幹了，可是幹些什麼，我就不大清楚，據老媽媽說，他們是在幹咱們的活……你還……（咳嗽）……還是等元勝回來，去問他吧。我……我……（咳嗽）

嫂：怎麼，元勝早不告訴我呢，我倒一點都不知道。他離開家的時候，就祇說「我走了，孩子望你多費心，萬一有什麼難事，就請劉老闆幫幫忙。」他就說了這幾句話，別的一個字也沒提起，問他，也不說。

劉：就連我也不大清楚，倒是有一天老媽媽告訴我的。
怎麼老媽媽都知道這些事情呢？

（老媽媽忽然推門進來，進來她先把門關好。）

老：真該死，她（指趙大嫂）在這裏，就連門都不關，鬼子來了，那不是又糟塌一個嗎？（向

劉老闆）你真是老不死！

劉：咳，咳，人是越老越糊塗，竟忘了關門，是該死，該死，（咳嗽）好，你可來了，先歇歇，元勝呢？

嫂：孫奶奶，哦……老媽媽，先坐下歇一會吧，真是難爲你啦，這麼大年紀。

老：（像是沒聽見他們的話，一直走向爐竈去）用不着歇一會兒，給我點水喝就行了。

劉：啊呀，真是，儘顧說話，却忘記燒的水了。（急跑至竈邊要提水壺看，但老媽媽却先他提

起來，不管冷熱的喝上了。）

嫂：老媽媽，慢點啊，別燙了舌頭呀！

劉：老媽媽，那不行呀！小心呀！（要去阻止，但又不敢，又咳嗽。）

老：（喝完，走到趙大嫂身邊——）小珠子病好了沒有？元勝等一會兒就跟陳先生一起

來。

劉：那孩子剛不開了，咳，被鬼子嚇得像掉了魂似的，怎麼，陳先生也來嗎？

老：（不理他的問話）你們剛纔說老媽媽什麼壞話呀！

嫂：剛纔？……嗯……

劉：剛纔說你都知道……（咳嗽）

老：哦，剛纔呀，剛纔是我問劉老闆，怎麼老媽媽您會知道陳先生他們在幹救咱們的事？

嫂：我怎麼知道，哼，我纔知道呢，我只知道陳先生是個活菩薩，是救咱們跳出地獄的神仙，我要想給我那個被萬惡的××鬼子殺死的兒子報仇，我就聽陳先生的話，跟着他幹！爲了我的兒……小福……（他像連珠砲似的一氣說了這許多，但當提到她的兒子時，她的音調有些顫動了。）

老：（同情地）老媽媽！您千萬不要傷心啊，別急壞了身子。

嫂：傷心？要傷心我早死了，還會活到今天，傷心有個屁用！我的兒子被鬼子殺了，就是我一哭上一百天，一萬天，鬼子一點也不怎麼着啊，還不是照樣殺咱們老百姓，昨天周大嫂和王爲玉的姑娘，還不是一樣被鬼子糟塌了，你（向劉老闆，劉老闆咳嗽）你咳嗽這

麼厲害，鬼子還不是照樣叫你去扛子彈，說不定早晚給你一槍。

劉：對，媽媽說的對，說的有理，有理……（咳嗽）

老：當然對，當然有理，用得着你說，這都是陳先生對我說過的話。

嫂：陳先生的話……

老：怎麼，不對？

嫂：（含笑）不，我是說陳先生說的話有理。

老：（她似乎像在宣傳。）現在咱們被××鬼子害死的人有多少啊，被搶去的土地有多少啊！若是那些被殺被搶的家裏人都把傷心變成拚命，都跟着陳先生他們幹，那若打不跑××鬼子纔怪呢！……陳先生就這麼說過……再給我喝兩口水。（她要去拿水壺，但劉老闆却極快的遞給她，可是怎麼一來不小心，水壺落了地，驚動了小珠子，小珠子又哭叫起來，聲調極難聽。）

嫂：（更焦急了）……寶貝……怎麼元勝還不來呢？

老： 嘿，我把劉老闆對我說的話，統統告訴元勝跟陳先生了，元勝就來的，陳先生還說就趁

着今天晚上在這茶館把張善發，王有才，李德明他們都找來，大家想想法子，不是明天

鬼子又要拉人去扛子彈嗎，這次我們不能去了，我們不能永遠受着鬼子的欺侮啊！

劉： 可是，可是有什麼法子呢……

老： 有什麼法子？難道你就受着鬼子欺侮一輩子嗎？明天還要拉你去打仗哪！上前線去

當砲灰！

嫂，劉： （同時）拉去打仗？到那兒去打仗呀？

老： 我不大知道，陳先生等一會兒來，你們去問他吧，嘿，我得馬上找張善發他們去，他們來

了，你別讓他們走開啊！（說着就要去，隨手又喝了一口茶，但到門邊，她忽又停下，對趙

大嫂）你在這裏要多小心，碰上鬼子可不好，來，關上門。（她去了）

嫂： 唔……

劉： 對了！老媽媽的話，倒提醒了我，我想你還是趕快躲開吧，回頭若是有鬼子來搜查，那可

嫂：糟了，鬼子是沒人道的，一見了你們女人就……（咳嗽）

劉：元勝快些來就好了……剛纔老媽媽說要拉咱們去當砲灰，去打仗，到那兒去打呀？若是我們叫鬼子拉去打仗，那可……

嫂：大概怕是像跟東二省的老百姓似的，被鬼子拉到火線上去打咱們中國軍隊的。

劉：呀……那可怎麼得了啊……那那！（這時候小珠子又被驚動，哭叫起來）……寶貝呀……（說着用手去撫摩孩子的頭，大驚）啊！這孩子怕不要燒死嗎！腦袋像火爐子一樣咳，孩子啊！你的命多苦呀！你怎麼來這個世界上受罪呢……

（外邊忽有打門聲音，劉嫂等大驚，小珠子更怕的厲害。）

劉：別怕是鬼子來了……

嫂：呀……呀……

小：鬼子媽……我怕……我怕呀！媽媽……（忽然瘋狂一樣地掙脫趙大嫂的懷抱，在屋裏躲藏。）

劉：不要慌，不要……你！你先把珠子帶到裏屋去躲一下。（推趙大嫂與小珠子去裏屋，然後他去開門。進來的是張善發等一夥青年農人。）

張：（焦急地）快快，劉老闆，後面有鬼子，又在按家搜查，有幾個鬼子向我們追過來了……

：（向大家）我們趕快躲起來，嗯，先從窗戶跳出去，蹲在窗底下，快！（說着就命令所有的人跳出窗外，祇劉老闆急去裝做泡茶，空氣十分緊張，稍停，外有×兵的叱罵聲。）

甲：（在外）快，快快的，在這裏！（稍停即與×兵乙持槍出現門前。然後走進來在屋內四處尋視，×兵甲會向裏屋張望多時，但未發現什麼。）

乙：喂，八哥野鹿，有人跑進來的沒有。

劉：啊？（咳嗽）

甲：八哥野鹿，有的？（仍尋視，最後想到窗戶那兒）

劉：（大急，但不知道從那兒來了這點聰明。）沒，沒有的，哪；這裏有茶，好喝的（學×兵腔）喝茶的有！（作個喝茶的樣子）喝茶，有！

甲：（也正想渴茶了）好茶！好喝的。

劉：好好喝的。（說着倒茶給×兵甲，甲即持杯大喝，但水熱，燙了舌頭，大怒，摔杯。）

甲：八哥野鹿，支那人統統不好。（說着就動手，但×兵乙見狀却大笑，止住甲。）

乙：中國人要去扛子彈，不要打死。（向劉）喂，老頭子你的女人有？

劉：（大驚）啊！沒……沒有……（咳嗽）

甲：沒有……沒有打死你的……（逼問劉老闆）女人有？

丙：（這時候，外邊有×兵丙的叱罵聲，隨即押着一個老商人上，先一把推進老商人，他自己聽到了「女人」，忘形地笑了，向甲、乙）

丙：女人，在那裏有？

甲：（仍逼劉老闆）女人，有的有？

劉：真……沒……沒有（咳嗽）

丙：（見劉老闆咳嗽大怒）八哥野鹿！一脚就踢倒劉老闆，這又驚動了裏屋的小珠子，

哭起來。

甲：（聽見聲音是由裏屋出來的）有人女……（說着即持槍走向裏屋）

劉：沒，沒有……（驚急地攔阻，但被×兵拖開。）

商：哪……女人我有的……我們去找，好（但也被×兵甲拖開；於是甲即直闖進裏屋去，

隨着裏屋有翻箱倒篋的聲響，稍停，復有趙大嫂母女的哭叫，和甲的叱罵嘻笑，外邊的乙，丙也隨即到裏屋門邊張望。這時候，進門處有三數壯農出現，領首的是趙元勝，他氣憤的想衝進來，但被其他壯農阻止，並立即避去。）

甲：（忽然嘻笑地伸出頭來）女人，哈哈……

乙，丙：女人好——（說着就想進裏屋）

甲：（阻止）對的，中國女人……（他笑嘻嘻縮進頭去，但忽又伸出來。）喂，你們等，在這裏等！（說完縮進去。）

（×兵乙，丙互視一眼，有點不大高興，兩人商量一下，打算衝進去，剛衝到門邊，裏邊小

珠子的一聲淒厲的號叫，嚇止了他倆，他倆不由的怔了一下。當再想衝進時，小珠子忽然瘋狂的跑出來，趙大嫂也在後邊追出來，但趙大嫂被×兵甲拉着——拼命地拉她向屋裏去，趙大嫂又拉着了小珠子，她們母女死命的號叫，×兵乙、丙却死命嬉笑，這時候門外的趙元勝又想衝進來，他已經憤怒得無法再忍耐，但仍被其他壯農阻止。其後趙大嫂和小珠子都被甲拉到裏屋去——小珠子更淒厲的號叫，稍停，有一下沈重的聲音，接着是趙大嫂極尖銳的慘叫，接着是小珠子的屍體被擲出來。然後靜。

在外邊，老商人和劉老闆都想去抱那個小生物，但被乙、丙阻止，稍停，遠處有×兵集隊的哨子叫，乙、丙急招呼甲匆匆奔下。

×兵去後，張善發等懷着不可按捺的憤怒，站在窗前怒視着老商人，接着跳進來，咬牙切齒的走到老商人面前。

張：
衆：張：
（一把抓着了老商人，不容分說的對着大家。）他漢奸打死他！
打死他，打死漢奸！（說着就要打但趙元勝急忙跑進來。）

趙 別打，大家先別動手！（這時候老媽媽又帶着王有才、李德明他們進來，一走進就笑嘻嘻的走到老商人面前去。）

老 陳先生，我沒就誤事情吧！

商 沒有，媽媽，你沒……（他去了化裝，是個沈毅果敢的青年啊，衆人大驚。）

衆 啊！你原來是陳先生……

老 （他聽到陳先生說他沒誤事，她十分得意的望着四周的人，但見到四周人的神色却十分詫異，急向陳）陳先生……出了什麼事？

陳 （指着趙元勝懷抱着的小珠子的屍體）趙大嫂的孩子又被鬼子殺死了，趙大嫂也……
老 啊！（去看小珠子的屍體，好一會兒，她咬着牙。）哼，萬惡的××鬼子，你等着瞧吧！

（這時候裏屋的趙大嫂——她先是呻吟的——痛哭起來。）

嫂 寶貝呀……珠子呀……媽媽的小珠子呀……你先別走呀……等等媽媽跟你一道
去吧……媽媽也沒臉面見人了，也跟你一道死去吧……

（趙元勝和屋外人聽到這慘痛的哭聲，各人的心均如刀割，他含着淚慢慢的把小珠子的屍體放下，沉重的走向裏屋去，他的整個身子充滿了憤怒。他走進去後，外邊相當寂靜一些時。）

王：唉，又是一條性命……

李：媽的，又是一條性命！難道我們一輩子就這樣下去嗎！

陳：（向大家）請大家都坐下來，（向呆視着小珠子屍體的老媽媽）媽媽，現在請你坐在門外，看見××鬼子一來，就作信號給我，我在裏屋跟大家談談！

老：好，（說着站起來，然後把自己的衣服脫下一件，把小珠子蓋上。）你們聽我的招呼好了，鬼子一來，我就打招呼給你們啊！（他匆匆走出去。）

陳：（他隨着老媽媽先把門關好，隨後走回來。）好，人來齊了，讓我們大家談談吧。今天晚上我把大家都請來，就是要跟大家商量商量明天鬼子又要拉我們去打子彈的事。聽說，這次要到很遠的地方去，是一個很祕密的地方。我想，這事情要大家多商量一下。

因為我們受了××強盜這麼久的欺侮，已經使我們不能再活下去了，如今，又要我們離開家鄉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去，而且，我敢說，到那個地方去的危險是一定很大的，因為在東三省曾經有過好多，好多××強盜屠殺扛子彈的農民的事，所以，我怕這次大家也要遭同樣的慘殺，就不得不先跟大家商量一下，假使大家願意就這麼被××鬼子弄死呢，自然是用不着說什麼，但是我敢說，大家之中——凡是個中國人就沒有一個甘心情願被××鬼子殺害的，沒有一個中國人不想起來跟××鬼子拚的！

李：

對，我們要跟××鬼子拚！

張：

李德明，你別儘這麼上火好吧，跟鬼子拚，那不能儘靠說話呀！要儘靠着一張嘴，媽的，明天鬼子來拉我，我說不去就行嗎？

王：

哼，不去，不去死的更快！

陳：

那麼，難道就只這麼活下去嗎？聽說，明天不單拉我們去扛子彈，還要像東三省的老百姓似的被鬼子拉上火線去打咱們中國人哪，這事情，難道我們也不反抗嗎？

劉：這事情可不能替鬼子幹，我們不能去的。

王：不去，哼，話說得那麼漂亮。

張：媽的，××鬼子把咱們弄到這個地獄裏，難道就是命裏註定的嗎？

陳：不是的，那絕不是命，我們現在所以過着這種不是人的日子，連牛馬都不如的日子，就是因為咱們的土地被××強盜霸佔去了，我們沒有自由了。

李：媽的，把咱們的土地搶回來！

劉：對，咱們不能一輩子就這麼下去！

陳：是的，把我們的土地搶回來。我們不能一輩子這麼下去，這樣的鬼日子，我們不能再過了，請大家想一想，咱們幾千年祖宗給留下的土地，房產，都被××鬼子任意的搶了，燒了，我們一年四季辛辛苦苦耕種來的五穀大豆高粱都被鬼子搶去喂牲口，還有……

李：鬼子把我們靠着雞蛋賣錢過日子的雞都給殺光了。

陳：這還不算，大家再想想看，我們被鬼子殺害的同胞，父母子女，妻兒老小該有多少啊！大

家就看看剛纔的這一條性命吧！（說着指示小珠子的屍體，隨手抱起來，給大家看。）

請大家想想看，我們的母親生下我們來，要流多少血啊！要受盡多少苦纔能把我們養大成人啊！可是，鬼子却不把我們當人看待，隨便的屠殺強姦，使用，難道我們就不是人嗎？我們不是跟××鬼子一樣的是人，爲什麼鬼子來欺侮我們，我們不敢跟他們反抗呢？大家要知道，××鬼子是想滅亡中國的，它是想殺光中國人的，這個小弟弟是死了，可是你呢？（向張善發）你敢說你不會像他一樣嗎？你呢？（向王）你呢？（向李）

李：

（他已經氣憤得在拍桌。）我我要跟鬼子拚……

嫂：

我要……我……（瘋狂的從裏屋披頭散髮的衝出來，一交摔倒在小珠子身旁，悲痛的拖起小珠子，拚命的叫——）珠子，珠子啊。（然後伏地痛哭失聲）

趙：

（追出來）你安靜一點，安靜一點……只要我還有一口氣，我一定要報仇！

陳：

是的，我們要報仇！我們不能作××鬼子的奴隸，我們要搶回祖宗留給我們的家園，土地，房產，保衛中華民族的每個兒女！

主：這話也是只說說吧了。要報仇，靠說話是報不了的，××鬼子的飛機大砲，不是幾句話可以抵擋得了的。

張：王有才你不能這麼說！……陳先生的話對極了。媽的，那個中國人情願吃鬼子的虧啊！

請陳先生問一問，在座的人那個不想打跑××鬼子啊！那個不想起來救國家呀！可是，

王有才的話，說的也有理，××鬼子的飛機大砲倒底厲害……

李：媽的，我要跟鬼子拚，管他媽的飛機大砲厲害不厲害！

衆：對咱們跟鬼子拚！

王：好，你們去拚吧。

李：媽的，難道你們甘心做一輩子亡國奴嗎？你們就不是中國人嗎？

陳：是的，××鬼子的飛機大砲是厲害，可是，只要我們肯拚命，就不怕它，而且，有辦法可以

抵擋它的飛機大砲！

有辦法抵擋××鬼子的飛機大砲？

陳！
有的，但是我要問大家一句話，就是：大家願意不願意起來救國，救自己，打倒××鬼子願意！（李德明首先呼叫，衆人隨之，那吼聲像山洪一樣，把個小茶館震動得像狂濤中

的一葉小舟，老媽媽忽從門外伸首進來。）

老： 喂，輕點兒啊，別叫鬼子聽見呀。

陳： （他興奮極了）好。我知道，現在每個中國人，都要起來跟××鬼子拚的，因為我們中

國被××鬼子欺侮的實在不能不起來了！

王： 可是，現在請陳先生說說，咱們怎麼跟××鬼子拚呢？

李： 只要陳先生說怎麼幹，我們就怎麼幹！

某： 對，現在咱們就不知道怎麼跟鬼子幹！

張： 說實在話，我們並不是怕死，難道你陳先生不顧一切的留在這兒救我們，我們自己還

有不幹的道理嗎？不過，就是……

李： 現在廢話少說，就請陳先生馬上說個法子——怎麼幹吧！

陳：只要我們大家有決心，相信自己的力量，幹的法子是有的。

某：到現在還沒有決心，那就只有做一輩子狗了。

李？：早晚是死，可有沒死之先，我們就非得跟鬼子拚不行！

王：那麼，（向王與張）……你們怎麼樣呢？

陳：剛纔張善發不是說謊嗎，我們並不是怕死，並不是不想跟鬼子拚，媽的，凡是一個人，誰不想好好的活着啊，何況我們更知道就是不和鬼子拚，也是早晚要被鬼子弄死的，我們所怕的，就是沒有拚的法子……

衆：好，那麼，現在我們就說幹的法子。

陳：好好。

陳：大家知道，××鬼子並不可怕，可怕的倒是我們中國人自己，一見了鬼子來就逃跑，沒有拿出力量來跟鬼子拚，當然不知道鬼子倒底是可怕不可怕，大家知道，每個人都有他的力量，只要拿出力量來拚，我敢說，鬼子並不可怕。可是一個人的力量有限，一定要

大家都結合起來。那力量纔大，纔能夠打跑鬼子。所以，我說，要想跟××鬼子拚，第一個辦法，就是全中國人，不論富的，窮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得結合起來，大家一條心！對，中國人必得齊心！

劉：對，中國人必得齊心！

陳：結合之後，每個人必得抱定不把鬼子打跑，就沒有日子過的決心，大家請看看老媽媽吧，她老人家該是多麼光榮的榜樣啊！

劉：是的，咱們應該學老媽媽。

陳：有了決心，再有結合，然後就必得有武裝，沒有槍，咱們還是不能跟鬼子拚的，所以咱們要幹——「游擊隊」，大家可知道那「游擊隊」三個字。

李，王：知道的，游——擊——隊！

陳：那麼，什麼叫「游擊隊」呢？一句話，就是老百姓的軍隊，有了槍，咱們是軍隊，槍放下，就是老百姓；咱們就靠游擊隊跟××鬼子拚，白天休息，晚上就神出鬼沒的打鬼子，叫鬼子摸不着咱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可是，也不叫他知道往那兒去的；這樣，不單可以擾

亂鬼子的軍心，叫他們起恐慌，還可以幫助咱們的軍隊打勝仗，而且還可以使鬼子不亂跑到小村莊裏來殺人放火，那打的法子，大家記住這句話就是：「鬼子進來咱們散開，」「鬼子一停，咱們擾亂他，」「鬼子躲避，咱們攻，」「鬼子退，咱們追。」

這法子妙，這法子太妙了！（大家極興奮，連張善發，王有才也含笑點頭贊同。）

大家知道現在全中國各處的老百姓都起來幹游擊隊了，而且到處把鬼子打得都吃敗仗，就是咱們村子北邊的山上，也有好多弟兄們在幹了，可是，不用說，有了那幾個弟兄幹是還不夠的，一定要所有的中國的子子孫孫都幹起來！

對，我們都幹！

可是，陳先生，咱們沒有槍啊！

對了，沒槍，咱們的幾支土槍，鬼子一來就給搶去了。

對了，沒槍還是不能幹。

沒槍——

(老媽媽匆匆進來)

大家快想法子啊，有××鬼子來了！

那……那……

去，大家打出去！

李：大家不要亂，請聽我的話，張善發你們還是跳出窗外去，王有才，趙元勝你們進裏屋去，

大家看他們的動靜幹！趙大嫂，你也到裏屋去。

我不，我要……

趙：你就進去吧。(說着推她一齊進裏屋，張等也跳出窗外去。)

陳：劉老關，你還是去泡茶。(說着他自己仍化作初入場時的形狀。稍停，外×兵甲，乙，丙三人復返，笑哈哈的，甲先進來)

甲：(一邊走，一邊說，直去裏屋。)哈哈……那個女人，我的我……(推門不開，怒。)喂，門，開！

劉：（咳嗽）……唔……

甲：喂，門開！說着拖劉老闆過來，但劉老闆咳嗽的更厲害，兵更怒，一槍打倒劉老闆，然後，反身向陳先生。喂，門開！

陳：唔……（說着隨去開門，但當兵不大注意時，一下子就打過去，其餘的人皆衝進來包圍了兵乙丙，劉老闆也從血泊中爬起來打死兵乙。然後，甲乙均斃，丙逃，元勝和老媽媽等人追出去，稍停，外面幾聲槍響，屋內大驚，以為受軍包圍，但一會兒，趙元勝等含笑攜槍彈返，趙元勝臉上也掛了彩。）

嫂：（走向元勝面前）怎麼，你受傷了？

趙：不要緊，跟鬼子拚的。

嫂：好，你也給我一支槍，讓我也去殺幾個鬼子！

陳：好，現在大家看看我們有槍了吧？記住，以後就奪取鬼子的槍給我們自己！

趙：咱們要把鬼子的大砲都奪過來！

劉：（從血泊中爬起來）陳先生……陳先生（拉着陳的手）我……盼望你們……年

青的小夥子跟××鬼子拚到底……早些救咱們的同胞跳出鬼子的火炕啊……我
老了……完了……可是……可是……我還打死一個鬼子呢……（語畢含笑氣絕）

（老媽媽這時候抱着兩隻皮靴子得意洋洋的跑進來，走向元勝。）

老：（笑嘻嘻地）元勝，這是我從鬼子腳上剝下來的，你穿上。（大衆笑）

趙：我不穿，老媽媽，穿皮靴子不好走路。

老：不行，你穿上。記住這是我從鬼子腳上剝下來的，穿上……要是我的兒子小福不死，這
雙靴子是要給他穿上的。那他該多麼高興啊！

趙：好，讓我背着吧。

老：不行，穿上！

陳：好媽媽，就叫他背着吧。

老：（笑嘻嘻地）好，如你就背着吧。

陳：現在大家把從××鬼子手裏奪取過的槍，子彈都背起來！馬上準備再跟鬼子拚，因為剛纔的幾聲槍響，一定要被鬼子們聽見的，他們一定馬上會來更多的人來包圍我們的，那麼，我們就跟他們拚，大家一齊幹，一定更能奪過來好多槍和子彈的，更會多殺死××鬼子的。

衆：好極了，大家馬上去拚啊！

陳：老媽媽，老媽媽，老媽媽不在。

衆：老媽媽！老媽媽！

陳：元勝你快去看看老媽媽！

（元勝急忙跑出去，但剛至門邊，老媽媽抱着一團刀斧鋤頭之類的東西走進來，一聲不響地把刀斧等分散給衆人。）

衆：老媽媽，這些東西有什麼用啊？

老：（先是不理他們，到後被衆人逼問得發了脾氣。）陳先生不是說過什麼東西都是武

器嗎？

陳：對，一切的東西都是我們的武器！可是，媽媽，現在再辛苦你一趟，請你馬上再去山上告訴那些朋友們準備來殺鬼子！

老：好，我就去，可是！（十分不高興地）你……你又說辛苦了。

陳：（怕傷了她的心）好，媽媽，以後我不再說了，以後，我們都是朋友——好嗎？

老：（她笑了）那才好呢，我們都是朋友啊！

陳：那麼媽媽馬上就去告訴山上的朋友們準備吧！

老：好，我就去……可是這兒……這兒有一塊錢，和兩個雞蛋（說着順手就掏出一塊錢和兩個雞蛋來，含着淚）……這是我的最後的一點家產了，就請陳先生你收下吧，給打鬼子的朋友們買點什麼吃吃也……也算我這個沒用的老……老太婆盡了一點救國的……

（她說不下去了，含着淚，帶着笑望着大家慢慢的退出去。大家皆被她感動了，陳先生

望得發呆，他也掉了淚，稍停，遠處一聲槍響。

聽，這一定是鬼子來包圍我們了，好朋友們，拿起我們的武器來，去殺鬼子！

衆：去殺啊！（都拿起槍，刀，斧頭……）

（隨着陳先生一起衝出去。接着外有雜亂的槍響，在槍響與衆人的吼聲中——幕落）

（戰地）

我們打衝鋒

尤兢

羅店鄉間的河邊，幾株高低的楊柳下，一座菌樣的牛車棚週圍，埋伏着一排我國兵。我們所能見到的是牛車棚內的一角。一挺機關槍後，坐伏着披枝帶草的將士們。

東北人：排長，我咀咒我發誓，我們東北人……

排長：你這些全是真的？

東：排長，您要我怎麼說呢？我，排長，我把這條命交在您手裏了，別的我還能怎麼樣？排長，可憐我們東北人，這這六年來……

排：黃棟樑！

黃：有！

排：你去換崗，調梁國光下來，

黃：是！

排：特別警戒，遇到敵方有東北人，東北口音，得特別留心，（看東北人一眼）鬼計多端，別

再上了當！

黃：是！

排：特別是今天，「九一八」六週年紀念日，敵人也知道這個，所以特別利用東北人……

黃：是（走）

（東北人難堪地）

李國治！

排：有！

排：把他領到連長那兒去，說是捉到了一個奸細！

李：是！

東：我不是奸細，我是……

排：（對東北人）請到我們連長那兒……

東：排長，你相信我，我代表在這兒羅店敵方壕溝裏的二百個東北同胞，請你相信我，我們

……

排：

對不住，這個問題實在太大了，你想在這兒，在這羅店的敵方戰壕裏，有着二三百個東北老鄉，把槍口對準我們打，而你現在突然跑過來，說是今天晚上，唔，今天晚上這個問題實在太大了！李國治，把他帶去！

是！

李：排：

你說這兒等着連長的命令。

李：是！

（梁國光上，看着李領受傷的東北人下。）

排長！

梁：排：

是黃棟樑換你的班不是？

梁：

報告排長，是的！

排：方纔的那個東北人是你抓來的，是不是！

梁：是的！

排：怎麼回事？

梁：報告排長，我在那邊放哨，他從棉花田裏爬過來，叫老鄉，我一聽是東北人的口音，排長，前幾天敵人方面不是常有東北人叫「老鄉，不要開槍」，「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些話，騙我們去上當嗎？

排：唔，上面有命令，不許理會他們的。

梁：所以我就不管老鄉不老鄉，給了他一陣槍。

排：他沒有回槍？

梁：沒有。我知道他受了我的傷了，我還是不去理他。等了很久，除了他的哭聲之外，沒有別的動靜。排長，他老哭老哭的，把我的心可哭酸了。排長，你知道他哭得多傷心！

排：唔，他在這兒也哭得怪可憐的。

梁：排長，不是麼？他總是我們的老鄉呀！

排：所以你……

梁：我正在打算去不去看看他的時候，他爬到我前面來了！他說他快要死了，他請求我在他死之前，把一句話，一件事告訴我們。

排：就是他們準備今天晚上反正這句話是不是？

梁：是的，他說了，可是我不敢相信呢！

排：你們沒有問他，怎麼能夠逃出來的？

梁：說是昨天敵人逼住他們向我們衝鋒，他在火線上自己打了自己一槍，假裝死了，找機會躲在死人堆裏，今天偷偷地爬過來的。

排：唔，方纔我問他也是這樣說的。

梁：噢，天快黑了，怎麼晚飯還不送來。

排：是下雨天，所以黑得早一點……

梁：排長，你說這件事情是真的還是假的？

排：什麼事情？

梁：方纔這個東北人說的，今天晚上反正在的事情？

排：就恐怕是敵人的苦肉計！方纔這傢伙說不定是奸細！

梁：那末怎麼辦？

排：我把他交給連長去辦了。

（伙夫上）

伙：報告排長，伙食送來了！

梁：今天怎麼這樣遲，你瞧天已經黑了。

伙：他媽的，今天伙食隊又被敵人的飛機炸了。

梁：那末……

排：好，乾糧也一樣。

伙：這是後方民衆慰勞隊送來的東西。

梁：有棉背心沒有？這樣的天，晚上在戰場上可真有點冷了！

伙：棉背心可沒有，吃月餅吧。

梁：月餅？

排：呵！今天是「九一八」，明天是中秋節了。

伙：（分配東西）排長，這兒一排兄弟們的東西，是留給您，還是……

排：勞駕你分派一下吧，他們就埋伏在這附近的棉花田裏，前面有個哨兵。

伙：是（下）

梁：（吃餅）這是什麼月餅？怎麼，餅子中間有一個窟窿呢？

排：呵，這叫「光餅」。

梁：光餅？

排：兄弟，你是廣西人，怪不得你不知道，這光餅是明朝戚繼光將軍打寇的時候給兵士串在身上吃的乾糧。

梁：呵！寇就是××鬼子不是？

排：對了，那時候×寇也像現在一樣的在我們中國沿海一帶殺人放火搶東西，是民族英雄戚繼光將軍把他們打走的。所以沿海一帶的老百姓吃光餅紀念這位民族英雄。

梁：排長，我們應該報告師部，叫後方老百姓以後不要送麵包給前線的弟兄，儘送這光餅吧。

排：爲什麼？

梁：這兩天我聽到麵包這兩個字就生氣，生氣，奇怪了！

排：我在前面放哨的時候，遇到敵人隊伍裏的東北人，他們就叫「老鄉肚子餓不餓？咱們這邊有麵包牛奶，過來吃吧！」我聽着真生氣。他們有的還說：「老鄉，你們一天吃幾頓

飯，咱們這邊每天吃五頓呢，過來吧！

你們怎麼說呢？

梁：我說亡國奴的東西，亡八蛋纔吃！真他媽的不要臉！

排：方纔那個東北人對我說，這些話，全是敵人用槍尖逼着他們說的。
梁：逼着說就說了，這些貪生怕死的東西！

（黃棟樑上）

黃：報告排長，前面發現敵人！

排：敵人？

黃：是敵人隊伍裏面的偽軍，東北人！

梁：又是他媽的東北人！還叫老鄉，老鄉麼？

黃：怎麼不叫，我可沒有理會他們，

排：人數多不多。

黃：黑洞洞的也看不清是多少，聽聲音好像人數不少！

排長，怎麼辦？

排：打呢，恐怕真的反正過來的！不打吧，又怕中了敵人的鬼計！

黃：那末……

排：（大聲）命令，前面敵人準備，上刺刀，臥倒……

（一陣上刺刀聲，梁黃睜動機關槍。）

聲：老鄉，不要開槍，咱們都是老鄉！

梁：媽的，老子的槍認你們做老鄉！

（上）排長，一個人爬近來了！

準備！

聲：老鄉，咱們……

兵：啦！（一槍打着那個人）

聲：（第二個聲音）我們是反正過來的呀，老鄉。

黃：反正。

排：不要中了敵人的鬼計！

聲：老鄉，咱們都是中國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梁：媽的，你們在敵人隊伍裏已經打死不少我們中國人了！

黃：排長，瞧不止一個人呢！

排：讓機關槍認老鄉吧！

聲：（哭音）老鄉，你們不許咱們反正麼？你們不肯把咱們從敵人手裏救出來麼？咱們……

排：反正說得好聽，我們不會再上當了！

聲：我們是真反正，我們不是派了一個代表來見你們了麼？

梁：排長，他是說方纔那個傢伙。

排：哼，代表，你們的代表，早被我們連長扣留了！

黃：排長，快，前面許多人來了！

排：（命令）開槍！

（機關槍聲，步槍聲。）

（前面）老鄉，老鄉！

聲：（後面來的）弟兄們，不要開槍！

（連長和那個東北人上）

排：連長，怎麼回事？

連：他們反正是真的。

梁：真的？

連：今天「九一八」的晚上這一帶敵人隊伍裏的東北人，說好了反正的。

排：那麼，現在……

連：歡迎他們過來！

東：（對前面）口令！

聲：（很多聲音）血債！

東：血債，六年來的血債，今天算清一部分了！（大聲）同胞們過來！

（大批東北人上，有流着血的。）

連：歡迎東北同胞！

東：（多人）中華民國萬歲！

東：（第一人）今天，今天我們……

排：（上前撫着傷的）對不住，方纔開槍，打了你們！

東：你們應該的，因為咱們實在……

排：你們要反正，爲什麼不早些日子……

東二：沒有機會呀，你們知道敵人監視我們多麼兇！

東三：在敵人的槍尖之下，逼着咱們叫喊，叫老鄉，不要開槍，騙你們上當的時候，咱們心上

真比死還難受！

梁：你們怎麼會肯從東北到這兒來的呢？

東一：我們本來是張海鵬的隊伍，九一八，六年前的此刻時候，他投降了，我們就受了敵人的監視，這次敵人把咱們的家小都扣了起來，強迫咱們上了兵艦，送到這兒來……

衆：唉！

連：現在好了，諸位都過來了。明天送你們到後方去修養去吧！

東：不，連長，我們不要休息，我個願意去打敵人，我們知道敵人隊伍裏的情形，我們願意打衝鋒！

東：（多人）我們打衝鋒！

（前面槍聲）

（衆聽）

東：敵人追來了，我們衝過去！

東：連：

衝！

（多人）我們打衝鋒！衝殺！衝殺！

（衆衝下）

（救亡日報）

漢奸路

姚時曉

時間：一九三七年八月中。

地點：上海某租界。

人物：馬老寶 四十歲，紗廠男工 二十多歲，小牛皮 二十五歲，女工 十

幾歲，談老三 三十七歲，救護隊員 二十七歲，搬夫甲 二十多歲，羣衆乙 二十多歲。

佈景：是在露天，不拘何種形式：弄堂口，或馬路僻靜處，或空闊草場上，或是老虎灶附設的小茶館門口都可以。

戲開始時，馬老寶與小牛皮談老三並着肩膀，擠着頭，且談且走地過去，模樣兒很神秘，好像怕人偷聽似的，不時回頭左右盼顧。

馬：喂，你們瞧那邊馬路上。

小：（手裏拿個衣包）他媽的，難民不少啊！

馬：（冷笑）哼，這批難民呀，大多數是紗廠工人，全是昨天從楊樹浦一帶逃出來的。直到今天還沒有收留他們的地方呢。（得意地微笑）

談：嗯，這倒是很好的機會。

馬：可不是嗎，所以你們現在混進去頂泰山（註：滬語靠得住的意思）頂有把握；如果等他們有了收容地方，那就難了。

談：對了，而且還不容易帶他們走呢！

小：那麼倒底我去還是老三去？

馬：我看……還是你們兩個人一道去。你呢，裝難民混進去，勾他們出來；老二，你就站在旁邊望風（註：滬語守望的意思）看見難民救護隊裏的人，你馬上發鈴子（註：流氓切口其意即打暗號）給他！

談：曉得，曉得！有我在旁邊望風，包你沒事兒。（對小牛皮）你盡管放大膽子幹着，祇要不

露出馬脚來，那就準不會鬧亂子的。

小：我知道，老實來，我們先來商量商量，你說，我怎樣可以跟他們交口呢？

馬：噴，這還不容易嗎？

小：他們看見我是生人，也許不相信呢？

談：（偏要插嘴）咳！你先得跟他們打熟了，就好辦了；我告訴你，你假裝也是個紗廠工人。

他們如果問你，你就瞎說是什麼廠裏逃出來的，等到打熟了，然後你再用話去試試看；比方說，像這樣沒有吃，沒有住，坐在露天風吹雨打的，總不是個好辦法囉；或者，造個謠言，喂，馬老板，我看可以造個這樣的謠言，就說難民收容所是騙人，是在外面騙錢，不會收留他們這班苦人的。他們這樣一聽啊，一定會急起來，那你便可以趁此引他們出來了。

小：（起先不服氣，後來也不覺點頭微笑。）對了，假使一害怕，這事情就成功了，祇要再用「達拉司」去引誘一下，我看這班傢伙，十個有九個會上我的鉤，不過只怕是他們聽

馬：了這個謠言並不急，操他媽，那可麻煩了！

馬：你要他們急，這還不容易嗎？

小：另外有什麼方法呢？

馬：昨天大世界門口，不是從中國飛機上落了兩個炸彈下來炸死了很多人麼？這個你又可以吹牛了，你可以說，這是中國飛機看準了丟下來的，有意要炸死他們，你還可以造謠說，今天說不定還會來丟炸彈，這一嚇，你一定可以帶他們走。

小：這恐怕會給他們拆穿吧？

馬：傻瓜，這班東西懂個雞巴。

小：好，我就去，喂，你們看我這個樣兒，像不像難民？

馬：他媽的，難道還得在你頭上寫着「難民」兩個字纔像嗎？

談：哈哈，小牛皮你真是不懂得吹牛皮啦！

小：你不要專門埋怨人，你自己也得提起精神來纔行啦，嘴巴用我的，眼睛得用你的了，可

別老槍（註：即鴉片烟鬼）式的沈着臉兒打磕睡，給他們軋出苗頭（註：流氓切口意即看出破綻）可不是玩的。

談：

啊，你放心好了；其實也沒有什麼可怕的，我看難民救護隊裏這班小鬼，都是些學堂裏出來的小孩子，這班傢伙不是頂容易對付嗎？不是我談老三吹牛，咱們眼睛一霎嘴一歪，就可以把他們混過去了，你還把他們放在心上，你真……

小：

唉，不是——

馬：

（急躁地）呵，得了，得了，嚕嘛個雞巴，快點走吧；我在那邊小茶館裏等你們回音，把上了鉤的帶來見我，可是，別找上些老頭兒，要那些年輕力壯的纔有用處，還有那些——

談：

（見有人走來即打斷馬的話）哼，有人來了，喂，小牛皮，我們走吧。

馬：

老三，（從身上取出個紙包）這個帶去。

談：

這是什麼？

馬：

你別問，你過去把這個包裏的東西，順便放進難民喝茶的那個缸裏，懂嗎？

小：談：

（會意地微笑）哦，知道了。

（和馬互相使了眼色，便跟老三走了。）

（馬老寶拿出香烟來，靠近牆角燃着了火，同時搬夫甲乙垂頭喪氣地上場。）

（突然地）喂！

（吃了一驚）哦，馬老闖。

上那兒去？

（苦笑）那兒去，還不是空着肚皮睡馬路嗎。

（故意地）你們家呢？

家在虹口，怎麼能過去，××兵在那兒到處亂殺人。

我不是聽說你還有個老婆嗎？

別提啦，前天早晨帶着我老婆，空着兩隻手逃出來，跟着很多難民一同想逃到租界上來，倒霉的，不想在路上偏碰到××兵敗下來，殺不過中國兵的氣，就發在我們身上，對

我們一陣亂殺，我和老婆就在大家亂逃的時候衝散了！我到處尋找，直到現在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馬：那麼你現在預備怎麼辦呢？

甲：還有什麼辦法，過一天算兩個半天，弄到毫無辦法的時候，乾脆就上前線和××兵拚了！

馬：哼哼（冷笑）

乙：現在能夠找點活幹，祇要有口飯吃也就好了，偏偏連在租界上找點小事也難弄，要找工作，我想總可以，我這兒有很多事，正想找人幫忙呢。

乙：（大喜）呵，馬老闆那麼我也去好不好？

馬：好呀，不過隨便什麼事，我叫你怎麼做，你就得怎麼做，不能——

乙：自然囉，以前你馬老闆雖然沒有找我做過，不過毛發（指甲）他是一向知道我的，我從來不偷懶。

甲：（冷冷地）馬老闆，到底叫人幹什麼去呀？

馬：幫人家搬東西。

乙：在那兒呀？

馬：在虹口。

乙：唔，給人家搬家嗎？

馬：不是。

甲：是不是又給人運米？

馬：唔，不過不全是運米，另有許多別的事情。

乙：這個，運米是從虹口運到那兒呀？

馬：不是虹口運過來，是從曹家渡五角場運到虹口去。

乙：虹口還有誰家要米？

馬：你去就去，管它呢！到了那邊還有別的事情呢。

甲：（對乙）阿唐，我們走吧。

乙：我……（微搖頭，叫甲先去，甲不懂乙的意思。）

甲：你不走嗎？我先走了。

馬：（恨恨地對甲）毛發，你要怎麼樣？

甲：我……我想去找我的老婆呀。（回身就奔）

馬：（厲聲）喂，慢着。

甲：幹什麼？

馬：我有話跟你說。

甲：現在就快說吧。

馬：你到那兒去找你的老婆？

甲：那邊有批難民，先過去看看再說。

馬：我想不會有的，你們不是在虹口走散的嗎？我看你就跟我到虹口去找她吧；你如果肯

做工那邊有二塊錢一天，不是很可以賺點錢嗎？

甲：我不去。

馬：怎麼，你不想找工做嗎？

甲：這種事我不幹！

馬：那末運米你去不去？

甲：（搖搖頭）

馬：你不要不識時務呀，這時候不弄點錢，往後想到錢用，就沒有機會了；我倒完全爲了你的想法子，我自己不過做個中間人，老實說沒有多大好處的。

甲：你的好處，我管不着，我不願幹，我不想發財，所以我不去。

馬：你不想發財？那麼你以前怎麼會跟我們去運米呢？

甲：（憤怒起來）以前，以前我不知道你們幹什麼勾當，誰知道我們搬運的糧食是買給

x x 人的，我們以爲叫我們搬運米糧的，一定是位大老闆，誰知道原來是個大奸商。早

知是給漢奸利用了當走狗甯可餓死也不願幹！

馬：（冷笑不止）哼哼！甯願餓死也不幹，真的挨起餓來，恐怕沒有像這樣說的漂亮了吧？

甲：這有什麼漂亮不漂亮，現在不是已經餓着肚子嗎？哼！別瞧我人窮，志氣可並不窮，爲了錢，橫着良心去當走狗，那可不算人！

馬：（氣極）好，很好，我瞧着你，以後你可別想在上海找工做，你如果還想在這個碼頭上要飯吃，哼！那可不要碰着我，老實告訴你，有我馬老實在這裏，你別想活！

甲：你不讓我活？你有什麼法寶，你使出來，我可在這兒等着瞧；若不然，請你先瞧瞧我的顏色。

乙：毛發，你不要這樣慫。

馬：你打算怎麼樣？（逼過去）

甲：我——我要你死，（說着搶上一步，把馬的帽子搶在手裏）這就是你當走狗的證據，阿唐你快去叫警察去。

馬：

（急急摸出手槍）你敢，你們要命嗎？誰如果活的不耐煩，就去試試看！（甲乙被逼後退）你的顏色呢？拿出來呀！（此時前面難民隊裏忽然有亂哄哄的聲音，馬慌急）快把帽子給我，（甲不肯交還，馬更逼近。接着談老三隨着一片喊打聲逃上。）

（後面羣衆聲音，抓着他，別讓他逃了，追上來啊！）

（拖着談）老三怎麼了？

談：馬：

糟了，糟了，出毛病了！

（甲乘機奪馬的手槍，馬與談圖逃，被甲止住。）

甲：

不許動，誰想逃就叫你們死。（紗廠男女工人與羣衆上場。）

女：

（指談）就是他，就是他。

甲：

朋友們，他也是，他是條大走狗！

衆：

打呀，打死他！（擁上去）

甲：

慢，朋友們，這條狗太可惡了，讓我先來講給大家聽聽：他的名字叫馬老寶，是個管搬運

工人的包工頭，一向在虹口匯山碼頭這些地方替××人找工運貨的；近來上海有些奸商把糧食賣給××人，也是他包運的。前幾天，他叫我們到曹家渡萬順米店裏，裝運了兩卡車米到匯山碼頭，當時我因為不曉得，所以上了他們的當；今天我在這兒碰到他，這走狗又想引我去，還說甚麼到虹口幫××人做事情，有兩塊錢一天，他想用錢來引誘我們，還想威逼我，你們看可惡不可惡！現在他的手槍已經奪在我手裏了，還有他當走狗的證據，也在我手裏，現在你們大家看看，這走狗的證據。（高舉起手裏的帽子，在帽子的裏層的頂上露出一個紅的圓點。）

女：哦，原來他們是一夥兒；這老槍也是個壞蛋。我親眼看見他，把一包藥粉偷偷地放進那邊的茶缸裏面去。

男：好狠心的！你媽的想毒死我們難民嗎？（把談打在地上。）

衆：（擁上去）打呀，打呀，打死他們啊！（此時難民救護隊員上場。）

救：喂，什麼事，大家不要瞎打！

衆： 救：

（亂做一堆，只顧亂喊亂打）

（拚命擠進人叢裏，大嚷着）大家不要打，聽我講話，喂！不要亂打！（把大家攔住了）

諸位，我們先應該問問明白——

男： 救：

（不服氣）已經很明白了，確實是漢奸，還問什麼？

不，不對，即便知道確實是漢奸，那就更應該問得詳細一點；因為這班漢奸，決不就是這一兩個，他們一定還有許多同黨，而且或許會有漢奸的機關，假使你們馬上把他打死了，那末什麼也問不出來了！所以現在即使抓着了漢奸，必須叫他招出來他們的同黨，他們的機關，然後我們可以把他們一網打盡！

衆：

對啦，叫他們招出來！

男：

快點招出來！

談：

我——我是不知道的。

女：

他是下毒藥的。

甲：他們是一夥，他是招工的工頭，一個大漢！他一定知道。
救：叫他先講，他們的同黨在什麼地方？
男：講，快說！不說嗎？不說老子就打死你！（說着就打）
馬：啊呀！別打呀，我說我說。
救：讓他說你的同黨呢？
馬：就祇曉得一個。
救：到那兒去了？
馬：就混在那邊難民裏面。
女：混在難民裏面幹什麼？
甲：不是招工定是下毒藥！
談：是不是招工。
男：（猛然大悟）啊呀！

救：諸位別吵，我還有話說。（衆漸靜）諸位，請鎮定一點，聽我幾句話，我們前線的勇士們

整天整夜的在跟敵人拚命；我們後方的民衆幫助政府來偵查奸商，制裁漢奸，本是應盡的義務；但是，諸位，我們不能這樣瞎幹，這樣的亂打是沒有用的，我剛纔已經說過，漢奸走狗決不會祇有這二二個人，他們有同黨，有機關，所以我們要一網打盡他；不過這樣還是不夠的，我們應該更退一步地想想，爲什麼一樣是中國人，有的會變成漢奸呢？能夠明白了這一層，那纔能夠找到清除漢奸的最根本辦法。但是要做到這一點，那必須要發揮我們民衆與政府共同的力量，我們大家必先組織起來，有計劃，有指揮的去幹，纔能使漢奸走狗無機可乘。假使你們這樣祇曉得拳頭痛快，那有時候甚至於錯打了好人，這就反而給敵人笑話了！

衆：對的，我們要組織起來，打倒漢奸。

救：諸位，但是我們也不必大家全去打漢奸，我們可做的事情多着呢？你們瞧，那邊馬路旁邊不是有很多的難民嗎？但是諸位，這還不算多，還有幾千幾萬，像這樣露宿在馬路旁

弄堂裏或是流浪在街上，掙扎在敵人手裏受難的同胞，這不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嗎？這些同胞不是很可能受敵人的利用嗎？諸位剛纔就是個很好的教訓，假使我們的避難同胞，也有組織，有訓練的話，那末剛纔混在裏面招工的那個漢奸，一定逃不了，大家也決不會弄得亂闖。所以我希望諸位趕快組織起來，每人就自己的職業，環境，技能，找一項後方工作來訓練自己，那末我們民衆纔能和前線將士們連成一氣，纔能應付中華民族的生死關頭，纔能爭取我們最後的勝利！

先生，我不願意在這兒當難民，白吃飯不做事，我願意幫助大家做事！

我要去跟敵人拚命，請你把我送到前線去！

把我們大家組織起來，我們要工作！

諸位請你們靜靜，你們要知道，這兒是租界，在租界上是不許我們開會演講的，現在我們再不能多講了；諸位即使都願意組織起來，那就請各自去加入別的團體，或是自動地組織起來，現在把漢奸交給巡捕，移到公安局去辦理，大家快走開吧。（飛機聲）諸

位敵人的飛機又在我們頭上了！我們別集在一起，大家各自散開！

（救亡日報）

榮譽大隊

趙明·呂復

時：地：人：

抗戰期間。

後方醫院。

何德潤——傷愈士兵，性懦弱。

張金標——傷腿部未愈，有骨氣。

吳大鵬——傷愈士兵，粗暴而良善。

趙得功——傷愈士兵，綽號小抖亂。

馬天民——傷愈士兵，爲人正直。

看護。

警官。

慰勞隊男。

慰勞隊女甲——何德潤的妹妹。

慰勞隊女乙。

慰勞隊員若干人。

榮譽大隊若干人。

景：

一間病房，兩邊有門通過道，中間開着一排寬大的窗子。室內除了必要的病床茶
几外，有一張小圓桌。

幕啓，傷兵正在早餐，何德潤靠在自己的床沿上吃飯，他的面部被炸傷不很厲害，
現在雖已治好，但是怪難看的疤痕已經改變了他的面相。張金標受傷較重，還沒全好，
因為行動不便，所以捧着一碗飯靠在床上。吳大鵬，趙得功，馬天民，團團圍着張桌子，或
坐或立的吃着，他們的活潑自在的動作，顯示着他們的傷是已經好了，快要出院了。

（不悅地搗着菜盆）他媽的，這是什麼鳥菜啊！

趙：吳：
（打趣地）青菜豆腐湯……怎麼吳班長今天有醬鴨吃，就不高興青菜豆腐湯了嗎？

吳：趙：

他媽的算你神氣，買了兩手錢，醬鴨就了不起啦！吃了你兩塊，還不夠油一油嘴呢！一兩塊醬鴨，一碗青菜豆腐湯，老鄉，別說你不過是一個老班長，就是當官兒，上前線有這吃的算你運氣。

吳：

哦！他媽的，小抖亂，講到上前線，老子三天不吃也不在乎，可是這兒是後方醫院啦！老子是來休養的啊，你們媽的祇管囔囔，你嘗嘗這滋味兒，一點鹹味兒都沒有，我又不拉肚子，害痢疾！

馬：

算了，算了，小抖亂，多請吳班長吃幾塊醬鴨不就得了？

趙：

這還有說的老牌班長，小抖亂，咱們哥兒倆還有說的哈哈……再來一塊，再來一塊……（送醬鴨給吳，吳佯怒用筷子擊落在自己碗內。）

衆：

（同聲）哈……

張：

怎麼，小抖亂，就不請我吃一塊嗎？

趙：

喂，張金標，有有來，來，一家一塊，公平交易。（送醬鴨給張，馬。）何老弟也來一塊，來一

塊。(送醬鴨給何)

何：小抖亂今天大請客了。

趙：噯，大請客，小抖亂大請客，哈哈，那末剩這一塊該是我小抖亂的了。(夾醬鴨往嘴裏送，冷不防被吳一手奪去，納進嘴裏，大嚼起來。)

趙：噁，他媽的！

衆：哈哈……

趙：(赧然微怒)吳班長，這，這你太不夠朋友了。

吳：不夠朋友？老子借錢給你請客，還不夠朋友？請你吃兩下老拳，纔夠朋友嗎？小子，你忘了是誰借給你一隻戒指和八塊錢了嗎？你他媽的請客，軋朋友，擺闊，是誰給你撐腰啊？

趙：(意欲爭辯)

吳：你還不服他媽的老子揍你！

馬：算了，算了，自家人吵什麼！

何：吳班長，別給警官聽見，待會兒又挨罵。

張：對了，吳班長，都是自家人，不要弄假成真呀？（何馬上前解勸。）

趙：那兒話，老牌班長和小抖亂就從來沒有認真過，對不對？（向吳）哈哈，有你的，老鄉，有你的，有你的，你成功，我失敗，失敗乃成功之母，算我有你這好兒子！

吳：（揮拳欲擊）他媽的，揍死你這小雜種！（趙逃避）

馬：飯冷了，快點吃吧。

（何馬各自收拾餐具，放在桌上。）

趙：不吃了。

吳：再吃就是雜種！吃這種烏菜還不如回到前線去吃光餅的好呢。（取烟）

（馬將餐具收拾停當，隨帶餐具自左門下，趙近吳身，爲吳點火。）

趙：噯，班長，我們在羅店啊，他媽的兩天沒有飯吃，伙食送不上來，真教人難受，後來全虧了送來一大包「抗敵餅」，纔保住了性命，若不，就是不變成砲灰也變成餓鬼啦！

吳：可不是？那時敵人向我們衝鋒，首先我迷迷糊糊的聽見了脚步声，我說：小抖亂，注意敵人前進！可是，老天爺，我連眼也花啦！我祇聽見敵人的手提機關愈響愈近，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住了那機關，達達達……一陣打……

趙：我擲下手榴彈。

吳：（鬆了一口氣）敵人退了，小麻皮——那個蠢貨，中了敵人的槍彈倒在我的脚下，我呢，也倒了。心裏還在想，這一下子竟死在××鬼子的手裏啦！我吳大鵬當了八年班長，這一下子我吳大鵬可完了。

趙：你就是那一仗帶了花。

吳：是啊，沒有想到我還沒有死。

趙：虧得後來送來了「抗敵餅」，若不，你這榮譽紀念章只有閻羅王給你戴了。

吳：可不是？噯，那時候「抗敵餅」可真好呀，我雖然帶了花，可是還吃了一大包。真他媽的，現在老待在這兒，死不了，吃青菜豆腐，真不高興。小抖亂，我真想回到前方去，找幾

個××鬼子殺個痛快纔稱心，在這兒天天警報，天天聽着××飛機下蛋，真氣人。

何：

在前方還不是一個樣兒？那回我們剛開上去做預備隊，××飛機就整天在頭上轉，炸彈像雨一樣的兵令兵郎直望下擲，嚇得我老是伏在戰壕裏頭，一動也不動，可真嚇人！以後不知道怎麼耳朶聽得轟隆一響就什麼也不知道啦！等到睜開眼來一看，已經睡在後方醫院裏，這纔放下心來。心裏想，這次總算運氣，還沒有丟掉這條命，可是我這臉，已經弄得不成樣兒了。唉……（取枕下照片觀看）過幾天能夠出院回去看看他們就好了。

趙：

嘿，又想老婆了，哈哈，讓我來瞧！（奪過照片）他媽的，憑良心說，真是不錯！（向吳）啊？

吳：

（不屑地）噓！

何：

（搶回照片）不要開玩笑吧，人家在這兒發愁，你總是嘻嘻哈哈。

吳：

你這傢伙真沒有種，發愁，整天老婆老婆的發愁，你還當什麼兵？你做了幾世和尚沒有娶老婆啦？這時候，救國還來不及呢，你却要討個老婆，真不怕缺德，當兵的上火線，誰保

得住不死啊？教小娘兒們做寡婦嗎？真缺德。我老吳從來就不打這個主意，等到傷好了再上前線去。（馬天民上）

吳：老馬，你們別動隊可有消息來了？沒有？

馬：沒有，我已經請院長打聽去了，傷好了還不出院，真教人煩心。

張：唉！我的傷不知道幾時纔能好起來。

馬：你別着急，警官不是說再過二星期就可以完全好了嗎？（向吳）前天看那個什麼劇團演的戲「再上前線」，把我們傷兵演的個個都是勇敢向前，要求再上前線殺敵去，我看了就很難為情，可是有什麼辦法呢？我們有的找不到自己的部隊，有的師部又管不着。

吳：對了，我也這樣想，不過有什麼法子呢？

趙：（突然）有了，班長，我們還是到天聲舞臺看戲去吧？

吳：操你舅子，你要去自己去好了，（向馬）這兩天前方的消息怎麼樣？待會兒你問問看

護小姐看。

馬：剛纔我在那邊看見報紙，津浦線打得還好，就是平漢線不行，新鄉已經失守了。

張：新鄉失守了！

吳：新鄉是不是靠近鄭州的那個新鄉？

馬：是啊，而且敵人因為打不通津浦線，又改變了戰略，分兵三路，向山西臨汾包抄。

張：（憤擊床沿）他媽的！我爲什麼還不好起來呢！

何：老馬，南通現在怎麼樣？沒有失守吧！

馬：哦，你又想起家來了，這倒不大清楚，不過上次不是看護長已經告訴過你，那邊雖然接

近戰區，好久以前，被炸過兩次，可是一直就還在我們手裏嗎？

何：現在不知道怎麼樣。

（看護持藥盒入）

何：看護長，南通現在還在我們手裏嗎？

看：你看，你又問了。

趙：他又在想老婆了，哈哈。

看：噢，我不是已經告訴過你幾次？在我們手裏的。那個地方比較偏僻，一時大概不要緊。我不是給你寫過兩封信回去了嗎？你太太要是知道你的傷就快好了，一定很高興呢！

何：你給我寫的兩封信到現在還不見回信！

看：那也許是因為路上不好走，遺失了，或者還沒有寄到這兒也說不定。（解開何德潤的衣襟）再說，為國家民族負傷，是光榮的事，現在有許多太太小姐們都跑到後方醫院來服務，還不是爲了要安慰你們這些為國宣勞的戰士？若是××鬼子打到你們那兒的話，說不定男的都當了兵，女的——比方你太太啦，也和我一樣做起看護來呢！

何：那兒話，我老婆那有看護長這般才幹呢！

看：（欣喜地）你看，你胸口上的傷好了，已經結疤，就可以出院了。

張：看護長，快給我換藥呀！

看：來了，就來了，（向何）可以不用上藥了。

何：不再給我上一點。

趙：恭喜你何老弟，你也可以和我一樣跳跳啦！

何：看護長，我們那兒不是被飛機炸過嗎？

看：（上藥）啊呀，告訴你不要緊，你家不是在鄉下麼，炸是炸的城裏呀！

趙：老弟不要担心了，這樣想家還打什麼仗？瞧我小抖亂就不提一個字兒！

張：看護長，快給我換藥呀！敵人已經打下新鄉，我的家也快完了，我爲什麼還不好呢？

馬：什麼，你家在……

張：鄭州南邊兒。

馬：你爲什麼早不提起呢？

看：是你告訴他的嗎？真是，醫官知道了又要挨罵了。（向張）不要緊，新鄉雖然失守，可是

鄭州一帶我們有非常堅固的防禦，敵人是不会打下鄭州的，安心靜養吧，醫官說，再過

二星期就可以好了再上前線也不遲啊

張：是的，看護長，給我換一點好藥。

（看護替張金標換藥）

趙：老弟，我們看戲去，我請客。

何：不，我不去。

吳：他媽的你要去就自己去得了，幹嗎拉人？你有多少錢請客啦？

趙：嘖嘖，又是你行。又沒有拉你好，我自己去，我自己去。（學京戲道白口吻）噯，趙得功，

去也。（唱）一馬離了西涼界……（醫官持名單自左門迎頭撞入）

醫官：趙得功！

趙：（尷尬地）有。

醫：吳大鵬！

吳：有。

醫：馬天民！

馬：有。

醫：何德潤！

何：有。

醫：你們趕快收拾收拾，準備出發，編入榮譽大隊。

衆：什麼？

何：榮譽大隊？

張：醫官，沒有我嗎？

醫：沒有，你的傷還沒有好，那兒能出院呢。

吳：什麼時候編隊？

醫：待一會兒，你們快些準備。（欲走）

馬：可是醫官，我要回到別動總隊去，我已經請院長給我打聽消息了。

何：（猶疑地）警官，我……我也更歸隊，到××師去。

警：這怎麼行呢？你要這樣，他要那樣，這事情辦得了嗎？這是公事！（匆匆自右門下）

（大家目送警官去後，吳趙相顧茫然，小抖亂尷尬地笑着，何馬互相傳遞着猶疑的眼色，張金標掙扎起來。）

張：看護長，我爲什麼不能出院呢？我已經可以走了，給我請求警官，讓我也加入榮譽大隊吧！

看：可是你傷還沒有好呀，你看這里還沒有合口，再過兩星期就好了，耐心點兒！（紮好傷處）

張：不，我可以走了，你不信，我走給你看看……（掙扎欲起）

看：快別動。這樣保不住要發炎的！靜點。

張：不，我待不下去了！他們都走了，就留我一個，我待不下去呀，看護長！

馬：張金標，我不走的，我一定要等別動總隊的消息。我請求院長把我留下來陪你好了。

吳 (整理什物) 這辦得到嗎？還是跟我們一道去，別動總隊榮譽大隊，還不是一個樣兒。

打××？

馬：可是總沒有自己的部隊好，合得來，而且別動總隊的任務和普通隊伍不同……

吳：不過，你若是找不到別動總隊呢？你就在這兒待一輩子嗎？

馬：這什麼話？我不過要等得到一個確實的消息。

吳：等等，等到鬼子打下鄭州，打到漢口嗎？

馬：我們別動總隊的弟兄們素來講義氣，重朋友，我們甯可死在一塊兒，也不願意分散的。

吳：這我可要給你辯一辯了，喂！我問你，還是講義氣要緊，還是打××要緊啊？你他媽的別

固執了好吧！

對，吳班長說得對！

那麼，你說怎麼樣呢？

吳：趕快收拾東西，跟我們一道走，沒有第二句話！

趙：對了，沒有第二句話，跟咱們哥兒倆走路，再上前線去！

馬：（動搖）何德潤，你怎麼樣呢？

何：（膽怯地）我要回到師部去……我，我的傷還只剛好，又要編隊，我不行啊，你呢？

馬：是說要等別動總隊的消息嗎？

何：是啊，可是，現在還沒有回音，也許隊伍散了。我想就跟吳班長他們一路去。

趙：我不行。

何：老弟，有什麼不行呢？剛纔我看見你的創口好了，沒有事兒，起來！

趙：不，不行，我不能去。吳班長，你說，我可以不去嗎？我做夢都看見我家裏的人，他們盼望着我回去，我至少要回去看看他們，再出來。看護長，請你替我求個情，讓我留下去，讓我陪着金標吧！再請你替我寫封信到師部去，請假一個月，讓我回家去看看他們，在我徵兵出發的時候，曾經哭哭啼啼地關照我，要我過幾個月就回去看他們一次。現在我出來已經五個月了，不知道他們怎樣？你說，我可以先不去嗎？吳班長（淚下）

吳：（淒然）我不知道……（眼光探問看護）

看：我也不知道呀！等一等問醫官吧，恐怕在這樣緊張的時候是不容易給假的，不過我給你說說看吧！

吳：（嘆息）唉，這個時候還想什麼家國都要亡了，真是，（搖頭）要不得，要不得！（突然怒從中來）噯，他媽，你有種沒有種啊？怕死嗎？怕死就不要來當兵！你他媽的老子當了八年班長，十年兵，上過百十次火線，帶過十幾次花，要死早就該投胎了，可是他偏不死，留着這條老命同××鬼子拚呢！你媽的真沒種！

張：何德潤，去，我不要你陪我，我若不是這條腿，我一定不會落在人後頭的！不要想家了。
看：吳班長。

何：（受良心責備，痛苦地乾哭。）是的，是的，我沒種，我沒種，媽啊——（嗚咽着）（醫官自右門上，何德潤住聲。）

醫：預備好了嗎？

吳趙：好了。

馬：報告醫官，我不等別動總隊的消息了，我決定參加榮譽大隊。

醫：好，何德潤呢？

何：我要等師部……

醫：什麼？

看：他傷口剛好，還有些痛，可不可讓他多休養幾天？

何：我這胸口還有些痛，我想一邊等師部消息，一邊再休養幾天。

醫：這怎麼可以呢？院長已經指定了！

看：可以替他向院長請求一下嗎？他實在是傷剛纔好，精神也還沒有恢復。

醫：這麼說，好吧，我去商量一下看，不過若是院長不答應，你還得編隊。聽見了嗎？

何：謝謝。

醫：鍾小姐，那邊三號病房的第四號鋪位，給他換一換藥。

看：
是。

（醫官向左門下，看護持藥盒向右門走去。）

看：
哎喲，又有慰勞隊來了。

吳，趙：
哦，慰勞隊？

趙：
班長，咱們真運氣，進院第一天就遇見慰勞隊，臨到我們出院了，又來了慰勞隊。慰勞隊一變就變成歡送隊，歡送榮譽大隊重上前線，哈哈……（得意洋洋）去，去，去，去。

（拉吳馬下）

馬：
（邊走邊說）忙什麼？反正要到這兒來的。

（靜寂，後臺傳出隱約的歌聲，何失神地躺着，被內心的痛苦嚙咬着。張勉強爬了起來，將一隻包着紗布的帶傷的腿踏在地下，試了試腳力，可是創痛幾乎使他跌倒了，他搖着頭坐了下來。）

張：
（自言自語）他奶奶，還是不中用……（把條傷腿搬了上來，獨自納悶的撫摩着。）

小何，要是院長不答應，我勸你還是把家忘了，跟老吳、老馬一起去。

何：

（面向觀眾茫然地）是的，我不該做沒種……可是金標，我天天做夢都夢見媽媽和我老婆，還有妹妹，他今年纔十七歲，要是給××鬼子打到我們那兒去……我真駭怕。不要煩心，他們自然會逃出來的。

張：

逃出來……逃出來又怎麼過活呢？

何：

這個還要你煩？你看那兒沒有難民收容所？看你這樣年紀青青，怎麼這樣老三老四地煩這煩那，你這個人真不該當兵。

何：

（失神地）金標，要是我編了隊，再上前線去，還能活着回來嗎？

張：

（詫異地）啊！你怎麼啦？

何：

一定不能再看見我的媽媽、老婆和妹妹了。打了一次仗，還沒有看見敵人的面呢，就變成這樣子。（從枕下摸出一個小鏡來，照着自己。）這是我的臉嗎？（絕望的抽噎着）這是××鬼子的炸彈炸壞的，恐怕我媽他們看見我都不認識了。（緊握鏡子撫摸着）

張：唉！沒有辦法（撫摩着傷腿）想去的不能去，能去的又不想去。

（傷兵吳趙馬引慰勞隊上，後面跟着看護）

慰男：

諸位同志，我們好久不見了，現在你們都好起來了吧？對於你們的受傷，我們感到無限的敬佩和關心，我們隨時隨刻都在希望着你們的創傷會逐漸痊好起來。今天我們來到醫院裏，滿眼都看到傷好了的同志，而且聽說正在準備着出發編隊，重上前線殺敵去，我們更感到意外的興奮，諸位都是曾經光榮負傷的民族戰士。在過去的抗戰史上已經寫下了不可磨滅的功蹟。這次編成榮譽大隊，一定更可以發揮你們更大的力量了！中華民族的解放和復興，都有賴你們的努力，謹祝諸位得到最後的勝利！

（傷兵拍手）

慰男：

今天我們帶來了一支新歌和一些水果，東西雖然微薄得很，可是我們不但把牠當做慰勞品，而且當做歡送各位榮譽大隊的戰士們的禮物了。現在請聽我們唱「慰勞

負傷將士歌」

慰女 「同志們！辛苦了！」

辛苦了。

爲了保衛國土，

你們在前線挨餓受苦；

爲了保護百姓，

你們在前線肉搏拚命！

現在你們傷了，傷了！

男女： 「你們的受傷，表現着你們的英勇；

你們的流血，表現着你們的光榮。

安心吧，同志們！

全國同胞都在祝福你們，

保重吧，同志們！

全國同胞都在期待你們，
祝福你，傷好了再上前線，
期待你，把敵人趕快消滅，
你們是民族解放的英雄，
你們是自由祖國的主人！
保重啊，同志們！

女乙：
（張吳趙馬留神細聽，唱畢拍手，只有何失神地流着淚。）
現在我們可以發慰勞品了。

（女乙，甲各捧水果，一分發，最後女甲送水果給何，何回身擬接水果，見女甲，突握女手，呆視之，水果落在地上。）

女甲：
（驚詫）啊，幹麼幹什麼？

何：
你，你，你不是德貞妹妹嗎？

大家：（同聲）啊？

何：你不認識我了嗎？我是德潤。

女甲：（由驚而悲）啊！哥哥！（抱頭大哭）

何：你怎麼來的？媽媽和嫂嫂呢？

女甲：媽……（為哭聲所斷）

何：快說呀！媽媽怎麼啦？

女甲：媽媽……還有嫂嫂全都死了。

何：媽媽和嫂嫂都死了？怎麼死的？

女甲：××飛機，××飛機炸掉了我們的家，她們就給炸死了。（哭不成聲）

何：炸死了……（手拍床沿，手裏的小鏡子也碎然一聲擊碎了。）

女甲：就在你走後沒有多少天，××飛機就常常來轟炸，起初我們以為只炸城裏，不去管它。可是後來那一天，我在井上洗衣服，突然來了十幾架飛機，就在村子裏靠近公路的

那兒亂炸起來了！我駭得什麼似的，躲進樹林裏，伏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後來看見飛機去了，我趕忙跑回去，可是……（哭）房子已經被炸倒了，媽……可憐的媽和嫂嫂……已經被炸去了半邊……胳膊已斷了一隻。（哭不成聲）

女乙：不要難過了，何德貞。這一切都是因為××鬼子的殘暴，他屠殺了我們成千成萬的同胞，這絕世的仇恨，我們一定要用更多的流血來報復的！

女甲：是的。

大家：我們要報仇！

女乙：你看，這幾位負傷將士，他們傷好了就參加榮譽大隊，繼續殺敵去，就是沒有好的，他們……

女甲：哦，哥哥，你的傷好了呢？

何：（冷靜）好了。

女乙：你應該高興，歡喜，你不是常常記掛你的哥哥麼？現在無意中會見，真是不幸中的大

幸啊

女甲： 謝謝！

何： 妹妹，你怎麼到這兒來的？

女甲： 有許多難民一齊出來的，沿路不知道走了多少路，還坐過火車，那時候聽說南通已經有××鬼子了，後來在路上，遇見這個宣傳隊——他們這幾位先生看我可憐，也還認得幾個字，就叫我加入了。他們教我演講，教我唱歌，一齊作宣傳慰勞工作，他們告訴我只有這樣，盡各人的力量，去幫助軍隊，打倒××，纔可以替媽報仇。

女乙： 纔可以求得中華民族的自由和解放。

何： (送水果給張) 金標我去了。

吳、趙： (送水果給張) 我們再見！

馬： (送水果給張) 兩星期後，我們在榮譽大隊見！

張： (領首) 好，你們先去吧，榮譽大隊見！

慰男：同志過幾天我們再來看你，安心靜養吧，再見。

（醫官上）

醫：何德潤。

何：有！

醫：院長已經允許你休養一星期出院。

何：不，醫官，我不要再休養了。

醫：噢！你剛纔不是要求休養幾天麼？

何：（昂然起立）現在我不要了。醫官，我的媽和我的老婆都給××飛機炸死了，我的家都完了，我還貪生怕死嗎？（拿去胸前的紗布棉花）我要加入榮譽大隊。

吳：好，有種！

（集合號響，參加榮譽大隊的傷兵紛紛自右門入，穿過舞臺，自左們出，在窗外列隊，何、吳、趙馬各取隨身物件，窗外充滿了口令和腳步聲響。）

(慰勞隊男女醫官看護，吳，趙，馬相繼下場，何及女甲最後下。)

(出發號響，榮譽大隊在窗外走過，揚抑着歡送歌聲。)

「我們歡送榮譽大隊！」

我們讚揚榮譽大隊！

榮譽大隊萬歲！

榮譽大隊萬歲！

你們是民族的老戰士！

你們會予打擊者以打擊。

你們再去衝殺頑強的敵人。

你們再去繼續未完的功績。

你們帶着血的經驗。

教育着新的兄弟！

把敵人趕出去！

最後的勝利操在你們手裏！

我們歡送榮譽大隊！

我們讚揚榮譽大隊！

榮譽大隊萬歲！

榮譽大隊萬歲！

（張金標揮扎至窗口，和何吳趙馬招呼，慰勞隊揚着旗幟，唱着歌，隨大隊邁進，幕閉。）

附注：「慰勞負傷將士歌」是舒非作詞，舒模作曲。「歡送榮譽大隊」是沙蒙作詞。

舒模作曲。

(抗戰戲劇)

夜之歌

凌鶴

時間：一九三八年初春的深夜。

地址：某縣城門口。

人物：警察甲 年三十左右。

警察乙 不出場。

逃犯 年二十餘歲。

逃犯的妹妹 年比逃犯小三歲。

佈景：一個城牆的裏面，旁有路燈一盞，及一些樹木之類。但必須有一個垃圾桶及幾

塊石頭，幕開，警察甲從城牆邊出現，手提馬燈一個。

乙：老張你來了嗎？

甲：誰！哦，老王，你在那面守着？天這樣冷，半夜三更的，真倒霉，還要守着城門口。

乙：喂！通緝那逃犯的事情你知道嗎？

甲：聽見那矮子警長說過，可是囁哩咕嚕的聽不十分清楚。啊，這兒有一張告示，什麼，捉拿逃犯張振東，二十五歲，本地人。

乙：也是本地人？

甲：瘦長身材，小圓臉，大眼睛。

乙：還有什麼？

甲：右臉顴骨有一個疤。緝獲者賞洋五百圓。

乙：什麼，懸賞五百圓。

甲：老王，恭喜你發財。

乙：發財，我今天發了兩個耳括子，還被那個什麼王八郎踢了兩腳。

甲：爲什麼？

乙：爲什麼？鬼也不知道，在他們手底下做事還有什麼可說的。

甲： 唉！

乙： 你知道這逃犯犯的是什麼罪？

甲： 聽說他組織什麼隊。

乙： 你怎麼知道？

甲： 你想，自從我們這個地方失守後，老百姓都逃走了，他留在這兒，還幹什麼好玩意。

（幕後急促的脚步聲）

聽！咱們去找找那個逃犯也許能捉到他。

（甲乙急入，遠處打着三更。）

（逃犯上）

（吹口哨）噓——噓——噓。

妹： （在幕後）哥哥在哪兒啦？

犯： 在這兒呢，輕一點！

(妹妹拿衣服胡琴等物上)

犯： 妹： 哥哥！你要的衣服，胡琴全給你拿來了。

你快給我吧，我馬上得走。他媽的！我逃出了監牢，躲了一天，現在我總可以逃出城了罷。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妹妹，我現在又呼吸到自由的空氣啦，這靜寂的夜，對於我這重新得着自由的人真是太美了，只是也太恐怖了一點。

妹： 你又在做詩了，你還是快走罷。

犯： 等我換好衣服。(他換衣)

妹： 哥哥我跟你一道走。

犯： 不，你不能跟我一道走，家裏還有癱了的老父親，一定要你去服侍他，我本來也不打算離開家，離開那半身不遂行動不便的老人家，可是，現在環境逼着我不得不這樣做。

(兄妹相對默視片刻)

妹： 那末，你去後叫我怎麼辦呢？

逃：家裏的事情，你碰到辦不了的，可以去同縣裏的李先生商量，他定會幫助你，你別看他
是牢頭禁子，這個人是很熱心的，我這次，能夠逃出來，也全是靠了他。

妹：你打算到那兒去呢？

犯：並不很遠，還是在這兒附近鄉下幹，雖然這兒有幾百個××兵駐在城裏，可是他們絕
對沒有方法把鄉村裏的活動消滅，妹妹，我們要保守我們的產業，我們一定得用我們
民衆最大的力量，把他們打出我們的縣城，打出中國去。

妹：你這話是不錯，可是單靠我們，恐怕……

犯：不，妹妹，你得知道民衆假如給團結起來了，一定可以發揮最偉大的力量。

妹：我們的軍隊已經在反攻嗎？

犯：是的，正因為這個原故，我們更要加緊我們的工作。

（遠處有雞叫）

妹：好吧，你快走，他們一定抓你抓得很緊的。

犯： 是的，我得走，我得換好衣裳，還得在臉上化裝一下，得像一個賣唱的人纔行。

妹： 你就在這兒化裝嗎？在這兒待得太久了，回頭有人來了，那纔……（她看見了告示）

哥哥，你看看，這裏有抓你的告示。

犯： （看了告示）他媽的，我的腦袋只值五百塊錢嗎……好罷，看他們來找我們吧。

妹： 哎呀！那兒有人來了，我看見一個黑影從城外那邊走來……快。

犯： 那我趕快出城去。

妹： 不成，那個人正從城外走來哩……呀，穿短衣的，一定是個兵。

犯： 那我往這邊走。

妹： 不行，那兒有崗位，我來的時候看見的，你還是就藏在這兒罷，快！

（犯人藏在垃圾桶後面，妹也欲走，給警察喝住。）

甲： （聲）站住！（出場）你是誰？這個時候在這兒幹嗎？

妹： 我……我在這兒等一個朋友。

甲：等朋友，什麼樣的朋友？

妹：這個朋友是……是……

甲：快說，是什麼樣的朋友……

妹：噫呀，幹嗎呀？警察先生，我是一個女孩子，幹嗎這樣嚇唬我呀？

甲：我知道你是一個女孩子，可是一個女孩子，半夜三更的站在這兒幹嗎……

妹：我不是跟你說過嗎？我要等一個朋友……

甲：什麼樣的朋友，恐怕是等情人兒罷。

妹：唉！（故意賣弄嬌媚）

甲：真的是這樣嗎？哈哈，我一眼就看得準，你不是一個規矩的女人。

妹：你怎麼知道我不規矩呢？警察先生，那你一定是很正經的囉？

甲：我當然正經啦。

妹：哦，那好極了，我最愛和正經人交朋友。

這個朋友是

甲：哦，你……（很高興，但立刻又正經起來）不跟你說這些，我問你，你要等的朋友是個

什麼樣子的？（看佈告）是不是小圓臉，大眼睛……

妹：不，他和你差不多……（嬌媚的笑）簡直就和你一模一樣。

甲：你在和我開玩笑是不是？

妹：唔，我那敢和你開玩笑呀！

甲：你家住在那兒？

妹：家我那兒有家呢？

甲：沒有家，那你今兒晚上到那兒去睡呢？

妹：可不是，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睡覺的地方呢？

甲：這個好的……（差不多給迷惑住了）可是我在這兒上差，我怎麼能帶你走呢？他媽

的，真倒霉，不到天亮就別想交差。

妹：什麼差事，這樣要緊呀？

甲：你沒有看到這個告示嗎？

妹：我不認得字呀……

甲：一個××份子今天早上還沒有亮，從監牢裏逃走了。

妹：××份子？

甲：唔，是一個很激烈的小子，若不是逃走了，恐怕明後天就得槍斃，現在抓得很緊，抓到了他還有五百塊錢的賞格可拿呢。

妹：哦，那你是爲了五百塊錢纔在這兒一夜不睡覺的哩。

甲：不，我們做警察的有什麼辦法？上頭來一個命令，就在這裏一夜不能走。

妹：算了罷，管他呢，帶我到你家裏去看看好嗎？

甲：這個……這不行，回頭給他們查出來，我得槍斃的。

妹：哎呀，這怕死，真沒有用。

甲：我得看看，也許他藏在這兒什麼地方。

妹：什麼會藏在這兒麼？

甲：當然囉，一個犯了法的人，隨便什麼地方，他都會躲起來的。

妹：想不到你這樣傻，在監牢裏他都能逃了出來，那樣厲害的人難道還會藏在這兒等你去抓他嗎？

甲：不過，我既然守在這兒，那就隨便看看也好。

（甲走向垃圾桶，妹連忙擋住他。）

妹：這兒沒有的，還是……快帶我到你家裏去看看罷。

甲：不成，你爲什麼這樣慌張？一定有人在這後面。

（甲走近垃圾桶，逃犯已被看見。）

（對妹）他是你的什麼人快說！

是……是我的……

甲：說快一點！

妹：是我的情人，警察先生。

甲：你的情人？那麼年輕的姑娘會愛上一個老頭子，我可有些不大相信。（對犯）喂，你今

年多大歲數啦？

犯：我今年三十歲。

甲：恐怕不止罷，怎麼你臉上有這末些鬍鬚呢，我看你還是說老實話。

犯：我這是老實話。

甲：騙誰呀，三十歲的人要有這末些鬍鬚（看佈告）我看你是……

犯：我不騙你……

妹：警察先生，你看錯了，他真的很年輕哩。

犯：不瞞你說，像我這樣在江湖上跑來跑去的，整年的風吹雨打，自然是老得太快啦。又加

上沒有錢，也就管不了臉上的鬍鬚長得太難看囉。

妹：對了，你的鬍鬚太長了，真得去剃剃纔好。

甲：你是幹什麼的？

犯：你看看這些傢伙。（給胡琴檀板他看）

甲：賣唱的？

犯：對了，你一看就知道。

妹：你要他唱一個聽聽好嗎？

甲：我不要聽，這樣夜深了還唱那……

妹：怕什麼呀，唱得低一點好吧。（對犯）你給他唱一個好聽的罷。

（犯人拉胡琴，妹唱，兄對白）

妹：（唱歌）哥哥你上戰場，小妹妹實在難留，手拉着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門口！手拉着哥

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門口。

（白）別送了罷，妹妹。

妹：（唱）送哥送到大門口！小妹妹實在難受，有幾句知心的話，要與哥哥說從頭……

(重復)

犯：你要說什麼呢？你說罷，我一定記在心上的。

妹：哥哥你去打仗，爲的是救國保民，打了勝仗回，千萬快快轉家門。(重復)

犯：(白) 那你放心罷，等到我們打了勝仗，我一定很快的回來看你的。

唱：(唱) 哥哥你去打仗，放槍要放得準……(重復)

犯：(唱) 那當然囉，我要把他們殺得他媽的一個不留。

甲：喂！你這個歌這麼唱的？

犯：(走近犯人欲捉他) 你到底是什麼人？

甲：(很鎮靜) 我不是告訴過你嗎？我不過是一個可憐的賣唱者罷了。哈哈。

妹：賣唱的？我不相信！

甲：(故意揶揄地) 怎麼不相信呢？難道他還不像一個賣唱的吗？

妹：像是像的，只是我看過許多賣唱的人，他們都唱些什麼小調兒啦……

救國

妹：那我們剛唱的也是小調兒呀。

甲：可是你們的小調却有許多……過激的話……

犯：這也沒有什麼奇怪的呀，先生，在這個國破家亡的時候，我們賣唱的人，也不能不唱幾個比較有意思的歌啦！

甲：（很害怕有人聽見他剛纔所說的話，他低聲的說。）不要瞎說，難道你不知道這兒已經是誰的地方嗎？

犯：誰的地方？

甲：別裝傻了罷，這個地方早就給佔領了……

犯：這我知道的，可是這是我們的地方，難道你忘了嗎？

甲：我沒有忘，可是……

妹：哦，我懂得了，你的意思，是說現在他們打來了。我們沒有辦法，只好做亡國奴是不是？

甲：這不跟你說這個（對犯人）你到底是不是這告示上所說的人。

犯：你看像嗎？先生。

甲：（讀告示）二十五歲……

妹：唉，他就是三十歲。

甲：（讀告示）本地人……

犯：我就不是本地人……哈哈……（他又唱起來了，這是賣梨膏糖的調子。）

（唱）太陽一出一點紅，秦瓊賣馬他下山，東秦瓊賣了黃驃馬，五湖四海訪賓朋。

吃酒要吃那狀元紅，訪友要訪那好賓朋，唐王訪的薛仁貴，文王訪的是姜太公。

尉遲公訪的白袍將，姚期馬武訪岑彭，我今不訪別一個，要訪救國保民的大英雄。

甲：噯，這纔是小調兒呢。

犯：（唱）中國近年來真不幸，好比破船又遇打頭風，天災人禍鬧不了，帝國主義又進攻。

……

甲：怎麼又越唱越不對啦！

犯
你看

犯：（唱）別的賣唱的多說話，我是苦口婆心勸老兄，悠別扮啞了，別裝聾了，勸你做個救

國保民的大英雄。

甲：哦，你簡直拿我開玩笑了。

犯：這我那兒敢呢？先生，我說的全是真心話，是我要說的話，也是你要說的話……

妹：（搶着說）是我們大家要說的話。

甲：唔，（沈思了一會兒）你們說得對，可是我們當警察也實在沒有辦法，譬如今兒晚上

要我在這兒守着，捉住那個逃走的犯人，我又有什麼辦法不服從命令呢？

犯：那末假使那個犯人到了你的面前，你一定要捉住他的囉？

甲：這個……這個……

妹：那當然囉，有五百塊錢的賞格好拿哩。

甲：這倒不完全爲的是錢，在我的職務上，我不能不……

犯：你明明知道他是救國的人，你也忍心捉住他嗎？

甲：（沈思不說話）

犯：你沒有帶槍嗎？

甲：你問我這個幹嗎？

犯：不爲什麼。每一個警察都帶槍的，可是你却沒有槍。

甲：自從他們到了這兒之後，這兒警察都是不發槍的。

犯：爲什麼？

甲：這還不明白嗎；怕我們警察有了槍會打他們呀！

犯：那你沒有槍怎麼能捉到這個逃犯呢？

甲：那你是說那個逃犯也會有槍嗎？

犯：假如他真的沒有槍你怎麼辦呢？你要去捉他，他不曾一槍打死你嗎？

甲：這……（有點害怕）

妹：那你不用怕，我和他會幫你忙的。

是你
誰們

犯：他們真太壞了，要你捉人槍也不給你一根。這簡直是教你白白的送死。

妹：他們對待我們真是太野蠻了，就是對待替他們做事的警察，也是不當人看待的。

甲：你們別說了，我簡直難過死了！

犯：別說了，別說了，（對妹妹）你說得他心裏多難受呀！

甲：這倒也沒有什麼。請你們老實說，你們是情人爲什麼一定要在這夜深的時候相會呢？

妹：這不瞞你說，我和他原是夫妻兩口子，靠賣唱過日子，可是他們打到這兒來就把我們拆散了，我找不到他，沒有方法活下去，就到了這城裏。我做了人家的姨太太啦。後來他一個人就到處賣唱，到處找我，今天他唱到我家門口來了，我一聽是他的聲音，就跑出來和他見面了。警察先生，你想我們是多麼快樂呀！可是他找到了我，我已經是別人家裏的人了。沒有辦法，我們只好今晚晚上私逃，可是還沒有逃出城，就給你先生看見啦！

甲：（對犯）喂！那你是拐帶人家的婦女囉？

妹：不，我不是說過，我們原是夫妻呀。

甲：那不管，你現在總是別人的姨太太。（捉住他）跟我走罷。

妹：（急攔住）啊？那你不是……哦！求求你，不要帶他走，做做好事罷。（拖住逃犯）我們好容易見面了，還是讓我們逃走了罷。

犯：求你做做好事，讓我們夫妻團圓罷！你放了我，我永遠忘不了你的好意。（少停）你今天晚上是要捉那逃犯的，你現在捉了我去，回頭放走了那個逃犯，那怎麼辦呢？

甲：那……

妹：（跪下來求他）放了他罷，求求你！

甲：（急扶他起來）你幹嗎這樣呢？快起來吧。

妹：（不肯起來）你答應我不帶他去嗎？

甲：好好好，你起來說罷。

妹：那你是答應我了是不是？

甲：是的，我答應你了。

妹：

(歡笑爬起來) 哦，先生，你這人的心腸多好呀！

(倚在犯人胸前摩着他的臉) 哥哥，你嚇壞了吧！不要怕，這先生是好人，他一定不會害我們的。

(遠處又有雞鳴，接着是敲着四更，自遠而近。)

哥哥，打四更了！

妹：

天快亮了。(更聲又漸漸地遠去了。)

犯：

先生你現在可以放我們走麼？

妹：

可以走。

甲：

(預備走) 那真謝謝你啦！(誠懇地彎腰)

犯：

再等一等。

甲：

爲什麼？

妹：

我們再談談，急什麼？

甲：

犯：（還是強爲鎮靜）也好，我們就等着天亮走罷。

甲：（對犯人）你的歌唱得很有道理，你說的也很對。

妹：那你是說還要他唱個歌兒嗎？

甲：可不是，聽了你們的歌，我覺得我做了許多不該做的事……

犯：那末我再唱一個給你聽罷。哦，我們來唱蓮花落，大家唱好嗎？

妹：好的。（他和妹妹唱蓮花落，警察也幫着和腔。）

甲：（拍着犯人的肩）哈哈，你的歌真唱得好，他媽的亡國奴真不是人做的，今天晚上我聽

了你的歌，我覺得我們是有辦法的。

犯：真是這樣嗎？

甲：可不是我糊塗了一輩子，可是現在我覺得聰明了許多。朋友，這都是你和她給我的好

處。

妹：唔，我能給你什麼好處呢？

甲：（忽然發現犯人的鬚鬚是假的，一下撕去。）啊？

妹呀！

甲：小圓臉，大眼睛，二十五歲……你原來就是這個人呀！（很生氣）

犯：（很嚴肅的）對不起！（妹妹幾乎急得哭出來了）

甲：哦，我給你玩弄了一夜。

犯：是的，我說過，我很對不起你。可是現在怎麼樣，是不是一定要把我帶走，好去討五百塊

錢的賞呢？

甲：唔……（沒有說下去）

妹：不（眼看着甲說）他不會的，決不會的，他怎麼會爲了賞格就殺害了一個好青年呢？

甲：可是你們把我騙得太可以了。

犯：是的，只是這一點，我十分對不起你！

甲：你一定得告訴我，你們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呢？

妹：他是我的哥哥。

甲：（背轉身揮着手）走，快走罷！

犯：（將走）謝謝你，朋友，再見！

甲：再見罷，朋友！

妹：（與甲同時說）再見罷，哥哥！（犯人下，遠處又是鷄鳴。）

甲：（對妹）瞧，天快亮了！（幕徐下）

（戰地）

我們放開恩怨

石靈

時間：一九三七年九月某日晚。

地點：上海戰區。

人物：盧母——五十多歲。

盧寶書——其子，二十多歲的小商人。

盧寶英——其女，二十歲，念過書也做過工。

傷兵。

×兵。

便衣漢奸。

兵乙。

佈景：

臺面爲一鄉下平房的客堂間，臺背右邊有門通出屋外去，臺右有門通至臥室。

臺左有門通廚房，室內的佈置很簡單，寒儉，因為他們是窮人。比較重要的傢具是中間一張方桌。旁邊幾條破板凳。靠大門右邊有一衣櫥。這時是夜晚，桌上點着不甚明亮的煤油燈，臺上零亂地堆着網籃包裹和衣服等物，他們正在收拾着預備逃難。

幕開時： 盧母及女正在忙亂地整理東西。

注意：作為全部戲的背景的，是不斷的槍聲。不過有時遠，有時近，有時緊，有時鬆。緊的時候有三次：第一次就在開幕之後不久寶書登場的時候；第二次在傷兵登場之前；第三次在兵乙登場之前。

盧母：（摸摸這樣放下去，又拾起那樣，又放下去，嘆了口氣。）我真不知道怎麼收拾的好，

這樣也是需要的，那樣也是需要的，丟了那樣好！

寶英： 我看不如一樣都不要。

母： 我們逃出去還想過活，不是去死，處家過日子，離掉那樣行？

英： 我們若是早些日子走就好了。這會槍打得這樣緊，還不知走得掉走不掉呢。

母：孩子，別說癡話了，我們若是能夠早走，原來就不至於住到這個地方。

英：爲什麼？

母：爲什麼，我們沒有錢。

英：終究到現在還是要搬。

母：誰指望真的有一天呢？再說，你哥哥在開北店裏幫賬，這會生意歇了。沒有進賬，但能

挨下來，是不想搬的。

英：哥哥出去打聽消息，怎麼到現在還不回來？

母：唉——寶英，你看出來嗎？

英：什麼？

母：寶書自從歇了生意之後，好像得了神不守舍的病，說話有點瘋瘋癲癲的。

英：不會的。

母：那是你沒有留心，整天沒有生意，也難怪他，這種時候，那裏去找生意呢？不過他還瘋言

瘋語說要走，要去拚一拚。

那是哥哥的憤話。

母：英：你總是替他掩蓋，寶英，你是二十歲的人，不算小了，你該懂得做媽的苦心。你哥哥那樣，

你該幫媽勸勸他纔是。你不但勸他，反而有時也跟他行事，要到醫院裏去。你想媽辛辛苦苦地這多年，巴望的是什麼？（傷心地流下淚來）

母：英：（也有點淒楚）媽，不要傷心，你一淌眼淚，我也要難過，這種世道，不是人力做得主的。我怎麼能忍得住傷心呢？算起來已經十年了，那時也是這樣，秋天的晚上，我們忙着搬家，從上饒搬出來。十年後的今天，又要搬那樣的家，那時是四個人，這會是三個人了，三個人了。

英：這些事常提他做什麼？

母：你們那時還小，是不懂得那種苦處的，八月天，已經有點冷，可是我們人人都出汗。

英：爲什麼？不是嚇的出汗？

母：

不，我們把所有冷天衣服都穿到身上，剩下許多春夏穿的衣服，打了包裹背着。又熱又累，怎麼能不出汗？出了門，已經是深夜，又沒有月亮，四面不見人，只聽到遠遠地鷄叫狗咬，心都提到口裏，好像黑地裏有鬼怪在等着伸手來把我們抓了去一樣。我們不敢走大路，打荒野裏走，一脚高，一脚低的，一個不當心，就要挨跌，跌痛了也不敢聲張，那種苦我是永遠忘不了的。記得你跌到一棵樹根上，額角劃破了，你叫起來，還挨了你爸爸一巴掌，你不敢再哭，忍着痛抽咽着。我看了你那樣乖覺的情形，心痛得像刀割似的，眼淚不打一處來，我伸手摸你的臉，濕漉漉的，我以為是眼淚，替你揩了，我們還是向前走，一直到第二天早上，纔看見你額角的傷痕。

英：

媽，別講了，這會不是講這些的時候，——你看（指着門邊的衣櫥）這笨重的櫥，我們也要帶着嗎？

母：

怎麼不帶？那是你爸爸在世時爭氣買了來的。那時剛搬出來，還有點錢，買了好些漂亮的傢具，我勸他不要買，他說：「你那裏曉得，他們把我們趕出來，以為我們從此完了，我

偏要冒。叫他們曉得，我並沒有真完。」其實這只是愚見，隔了幾千里路，人家那裏曉得呢？現在他人不在了，留下這一點不服輸的遺產，隨便到那裏也要帶着讓你們曉得，我們吃過什麼樣的苦。唉！那些東西，這會不知到那裏享福去了，落得我們在這裏受罪。

英：聽說他們也變了，也開到前綫打××去了。

母：我不信，那些東西，不會有這樣好心的。

寶書：

（慌張地從左門進來。）糟了，聽說××人已經逼近我們村子東面的小河。

（母、英同時注視着他。）

英：真的嗎？

書：怎麼不真？你聽，這槍砲的聲音，以前可有過這麼近？

英：怎麼辦？我們快些走吧，不要帶東西了。

書：恐怕這時已經沒有路好逃。砲火緊得很，到處都有流彈——我叫你們早走，老是東西東西的，直到這會，東西帶不了，人也走不掉。

母：你只知道說，一點東西都不帶，又沒有錢，逃到外面去，難道不要過日子了？

書：愁什麼？等我們打勝了，還怕沒人賠我們的？

母：（向英）你聽我說的不錯吧？

英：別管那些了，我們快些想想怎麼辦吧。

母：（躁急，手足無措地。一會。）我永也忘不掉那些強盜。

英：好了，輪到媽媽也知道說這樣的話了。

母：我從來就沒有忘掉。

書：（驚異地）媽媽，您這話是真的嗎？爲什麼早不對我們說？

母：我對你們說過不止一次了。

書：爲什麼我要出去跟那些強盜拚一拚。您總是攔住我？

母：想起來。我恨不得活咬他幾口。

英：誰？

書：他們是一夥，不是一個。

母：打蛇打頭，我只記住他們頭領的名字。

書：誰？

母：我再對你們說一次，你們可要永遠地記住了。

書：是的，媽媽，我們永遠不會忘掉，您說說看，誰？

母：黃熙，那個強盜。

英：怎麼是他？

書：我當媽媽說的是××人呢，說來說去原來又是黃熙。

母：怎麼不是他，他難道不是我們的仇人嗎？誰帶領土匪打我們村子的？誰把我們趕出來？

英：弄到今日這般田地的不是他，我們怎麼會搬出來受這樣的罪？就是搬出來，也不至於

這回連搬家的錢都沒有，住在這裏等死。

英：媽媽，若是我們發了財呢？不也要歸功到黃熙身上嗎？——真的，若不是黃熙，哥哥怕不

早討了嫂子，您也早抱了孫子，怪不得您恨。

母：是的，若不是黃熙，你女婿家也不會搬到廣東去，你也早出了門。

英：（咬着嘴撒嬌地）媽，不要說這些，我不愛聽這些話。

母：你們都是忤逆不孝的東西。

書：這又是怎麼說？

母：怎麼說，你早把你爸爸的仇忘掉了，你還記得你爸爸是怎麼死的嗎？

書：也許妹妹年紀小，記不得，但我是記得很清楚的。

英：我記得。

母：記得的好，你爸爸是黃熙殺死的。

英：媽，您忘了，爸爸不是生病死的嗎？我還記得在他病着的時候，有一次我站在他床前，他

要吐痰，忍不住，一口吐到我的身上，他連忙伸手來揩，一歪幾乎跌下床來，虧得哥哥趕

到跟前，把他扶住，後來還是你把我衣上的痰揩掉的呢？（掉過來向書）你說是嗎？哥

哥？

書：是的，爸爸是在這屋裏生病死的。

母：我們要搬出來，他怎麼會死在這裏？若不是黃熙，我們又怎麼會出來？你連這個也算不過來？

書：這樣，彎子未免轉得太多。

母：你這忤逆東西，硬要把你爹爹的仇忘掉，我算枉巴望你一趟！要是我挨人殺了，一定也是這樣的，唉！好兒子！（流下淚來）

書：這種時候，自己性命都顧不了，還提這些陳賬有什麼用？

母：陳賬？你看是陳賬，我看不是。你枉念了十幾年的書，連我這常聽聽鼓兒詞的婦人都不如，我問你，父仇不報，算得人？

書：叫我向誰去報？

母：我向你說過多少回，你還說叫我向誰去報，唉！我枉費了一二十年的心機（又流淚）

英：媽媽黃熙也不在您面前，哥哥又沒有說不報仇，不過辯白一句您犯不着生這樣大的氣。

母：我知道他們是一夥，他飛快也要去做強盜了。成天牛頭馬耳的，我早看透了他的心。

英：哥哥不是那樣的人。

母：不是那樣的人，爲什麼成天要走？

英：他不是要去做強盜。

母：你維護他，你和他一鼻孔出氣。

英：媽媽倒連我也怪上了。媽媽您還是聽女兒的話，消消氣，打算打算眼前的事吧！砲聲這樣近了，我們怎樣走法？

母：（指着什物）這樣亂亂糟糟到那裏去？要走你們走，我不走。

央：媽媽十年前要拿定主意不走，現在倒好了，也不至於受這樣的驚嚇。

母：當初我何嘗想走？都是你爸爸的主意，我又沒有經過，自然也就不敢勉強。

英：爸爸爲什麼那麼膽小？我們又沒有錢，田地又不多，不是好多人沒有走，現在也一樣過活下去嗎？

母：誰又知道他們不是真的殺人放火呢？

書：可是這回不走是不行了。

母：難道這回是真的？他們比強盜還壞？

書：十倍還不止。

母：我不信，他們是奪江山的，黎民百姓礙不着他們的事。

書：媽媽，您別生氣，我又要和您辯白了。您的見識，都是鼓兒詞上的，現在行不通。

母：照你怎麼說？

書：東三省，熱河，察哈爾，綏遠，山西，北京，天津，都是被他們佔據去的地方，那兒的黎民百姓，有的也和您老一樣想法。可是後來呢？鬼子不這麼想，他們到一處燒一處；到一處搶一處；到一處殺一處；不分老少，不分男女，要怎樣就怎樣。你的性命，全在他一眨眼間的高

興不高興，眼前的就說虹口罷，有些老百姓，打仗之前沒有來得及逃出來，打起來之後再想逃，都被他們捉住，手和脚用毛鐵絲捆起來，叫你動暈不得，後來一排一排地綁到鐵絲網上，後面架起機關槍，他們躲在機關槍後面。中國兵看見中國人，自然想過去搭救了，他們就開起槍來。中國兵打死了，那些難民也打死了，他們是這麼狠毒的。但是他們一點也不覺得，反而以為好玩，站起來哈哈大笑。更倒霉的，是那些年青的婦女——

（他向他妹妹看一眼，母也不由自主看着英，英低下頭。）

這都是黃熙那強盜，害得我們這樣苦。

英：（失望地）我們這時要在江西，該多好！

母：你也知道媽的話不錯了吧？

英：可是這時候說有什麼用呢？黃熙還不知在什麼地方呢。

母：我的孩子，媽媽沒有什麼，只是苦了你了。（抽咽）

英：（也抽咽了一會）媽媽，不管逃不逃，女兒的主意已經定了。

什麼主意！

母：假如我們碰到××人，他們不會立刻就將我們殺掉的，一定要胡鬧，那時您看，（從身上掏出一把剪刀。）我已經預備好，我先把他們戳死，過後能逃就逃，不能逃自己也死。

母：我的好孩子，你小小的年紀。

英：碰着這種世道，管什麼小小年紀，大大年紀！

母：都是媽媽不好，無能，纔累你受苦。

英：這又叫您有什麼法？哥哥，你聽槍聲越來越近了。

書：呵！外面有脚步聲，我出去看看。（他向外面走去。）

母：這種時候，你到什麼地方去？趕快把門關起來。

英：哥哥，你不要出去，聽媽的話，把門關起來吧！

書：好。（他走向前門）說不定是我們軍隊退下來了。（他把門關上，右門忽被推開，踉蹌地進來一個兵士，腿上帶着傷，血跡殷然。他進來之後，隨手把門帶上，倚靠到牆上，露出

很疲乏的神情，但還鎮定地支持着。屋裏人被這突來的生客，驚得怔住了，不約而同地注視着他。

母：你是什麼人？這樣夜晚打人家廚房裏溜進來？

兵：我是中國兵，受了傷退到這裏。

母：我們攪昏了，寶書，你怎麼也這樣大意，進來後門不關起來？快去關上。（向兵）你到我們這裏來做什麼？我們並不認識你。

兵：不認識不要緊，大家都是中國人。

母：我們正在收拾預備逃難，請你到別處去吧！

兵：到別處去？××人已經打過來了，說不定這時已經進了村子，連你們逃難也未必逃得掉了。

英：母：（着急地）這怎麼辦？
怎麼辦？

母：請你到別處去吧。

兵：我的腿受了傷，不能再走。

英：隨他去吧，人家還到前線去救他們呢。

母：鬼子來了怎麼辦？

英：我們把他藏起來。（向四處打量，好像在找合適的地方，眼光停留在櫥上，凝神一會。）

兵：是的，您的心腸真好，請您找點布把我的腿包一包。我受傷已經六個鐘頭，血一直在流着。

母：真是怪可憐的，可是××人一進來，我們就都完了。

兵：就是我去，你們一樣的也完，你們以為那些強盜會可憐你們嗎？

英：我去找布替這位先生裹腿，他是替我們拚命的。若是他打贏了，我們也就用不着搬了。

母：好，你快去找布，成天出去學，回來就包呀紮的；這回傷兵送上門來，也讓你顯點真本事我看。

英：我這就去。（向右門下）

書：（由左門上，像要說什麼，被傷兵打斷。）

兵：先生，我想喝點水，我三天沒有水喝了，麻煩您給我弄點來好吧？

書：好，有，有。（仍向左門下）

母：你們在什麼地方打仗？水這樣艱難，三天沒有得喝？

兵：老太太，您不知道，打仗的時候，一杯水，比一杯金子還要貴重。

母：我們這裏多得很，儘你喝飽了，都有一個錢不要你的。

兵：您一家都是好心人。

母：誰能保住一綫到頭？人人都有青黃不接的時候。我們自己就是遇過患難的，人家也會

搭救過我們。這就叫人行好事，不問前程。

兵：您老遇過什麼患難？

母：提起這話就遠了，我們原是江西人。

英聲：媽媽，我前天拿回來的紗布同棉花呢？

母：不知道，你的東西我沒有動。

英聲：我是放在小包袱裏的，小包袱您收拾到什麼地方去了？

母：小包袱在那個破網籃裏找。——家裏亂得很，收拾收拾，什麼也捨不得丟，又沒有錢，就一直遲到這會，怕已經搬不掉了。

兵：沒有錢的人，總歸是受苦的。他媽的，我這傷一好，馬上就到前綫去，非把鬼子趕走不可。

母：你家是什麼地方？

兵：我的家也是江西。

母：也是江西？不得口音有點兒熟，家裏還有些什麼人出來，他們不記罷嗎？

兵：不，我家裏已經沒有什麼人了。

母：你是那一縣？

兵：上饒。

上饒那我們還是小同鄉呢——寶書寶英——

書聲：媽，我就來了。

英聲：我在找膠帶跟剪刀。

母：這位先生也是上饒人呢！——什麼你在找剪刀？剪刀不是在你身上嗎？

英聲：對了，我忘記得一點也想不起來，我找膠帶，膠帶找着就行了。

兵：您也是上饒人嗎？

母：是的，我們離開家鄉已經十年了，你是什麼時候出來的，家鄉的情形不知怎麼樣了。

兵：我是前一個月纔調出來的，家鄉情形很好，年成也不錯。

母：你貴姓？

兵：我姓黃，我叫黃熙。

母：你叫黃熙？不是那個帶——人打盧家堡的那個黃熙？

兵：是的，您怎麼知道我？

母：我一刻也沒有忘記過你。

兵：我們並不認識。

母：可是我認識你。

兵：您的話真好像有話，您可能明白地告訴我？

母：寶書，寶英，快些出來！

書：（應聲推門入）我已經來了。（直向傷兵走去，遞一個碗給他。）我們的——

寶書！

書：（掉一下臉，但仍繼續他的話。）——缸已經空了。到處也找不到水。想出去，又不敢開門。一着急，主意可來了。（很得意）我看到我們沒有吃完的蘿蔔和青菜，我把他們弄碎了，榨了半碗汁來（向兵）你勉強喝一點吧！

兵：這就好，比什麼都好。

書：（懷疑地看着母）媽媽，您怎麼有點不高興的樣子？

母：你知道——（話被英的突然進來打斷）

英：（高興地跳出來）想不到我們在這個時候遇到鄉親，我幾乎連駭怕的事都忘了。（走

向兵）你的傷在那裏，快讓我來包。

母：寶英過來！

英：怎麼？我要替他裹傷。

母：我不許你裹！

英：媽媽，您怎麼了？您剛纔不是很高興的嗎？

母：你們知道他是誰？

書：他是爲了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在前綫上拼命的勇士。

英：他是江西上饒人，我們的鄉親。

母：哼，你們說得好，他是我們十年來時刻不忘的仇人。

英：他是黃熙？您怎麼知道？（遲疑地捧着紗布，藥棉，不上前也不退後。）

母：是他親口說的。

書：怎樣偏偏在這時候？

兵：我們並不認識，怎麼會有仇？

母：我問你，你以前是做什麼的？

兵：我是革命黨員。

母：你是強盜。

兵：我沒有搶過誰的東西。

母：把我們從上饒趕出來，使我們受了十年的窮苦，十年的熬煎的是你。

兵：不，除去大地主土豪劣紳，我們沒有沒收過任何人的財產。

母：你是殺掉這兩個孩子的爸爸的兇手。

兵：不會的，除去在戰場上打仗，我們沒有殺過任何一個好人。

母：寶書，你站在那裏怔什麼？這是你立志做人的時候。你要對得起你地下的爸爸，對得起

你這麼大年紀的媽媽，就在今天，就在此刻。

（遲疑地動了動脚步）媽媽。

沒有多話講，給我報仇。

爸爸又不真是他殺了的，這仇叫我怎麼報法？

你這沒有用的東西！

人家腿上受了那樣的傷呢！

受傷是活該，這是天報。

媽，你要懂得我們真正的敵人，只有一個。

我明白，是黃熙。

不是××，黃熙和我們真正的敵人拚命，流血，他爲的就是我們。

可是他是強盜，他把我們趕出來。

書：就是他真正殺了父親，我也不忍在這時候報仇。

兵：我們已經放棄了從前的政策。就說從前吧，策略雖是有點過激，可是也不能算錯，我們沒收土地財產，不是自上腰包，而是使一兩個富人窮下去，使更多的窮人富起來，我們是保護窮人的。

英：媽媽，他們是保護窮人，替我們拚命，我們也是窮人，我們不能錯待他。

兵：是的，我們應該軍民合作。萬眾一心，打倒××帝國主義，別的什麼事，都擺過一邊去。
媽，我們饒了他吧。

母：好兒子，好女兒，你們都變了心了，仇不報了。我真難受得很！黃熙，你滾吧，我沒本事報仇，不能再讓我在你面前，引我難受，滾！趕快滾！

兵：老太太，您消消氣，聽我講兩句話。

母：我不要聽，什麼話也不要聽，我只要你快走。唉！我真難過！

英：黃先生，你就走吧，我們不報仇，你也不要再待在這兒了。

兵：我到這裏來，爲的是找個隱藏的地方，這一出去，遍地都是××兵，我又是受了傷的人，

行動不便，還不是死路一條。這樣吧，我不願意死在××人手裏，我這裏有一把手槍，（掏出手槍）還剩一顆子彈，我是預備自己用的。老太太，您既說我同你們有仇，您就拿去把我打死。但是有一句話，千萬別讓手槍失落到××人手裏，寧可把它丟到井裏爛掉。（說着要把手槍遞過來）

母：拿來。（向英）寶英，你遞給我。

英：媽媽，不要這樣，黃先生你走吧！（外邊有腳步聲）

人聲：這裏，我親眼看見一個傷兵，一跛一拐地爬進這家去的，這裏一定是他們的根據地。

兵：他們來搜查了。

母：這怎麼辦，你還不走嗎？從前害我一家受了十年苦，難道這回還要害我一家喪命？

兵：好我走。（向門邊移動）

書：（攔住他，同時把門關上，外邊打門很急。）你不能走。

兵：怎麼辦？這樣——（書搖手，他的話咽住。）

書：（開開衣櫥，掩兵入內，把門關上。）

英：（過去又把櫥門開開）

書：做什麼？（生氣地把門又關上了）

英：（又開開，指着）這樣就行了嗎？（取了些衣服掛上，把兵掩避起來，脚下又堆了些包袱等物遮住。）

母：（和英的動作同時地）寶英，不要——那是你爸爸的……

英：媽媽，不要——（回過身來，發現地上血跡，低聲地。）糟了，地上還有這麼大的一灘血跡，怎麼辦！

書：（也呆住了，但隨即有了主意，躡着脚跑過去拿母身邊的網籃，母不給他奪了過來，放到血跡上蓋住。）

母：沒有用，他們一進來我就——

英：（着急地躁脚）媽媽！

（兄妹裝着在收拾東西的樣子，外面有撞門的聲音，書跑過去把門開開。一個全付武裝提着上了刺刀的步槍的×兵，和一個便衣的中國人衝了進來。×兵舉槍兇狠地監視着室內各人，空氣頓形緊張。）

便衣：剛纔一個傷兵，走進你們這裏，到那裏去了？

（各人靜默着，英下意識的看了她媽媽一眼。）

便：快點說。

書：我們不知道，沒有什麼傷兵到我們這裏來過。

便：你們想把他藏起來，一定不是好人。

×兵：（向便衣說了幾句話）

便：趕快說出來，在那裏他們有多少同夥藏在你家？不說出來洋老爺要開槍了。

書：你是什麼人？

便：（狠狠地看了一眼）哼！你看我是什麼人？又是漢奸，是嗎？當心，仔細你的命。

書：（剛要說什麼還沒來得及開口）

母：（上前攔在他們中間）先生，你別和他計較，他年輕不曉得什麼，有什麼你和我講。

便：年輕，越是年輕的人越壞。

書：我什麼地方壞？

英：哥哥，你就不要講話吧！讓媽媽跟他們說。

便：你是不相信我的厲害的，我只說一個字，你就活不成。

母：好，先生，您別和他計較好了，您有什麼話？

便：好，我看你這年老人說話還算隨和，我不向洋老爺說。

母：人行好事，不問前程。

便：好，你快些說出來吧！我們還要到別處去呢。

母：什麼？

便：他們的根據地。

母： 我不懂您的話。

便： 我說他們藏在什麼地方？

母： 什麼他們？

便： 什麼，你也幫着他們瞞住？

母： 實在沒有什麼他們不他們的。

便： 你不肯說麼？你看，洋老爺手裏拿着的是什麼？他那刀不知結果了多少人的命，牠是不

管什麼老少男女的……

母： 我實在不知道。

便： 好，算你不知道他們，我只問你，剛纔進來的那個傷兵呢？

母： 剛纔什麼……傷兵？

便： 是呀，你快些說，別吞吞吐吐的。

母： （向英）你過來扶住我，我的頭忽然有點痛起來……

英：（過來扶住母，一面向便。）先生，請您告訴他，就說這裏沒有什麼傷兵吧。您看我們媽嚇得這樣，你只當做做好事。

母：人行好事，不問前程。

（這時×兵走到櫃前，拉開門，舉着刺刀要向裏面刺，英驚惶的跑過去，母跌坐地上。）
英：先生，行行好事吧，我只有那麼幾件旗袍，請您不要把他戳破。讓我把牠拿過來。（她伸手過去，被×兵擋住。）

×兵：（向便衣問話，便衣答了幾句。）×兵轉過來打量英；目光可怖，英連連後退。×兵獮笑，向便衣做了一個眉眼。）

便：（怪笑）姑娘，你的福氣真好。你知道洋老爺剛纔怎麼說嗎？

英：我不懂。

便：他說，你別愁，他家裏旗袍多得很。

英：不要胡說，我不愛聽這些話。

便：我看你就答應了他，沒有虧吃的。

書：先生，你們有事做事，沒事請出去吧，我們還要收拾搬家。

便：不要你多嘴。

英：媽媽，我扶你到房裏去。

便：（一把拉住）不准走。

英：（後退一步）你這人好沒道理，爲什麼動手動腳？

便：姑娘，不要搭架子了，我知道你們女孩子的心理的。人要識時務，你想這種時候，是誰的天下？你要堅執不肯，他就輕易算了嗎？要他就不看上了你……

（×兵向便衣說話）

便：（和他講了幾句，仍回過來。）他又催我了。我可是一片好心，我沒有對他說你不肯，我說慢慢的和你講。

書：你家裏也有妻女姐妹，你爲什麼不去和他們講？

便：你真是初出的犢兒不怕虎，等我正經事辦完，再慢慢的跟你算賬。

母：寶書，你就不要講話。讓我來跟這位先生求。（她跪了下去，英也隨着跪下。）先生，做做

好事。

便：你們太糊塗想不開了。你想，無論你怎麼樣，還能熬得過洋老爺去嗎？弄得我沒法，他發

了脾氣，還得依他的話，豈不是自討沒趣？不如隨機應變，反倒存個面子。跟了他去，回到

××，又有穿，又有吃，又有錢使，又有福享。

母：我們幫你去找那個傷兵好不好？

便：也好，你先說出那個傷兵在那裏？

書：您知道傷兵在那裏，要幫他找？

母：我們（向他看了一眼）我們不能幫他出去找嗎？

便：出去找？我們自己會去，要你幫什麼？我知道你們在玩詭計，想騙我們走。好，別亂扯，談正

經事。

母：請您做做好事。

便：還不答應？我同你們講了那麼多的好話，我的耐性已經滿好了，我告訴他隨他自己怎麼辦。（他向×兵講話，×兵伸手去抓。寶英起身向房裏逃，×兵趕上抓住她，她掙扎。母書欲衝過去，被便衣攔住。×兵一手持槍，作向他們刺擊狀，他們後退，大呼救命。）

便：（猶笑）這種時候喊救命，不是天大的笑話！誰會來睬你？

（掙扎，混亂。）

（×兵背後櫥門忽開，傷兵衝出來，跌到地上。但他很快地辨明地位，向×兵開了一槍，×兵應聲而倒，便衣見狀欲逃，伸手向衣袋摸索，但正在這時，傷兵已經把槍口對着他。）

母：（嚇得跌了下去）阿彌陀佛，行行好事吧！

兵：不准動，動就開槍。（便衣不動，立在原處。寶書衝過去把他抱住，寶英也跑了過來。）

英：就拿沙布，先把他綁起來吧！

書：好，快！

便：快放了我，求我，我能保全你們的性命。不然，你聽，外邊我們的人多得很。（外面槍聲脚

步聲，老早就紛亂起來。）

兵：是我們的隊伍反攻過來了。

便：你在做夢！（向書）快放了我。

母：您答應救我們嗎？

便：我答應保你們不死。

母：你不反口？

便：我可以發誓。

兵：別理他，這種沒良心的人，不會講信用的。把他袋裏的槍拿出來。（書照他話做了）

英：咦，你怎麼知道他袋裏有槍？

兵：他一向袋裏伸手我就知道了，這是性命交關的時候，我不會大意的。（向書）你會用

嗎？

書：會（拉開槍）還有好多子彈。

兵：（也把×兵的槍取過來，子彈解下，背到自己身上，然後把自己的手槍拉開給便衣看。）朋友，你上當了，我這槍裏並沒有子彈。

便：死到頭上你還不知死。

兵：哼，不知是誰不知死呢。（向書）這種情形有一句現成的話，你可知道？

書：什麼話？

兵：這就叫做用敵人武器來武裝我們自己。

母，英：（同時）你們聽，外面又有人來了！

兵：我們現在不怕了，有了接濟，要是他們來，儘可以跟他們拚。

母：那不是很危險的嗎？

書：就是不打，剛纔情形，您不親眼看見嗎？（過去把門關上，和傷兵伏到邊門向外窺視，忽

然傷兵大叫起來。）

兵：我們隊伍反攻過來了。

書：真的？

兵：讓我叫他們。（開門）

母：黃先生不要開門。

書：媽媽，不要緊，是我們自己的人。

兵：（門開開，向外邊喊。）喂，同志，我們反攻過來了嗎？

兵乙：（全副武裝，出現在門口。）同志，掛彩了？

兵：是的。

乙：他媽的，我替你報仇去。要喝水吧，我分點給你。

兵：不，我剛纔已經喝了很多。

乙：後面擔架隊快來了，我不能在這裏招呼你，還要到前面去追趕敵人。

兵：用不着你煩神，不過我捉到一個漢奸在這裏，請你先把仙帶到隊部去。

乙：在那裏？

兵：（指便衣）他就是。

乙：（踢了他一脚）他媽的，好好的日子，你不過要當漢奸，走吧。（牽便衣下）

母：你們是兄弟嗎？

兵：不是。

母：你們是親戚？

兵：我們不認識。

母：不認識，怎麼要分水給你？你不說水在打仗的時候比金子還貴嗎？

兵：我們對受傷的弟兄，都要叫他舒服些的。

母：他還說要替你去報仇。

兵：是的，這是真正的報仇，不管受欺負的是誰，我們都要去替他報仇。因為我們都是中國。

人。

母：剛纔那東西不也是中國人嗎？他爲什麼幫着人家欺負我們呢？

兵：他是漢奸，他是沒心肝的東西，我們要槍斃他的。（向外面探望）

書：你要什麼，

兵：我看擔架隊來了沒有。他們要把我抬回去的，用不着再爬。

母：你要走了？你救了我的女兒，我們要怎麼謝你呢？

兵：用不着謝，那是我們的責任，不算什麼人情。

母：你變成這樣的好心腸？

兵：並不是變，我們心腸一直就是這樣。從前您以爲我們壞，都是聽人家說的；今天您親眼

見了，您就知道我們是怎樣的人。

母：阿彌陀佛，那麼我們也不再記你的仇。

兵：是的，一切私人的恩怨，都不算什麼，我們真正的敵人，只有××。我們要團結起來，萬衆

一心把××打倒

書：媽媽，您肯讓我跟他一同走嗎？

英：我也要到醫院裏去，待在家裏反危險。

申：你們都走，留下我一個人？

兵：您要是願意，也不是沒事做。

母：我這樣大的年編還能做什麼？

兵：救濟會，有大堆捐來的布，棉花，針，綫，您可以替我們縫衣服去。

母：我的眼睛不大好——可是，我忘了，我們從早起就手忙腳亂地收拾東西，到現在我那一付老光眼鏡，還散在那裏沒有收拾起來。我多糊塗，那樣要緊的東西，那還是你們太太的東西呢。太太死了留給奶奶，奶奶死的時候，又把他交給我，我們傳下好幾代了。戴在眼上，連唱本畫像上人的眉毛，都分辨得清。

英：媽媽，您放在什麼地方，我去替你拿來。

母：在我枕頭邊的小拜盒裏。

（英向房門走去）

——幕慢慢垂下。

（上海劇社版）

舞女淚

集體創作

人物：

曼麗 十九歲。

愛麗 十七歲。

小娟 十一歲。

母 四十五歲。

女友 二十歲。

男客 二十八歲。

景：舞臺左有一門。右開一窗，掛綠幔。正中壁間偏左亦有一門。臺中設圓桌一及椅二。

左壁下有一床，右壁下置沙發一。

幕啓：曼麗病在牀上。愛麗坐在梳妝臺前打扮。怔了一會，突然伏在臺上嗚咽起來。母

出中門上。

母：

（走近牀邊，見曼麗未醒，慈愛地爲她蓋好棉被。）昨天晚上可把我嚇死。半夜裏，曼麗直嚷肚子痛，叫喚得真可憐。幸虧亭子間裏的汪師母來幫忙，好容易到今天早晨七點鐘纔睡着，到現在還沒有醒。愛麗，你蹣着做什麼？還不趕快打扮打扮出去！時候已經不早了。

愛：

我不去做了。

母：

爲什麼不去了？你姐姐已經比昨天晚上好得多了，我一個人可以在家照顧她，你不用擔心。

愛：

我實在不想去做，舞女簡直不是人做的。

母：

愛麗，你應當爲你媽想一想。忽然姐姐病倒了，你怎麼還能不去呢？

愛：

你也可以爲我想一想啊！昨天有一個客人在跳舞的時候，老是跟我嚕嚕嚇嚇的說不清，我因爲惦記着姐姐的病，就少回答了他兩句。想不到他就這麼毒心，使勁把我一推，摔了一大交，還要說我架子大。舞場散了，經理又把我叫去痛罵了一頓……（哭泣）

母：愛麗，別哭了，這全是你媽作的孽，不能好好的教養你們，要你們去吃這口飯……

愛：這種日子我實在過不下去。

母：這祇好怪你爸爸死得早，丟下我們母女四個，無衣無靠。後來聽得人家說，上海是個天堂，有花花綠綠的汽車，有高大的洋房。窮人到了上海就會變成闊人。尤其是有長得漂亮的女兒，還怕不發財嗎？

愛：可是我們沒有……

母：說的是呀，我們到了上海，還不是照樣的窮，也許比在鄉下的時候窮得更厲害，更沒有法子辦。那時候，你姐姐就到一個戲班子裏去唱戲，後來又進了跳舞場。進了跳舞場以後，我們比較富裕多了。誰知道，打起仗來，你姐姐在家閒了好幾個月，這一下子怎麼辦呢？就把你也帶進了……

愛：媽，我不願意聽這些，你別往下說了。

母：唉，雖說媽也疼自個兒的女兒，不忍心把她的女兒任人玩弄，但總不能叫我們一家人

獸在家裏挨餓啊！

愛：難道除了這種丟人的生意，就不能做別的事情嗎？

母：這個時候，能找到一件事情做，已經算是好的了。誰還能挑順自己意思的事呢？

愛：我就沒過一天安穩的日子。到了舞場裏，身體就好像不是自己的了。人家緊抱着你，死

摟着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我們心裏有的是說不出的苦處，可是還得裝出那種笑臉。

這種委屈有誰知道？

（小娟活潑地跑進來，喘着氣。）

娟：媽，二姐真開心……

母：別大聲喊，大姐睡着了。

娟：媽，我們學校裏下個禮拜要開遊藝大會，有唱歌，有演戲，還有體操表演。媽，我也要去表

演體操的。先生說要三塊錢做操衣。媽，你快給我做好了，下禮拜就可以去表演了。

母：學校裏也真麻煩，什麼事情都要錢。我哪有那麼多錢給你去化啊？你去問你二姐。

娟：二姐我要三塊錢做操衣。

愛：操衣？表演完了還不是沒有用。你去跟你們先生說，我們家裏沒有錢。

娟：沒有錢？先生要罵的。別人都有，祇有我一個人沒……

母：愛麗，不是前天我沒看見你皮包裏有二十多塊錢嗎？

娟：二姐，我祇要三塊錢，三塊錢就夠了。

愛：走開，跟你說了：我沒有。我不管，出去，出去，沒有錢。

娟：我不信，二姐，我去看你的皮包。

愛：你這小鬼，再不走，我就打死你。

母：唉，愛麗，你瞧你這是什麼脾氣。小娟跟媽到後屋去。（同下）

（睡在牀上的曼麗給吵聲驚醒了，輾轉着，呻吟着。）

曼：你們在鬧什麼……

愛：沒什麼！三妹學校裏要做操衣，問我要三塊錢，我沒給她。

曼：怎麼三塊錢都沒有嗎？

愛：那兒還會有呢？（取皮包打開來）前天還剩二十七塊多。打胎手術費是二十塊，打針又是三塊，剩下的就不到五塊錢了。（又取出藥方一紙）這一張藥方沒拿去配藥。你想，怎麼還能給三妹縫操衣呢？

曼：配藥的錢拿去給三妹好了，我不……

愛：那怎麼成？自然是你的身體要緊。尤其是這幾天，不好好的養息一下，恐怕很……

曼：不，還是給三妹吧。不然媽問起那二十多塊錢，化到那兒去了？我的藥不急需。今天晚上，你生意好，有餘錢給我去配藥也不遲。

愛：那裏還會有餘錢呢？這個月的房錢還沒有付清。說不定今天裁縫會來要賬，家裏的開支怕也成問題。

曼：小陳有好幾天不來了；自從打胎的前一天就一直沒見過他的面。他若是能來，也許會有點辦法。

愛：他來？那幾天急得什麼似的催你打胎，現在沒有他的事了，他怎麼還會來？

曼：他不是那種滑頭的人，他答應我等身體復原以後，就結婚，他說怕人笑話，所以叫我去打胎。他已經把存摺交給我，還寫了字據……

愛：字據有什麼用，他……

（母上）

母：曼麗，你醒了。覺得怎麼樣？還痛嗎？（撩開窗幔）

曼：好一點了。

母：你瞧，我說你是吃壞了的，就是吃壞了的，在外面又着了涼。不然，怎麼會忽然肚子痛呢？唉，年青人總是好吃的。

曼：媽，剛纔聽愛麗說三妹學校裏要做操衣，是嗎？愛麗，別賭氣了，給媽三塊錢，拿去做三妹的操衣。（曼麗給媽三張鈔票）

母：你們想做媽的也真爲難。小娟學校裏要做操衣，給她做吧，又好像是多化費了的，不給

做吧，叫小孩子看着人家穿，自己却沒有，也真是不好受的。小娟這孩子也還聰明，多給她念點書將來……

女：大都會的。周月琴也是大學畢業了業的，還不是一樣的做舞女？就說大姐也讀過一兩年書。爸爸死了，家裏窮了，也只好去賣唱，做舞女……

愛麗：別說了，又惹媽難過了。愛麗，快打扮打扮走吧，是時候了。（愛麗坐在梳妝臺前修飾一番）

母：曼麗，你也安靜的睡一會吧。養息養息，病就會好的，我給你倒點水喝喝。（拿起空水瓶倒了半天）水又沒了，（取了水瓶正預備出外，遇女友李小姐）李小姐，你剛從漢口來嗎？怎麼，你瘦了許多？那一天到的？

李：昨天剛到，伯母一向好。噢，曼麗，你怎麼了？

愛曼：琳琳。

母：李小姐，她着了涼，有點不舒服，病了有兩天了。你坐坐，我去泡茶來。

李：不用客氣了，我們都是老朋友了。（母出）曼麗，你是什麼病？臉色真難看。

曼：難看嗎？琳琳，差一點看不見你嘍。

李：真的？上星期王妹妹到香港去，還說你很好的，怎麼一下子病得……

愛：不是病……小陳（指曼）

曼：自己找的病。

李：小陳不是聽說你跟小陳要結婚了嗎？哦，我知道了。（附耳）小陳闖的禍是不是？

曼：做女人真倒霉，這個罪真是……

愛：喂，你怎麼突然回來啦？你的小開大令來了嗎？

李：小開大令（苦笑）不要提了，曼麗說的對，做女人總是倒霉就是了。

愛：小開大令怎麼啦？

曼：怎麼回事，你說說看。

李：……（嘆氣）

愛：說呀，琳琳。

李：說什麼，做舞女的總翻不了身，忽浴一體；現在又回來跟你們一道做。

愛：你又回來跟我們一道做，好極啦！

曼：不要吵，愛麗琳琳你往下說。

李：你們都知道的那個小開大令，是從去年春天三月起認識的。那時候每天九點到舞場來，十一點走。你們也都說他人很老實。他說他在大學裏讀書，不能荒掉功課。只能每天來看我兩個鐘頭。所以我覺得這個人很有道理……

愛：我記得的，你還勸他不要天天來。

李：我是真心誠意，一點不是迷湯。一直到八月打起仗來，舞場統統停了。他常常到我家來玩。他說書不讀了，要我跟他一道到香港去，他說他父親是一個大亨。上海，香港，漢口，統統有工廠。姨太太就有十幾個，什麼上海有三個，香港有七八個……

曼：哦！是不是跟沈新娥有來往的那個老傢伙，坐一次檯子總是三五百塊錢票子。

愛：真的？

李：是呀！所以我曉得他兒子倒是真正的小開。不過當時我不願意答應他，恐怕入笑話，說「打了仗沒有新法就去跟人」。

愛：對的。

李：一直到冬天上海舞場又開起來，我又去做了一個多月。他又要我跟他到香港去正式結婚，因為他家裏都在香港，我這纔答應他，我不是在一月十五日走的嗎？

愛：是的，我還送你的。

曼：到了香港怎麼樣？

李：曼麗，我這人已經是很當心的了，到了香港我想總不會怎麼樣了，所以就跟他一道住在旅館裏。一直住了一個月，我催他找房子，快結婚。他說要等跟家裏人說好。這麼又差不多是一個月，我說我去見見他母親和家裏的人，他老說還沒說好，不大方，後來慢慢不常來啦，有一天突然留一封信給我，說他父親叫他到漢口去有事，也沒說回來的。

日子。

後來呢？

李：愛：

那時候，自己幾個錢也不多。這麼等下去遙遙無期，不過想到只要看到他人總有辦法想，所以又追到漢口，在漢口好容易纔找到他，他竟對我大發脾氣，問誰叫我來的，他說他要做官了，不能和舞女來往，叫我先回去等他回香港再說。以後又找了他幾次，他却不見，以為真是做了官，不便跟他說話，只好回到香港再等他。那知道人不來，錢沒有，信也沒有。我自己的首飾當光了，後來聽到一個漢口來的小姐妹說他在漢口跟一個正在舞場做舞女的住在一起，什麼不能和舞女來往！我一想他既然變了心還有什麼好說，總算我上當就是了，這纔東拚西湊買了船票回上海來，昨天我已經跟汪經理談過，仍舊跟你們一道去做，真是一場夢。

氣死我了。

李：愛：

不要對旁人說，難為情得很，曼麗你也當心啊！

曼：小陳不會有什麼花樣的。

愛：我看不一定吧，你看，現在他沒有事了，三天沒有來啦！也不說來看看你。

李：那可說不過去，現在就這樣的了。

曼：不是，他行裏有事忙不過來……

李：既然就要結婚，他爲什麼叫你打胎？

曼：他是這麼說的，他事情實在太忙，說不定還要到香港去接一批貨，一時恐怕不能結婚。

我們先有孩子傳出去以後，對於行裏或朋友面子上都難爲情，對於我們也不很方便，

所以他就要我……不過他說等我復原，過些時候，行裏事也要輕鬆點，那時候再結婚。

李：那麼說，你現在是爲了打胎纒病的？

曼：對了。那沒有什麼關係，我一點也不怨恨他，祇要他始終愛我。

李：用了手術以後情形怎麼樣呢？

愛：還算好。昨天晚上我還沒回家的時候，那情形壞透了，真危險，差一點兒就……今天總

算好多了。

李：

這種滋味，我也嘗過。你們記得嗎，前年我跟那個姓梁的大學生也來過這麼一套。他要我去打胎，我不願意，他就對我這麼說：「我不喜歡看一個大肚子的女人。」你想氣人

不氣人？

愛：

那你後來怎麼會去打胎的呢？

李：

不是說得很明白嗎？他不願意看一個大肚子的女人。一個女人不爲一個男人所愛，那她之能怎麼辦呢！

曼：

你爲什麼把一個女人說得那麼可憐？

李：

事實是這樣呀！做了一個女人，注定了是受人家氣的。反正男人沒有一個是好的。就

說我那個小開不，那已經不是我的了。他在上海跟我打得火熱的時候，把他的家呀，說得比天堂還好上幾百倍，他父親的名字叫……我忘了，反正是一個鼎鼎大名的廠主，比那個小開老一點，就叫他老開得了。那個老開可真了不得，別說他有多少廠家，就說

他的姨太太，可就把人嚇壞了。去年在漢口就開了好幾件風流案子，上海有二三個姨太太，廣東怕有六七個，聽說在外國還有好幾個呢？

是不是跟沈新娥有來往的那個老傢伙？

李：愛：對了，就是他。他的兒子，就是那個小開，整天在我面前說他爸爸怎麼有錢，怎麼有勢。我和他的關係，那個老開早知道了，而且非常贊成。他說我們先在上海住住也不妨，要是我能到漢口去，那就立刻舉行婚禮。誰知道跟他到了漢口，他把結婚的事從此不提，他呢，也不見了。我就去找那個老開，問個明白，可是那個老開說我和他兒子的事，他絲毫不知道。不過因為我在那邊人地生疏，非常可憐，他開了一張五百圓的支票給我。這一氣，我就跑到上海來了。

你就輕輕的放過他嗎？

李：曼：不放過他，又怎麼辦呢？你跟他打官司不成算了吧？人家玩夠了，見了你討厭，你還有什麼話說嗎？

愛：那你以後打算怎麼辦呢？

李：怎麼辦？再做舞女，養活自己啊！

（母上）

母：怎麼愛麗，你還沒去你簡直……喔，李小姐，你陪曼麗多坐一會。愛麗她要去……

李：不，不，我也要走了，我得去找華華的張先生，看他能不能爲我設法一下。好，曼麗，我走了。好好養息，病就會好的。再見！

愛：等我一下，我們一塊走（對鏡整理）好，走吧！

再見，再見！

母：（望着她們的後影，點了一下頭，說不出「再見」兩個字。）

（倒了水，將杯子遞給曼麗。曼麗無力地吃了一口，用她那交織着感激與羞愧的目光望着母親，恨不得投入母親懷中哭訴起來。但，終於睡倒下來。）曼麗，好好的睡一會，我在房裏陪着你。

曼：媽我一個人睡在這裏不要緊的。你去看看三妹吧，或許她又在嚷肚子餓了，怕是七點鐘了吧？

（流氓氣頗重的洋行職員，陳先生入）

母：曼麗，陳先生來了。陳先生這兩天怎麼沒來玩呀？曼麗老在望你來呢！她昨天病了，你不會來瞧瞧她？

陳：我行裏事情太忙，抽不出空來。怎麼會病的好一點了嗎？

（曼麗不語）

母：曼麗，怎麼不說話呀？陳先生，曼麗她今天已經好多了。昨天肚子痛得連話也講不出來。我就不懂，年青的孩子老是愛亂吃零食。

（陳向曼麗作鬼臉）

陳：對了，都是吃零食吃壞了肚子的。

曼不禁一笑，陳隨着大笑，母被他們弄得莫明其妙。

母 陳先生，你坐坐，吃杯茶。（出）

陳：曼麗，我這兩天不能來看你是因為……噢，你怎麼哭了？別孩子氣，乖乖的聽我說，我不能來看你，也有我的苦處……

曼：（轉身不理）

陳：曼麗，你別生氣，聽我說呀，我知道你這次打胎受了不少的罪。本來我打算早就來看你的，實在是……

曼：誰請你來的？讓我死好嘍！

陳：不，不好，曼麗，你怎麼變得不聽話了呢。我給你說呀，這兩天行裏……

曼：又是行裏！一開口就是行裏。乾脆說你想不到這兒來好了，何必要說行裏有事呢？難道行裏日夜都辦公嗎？

陳：自然不嘍！不過這兩天行裏……

曼：好了，我請你再別說「行裏」兩個字，成不成，我聽了頭痛。你現在可以走了，別爲了一

個舞女耽擱了你的公事。

陳：這是何苦呢？你不讓我把話說完，你怎麼知道我的困難呢？這兩天行裏主任有調動的消息，我正在設法，能不能升爲副主任。所以天天晚上有應酬，今天就有一個飯局，我回掉了。

曼：人家痛得要死要活的時候，你倒在外面享福。（破涕爲笑）

陳：沒辦法，天天有酒席吃，把肚子都吃壞了。不過這個與你的肚子痛可不同。我不用睡在床上，更用不着動什麼手術。吃一匙葶麻子油就成了。

曼：你這小鬼，不許胡說。（笑）

陳：哈哈，曼麗，這下子你心裏的石頭算落了地。你也高興嗎？

曼：有什麼好高興的？哭都來不及呢？

陳：嗯？

曼：你老是說：我們快結婚了。但是現在……

陳：現在也快了。祇要等你復了原……

曼：真的嗎？那等我病好了，我就不做這倒靨的舞女了。

陳：爲什麼不做呢？反正離婚還遠着呢？

曼：你這人究竟是怎麼會事？剛說病好了就結婚，不到一分鐘，又說結婚還早呢？

陳：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是說，在爲你打算。我的意思是：你能賺幾個錢，不是對於你們家裏很有幫助嗎？

曼：你不能幫我的忙嗎？

陳：我那是當然的，毫無問題。

曼：好了，你坐過來，讓我們談談結婚的種種情形吧！

陳：何必多談呢？你們女人總愛翻來覆去的談那幾句話，有什麼意思呢？我跟你講，不要說是一件事情，就是一個人，老跟某一個人在一起，就會覺得討厭的。

曼：你是暗指着我們不嗎？

陳：那裏你是一個例外。

曼：那我就喜歡聽這個老故事。我要你講給我聽，我們結婚那天怎麼樣？你陪我到那一個公司去做禮服？我們該請那些朋友誰做你的伴郎？主要的——還是我們結婚了以後該是怎麼樣一個情形？你想一想，該是怎麼樣一個情形？

陳：該是……

曼：該是怎麼樣？

陳：該是……當然非常快樂。

曼：結婚當然是快樂的，我是問你怎麼樣快樂？

陳：可是結婚多麼麻煩！你要我怎麼說呢？對了，等我們住在愚園路一幢小洋房裏。當你睡得很甜的時候，我就偷偷的跑出去；等你醒過來的時候，我已經不在你的身邊了。你一定會很高興……

曼：不會的，不會的。因為我知道，五點鐘你辦完了公，你就回來了。

陳：對了，我會像一隻鳥兒似的飛回到它的籠子裏去。我們很高興的吃完了飯，或者到大

三元去吃一次。吃得非常之飽，就手挽着手，在大馬路上「散步」……還是你說下去吧！

曼：好？我們在大馬路上「散步」，我們說呀說的，就走到了大光明門口，於是就走了進去

（陳已厭倦，打呵欠）你怎麼了？昨天晚上沒睡好麼？

陳：不，不，我在聽得出神呢，你往下說吧！

曼：我們有時候也到舞場裏去走走。那時候，跳舞畫報也不會吵什麼龍頭拖車。也許有一天，我輕輕地對你說，我有了孩子了，你怎麼樣呢？

陳：我擔保，絕不叫你再打胎了。

曼：若是你升了副主任，薪水不是要加多麼？

陳：那是毫無問題的。

曼：那我們可以買一輛小汽車，我也學着開車，你說好麼？

陳：很好，好得好。

曼：我們還可以養一條小洋狗。你出去辦公了，我一個人在家裏悶氣，就可以和那條狗談天說地。你覺得怎麼樣？

陳：很好，再好沒有了。

曼：爲什麼你老是回答我「很好，很好」呢？

陳：那你叫我怎麼說呢？

曼：我不喜歡你老是說「很好，很好。」

陳：那我就說「很壞，很壞。」

曼：你瞧你，我不跟你說了。你猜這是什麼？

陳：我不知道。

曼：這是那天晚上你給我的存摺結婚的時候至少要用一千，還剩……
四千。

曼：不，四零零五塊，你幹什麼存一個有零頭的數目？五千就五千好了，爲什麼要五零零五呢？

陳：（不安）爲什麼？不過是……對啦，當我存錢的時候，太大意了，多數了一張五塊錢的票子進去。銀行裏的職員就照數目填在存摺上了。

曼：小陳，讓我們商量商量結婚該在什麼地方？國際飯店，百樂門，都太貴了點。東亞太小，一品香太老，小陳，你說那裏好？

陳：這些小事，現在不用着急。

曼：你說吃中菜還是西菜？七月裏結婚，最好是西菜。我們去算個命，好不好，順便請算命先生挑一個好日子。

陳：那太沒意思了。（又打哈欠）

曼：太沒意思？你沒跟我好好的說一句話；我說這麼好，你偏說那麼好；人家說得很高興，你却冷冷的……

陳：冷什麼？一向是這樣的。我又不是第一天跟你在一道！

曼：所以你厭了，是不是？

陳：隨你怎麼想好了。

曼：好，從前你整天跟我談，結了婚以後怎麼樣，將怎麼樣……你現在……

陳：什麼從前現在，說來說去煩不煩？

曼：……我看出來，你現在變了心，是不是！我問你，既然你答應跟我結婚，為什麼現在讓我打胎？

陳：我爲你好……

曼：爲我好？你是不是想跑了，不負責任。

陳：有什麼負責好負，奇怪。

曼：沒有責任，是你說的？爲了你的面子，逼着我去打胎。這打掉的孩子，是誰的？該誰負責任？

陳：誰知道這個小雜種是誰的！

曼 (掙扎起來) 好,你這個沒良心的東西,騙得我好苦。現在倒說這樣的話,你這不要臉的東西……

陳: 我沒功夫跟你多囉嗦,我還有事情呢! (要走)

曼: 你這麼容易走掉,我不會饒你的,我拚也要跟你拚了…… (衝向前,陳推開曼!)

陳: 放明白點。大家客客氣氣,自己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一個舞女,想在你老子面前玩花樣? 眼睛睜開了再說!

曼: 好,我知道你,你原來是這麼一個東西,我拚死了也不饒你。(曼麗拚了命衝向前去,陳閃身,曼麗撲空倒地,慘叫,存摺落入,陳欲奪得,但爲曼麗拾起。)

陳: 你拿去好了。老實告訴你,那是一個五塊錢的存摺,換一個女人玩玩總還值得吧。(竊笑,揚長而去)

(母急奔入)

母: 曼麗,怎麼了。陳先生……曼麗,曼麗……

(Drkchange)

(燈亮時爲半夜。室中一盞電燈閃耀着微弱的光，一角月光從窗外悽慘地射到躺在床上的曼麗的臉部。母倚在床邊獨自淌淚。)

母：睡吧，不要再想了！媽是條苦命，想不到女兒也是一樣命苦……

曼：(悲慘地哭泣着)媽……

母：曼麗，幹什麼兩隻眼睛瞪得這麼大，怪可怕的。你的眼睛裏好像有許多瞞着你媽的事。情告訴你的媽吧，她會幫助你的，孩子。

曼：(突然抱着母痛哭)媽……

母：倒底是爲什麼告訴你媽吧！

曼：媽，女兒對不起你，白白疼我這一場……(獨自傻笑)……一場夢，一場夢。

母：曼麗，你怎麼了？

曼：沒有什麼(瘋狂狀)夢醒了，哈哈夢醒了。

母：曼麗，你還是靜下來睡吧！別胡思亂想了。

（小娟發現媽不在，恐怖地從後房發出叫喚聲。）

母：小娟又在喊我了。曼麗，睡吧！一會愛麗就回來了。（母下，室內燈滅，此刻僅一縷明月透射到全室。後臺配音，加強曼麗一生的悲哀。曼麗低泣掙扎起床。）

曼：小陳你好……（慘哭，接着一躍而下，但不支搖搖欲倒。倚椅稍停復向前，自桌上取得存摺。）

曼：五千零五塊正（復狂笑）……

（瘋狂地將存摺扯做兩半，伏桌啜泣。復站起，對鏡自嘆。）

曼：曼麗，你聰明一世，沒想到……我好恨……

（開抽屜取出照片數張，並梳妝臺上小陳放大照一張扯碎，然後連存摺付之火中。紅色的火光與綠色的月光輪流在曼麗臉部映着。她像幽魂似的直立在暗室中。）

曼：完了……像一場夢……一堆灰。哈哈，一堆灰……

(奔向窗前，呆立一會，然後推開窗戶。一陣晚風陰淒淒地撲面而來，披散的長髮與寬白睡衣任風飄動。曼麗不禁打了一個寒噤。不支倒地，無聲無息地。)

(幕後音樂幽幽欲絕。冷風繼續打擊着窗幔。)

——幕漸落

(上海劇社)